

The Unbeknown Memory

白月光回忆录

镜之形而

200608

自序	2
一、初出茅庐.....	3
二、柳暗花明.....	4
三、步步为营.....	7
四、峰回路转.....	9
五、惊鸿一瞥.....	12
六、绕梁余音.....	18
七、重起炉灶.....	22
八、举步惟艰.....	25
九、转危为安.....	28
十、平稳过度.....	31
十一、苦中作乐.....	37
十二、扑朔迷离.....	40
十三、灵光一现.....	44
十四、随处暗涌.....	49
十五、负隅顽抗.....	55
十六、无底深渊.....	62
十七、逆水行舟.....	68
十八、海市蜃楼.....	74
十九、梦醒时分.....	82
终章、再见吾爱.....	89
事后诸葛.....	96

自序

在看过 TIN 的《实习手记分享》之前，原已经渐渐淡忘了那段日子；
在“时间会冲淡一切”的熏陶中，我几乎已经认为那些记忆早该放进大脑的回收站里；

也许我是个恋旧的人，在看过之后回忆起自己实习时的种种，居然发现有那么多值得纪念的点滴；

几乎可以毫不费力的讲出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的名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事隔多年，身边已经再无人可以一同分享这段时光，尽管它是那么的不平凡；
除了用文字记录下，我想不出能做些什么，在忘记之前；

关于往事，人们常说：人不能忘记过去就无法前行；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好比登山，没有路途的艰辛，何来顶峰的高度？

始终认为，人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只有两种：健康，记忆；
如果你拥有的话，请珍惜。

一、初出茅庐

那是 1998 年 2 月的某天，刚过完春节，我们告别了学生时代最后的寒假，便去学校做最后一次返校；

我们的班主任（已故，2000 年殁于车祸）发给每个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各自的未来，也就是每个人要去的实习所在地的介绍信；

同时告诉我们，在我们这届毕业后，学校将被兼并，从此成为历史；
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只觉得这么小规模又默默无名的学校，被兼并也只是早晚的事。

我们的专业是金融，因此实习的地方总的来讲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上海城市合作银行（现今上海银行的前身），另一个是上海财政证券公司（现今的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当时的城市合作银行情况并不十分好，各个支行的状况差距很大，有些拥有大客户，有的却也面临被兼并；

而 98 年时证券行业也不红火，那年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形势也挺糟糕；不过属于上升期，又是政府直属，至少是很稳定。

传闻很多，弄得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担心自己那未知的前途是什么样子，祈祷着顺利度过实习期并被留用；

对我们这些三校生来说，即使是做临时工也无妨，能做自己学习专业相关的工作，本身就是种幸运；

[注：当时银行相关专业的三校生即使被实习银行留用，也只是一年一签合同的临时工，关系挂靠在人才服务公司，报酬也极低；至于转正自然是遥遥无期，僧多粥少，得看关系和运气。]

我被分到了银行系统，实习地点是南市区（现已并入黄浦区）的某个支行，当然，我对其一无所知；

我焦急地在同学中打听，是否有一同前往的，我并不顾虑多一个竞争对手，只希望相互有个照应；

结果自然都是否定的答案，也许学校考虑到这一点，把我们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人分散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分到银行系统和证券系统的人旗鼓相当，大多是一、两人去一个地方，几乎不存在同届之间的竞争；

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最后去街机房玩了一次，权当告别，互道珍重后，便各奔前程，踏上了各自不同的命运之路。

一周后去报到，那天大概是 2 月 19 日，记不太清了，天色阴沉，下着蒙蒙细雨；

毫无经验的我，就胡乱穿了件老土到极点的藏青色运动外套，拿着介绍信就这么去了；

在我的印象中，银行除了神秘没别的感觉，在这之前，我甚至都没去过几次银行，因为既没钱也没存款；

而这一次，当我走到银行大门口时，想想以后要在这陌生的环境工作，不由得有些紧张了。

也许是下雨，大厅里空荡荡的，我更紧张了，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即使介绍信上明明有要找的人的名字；

保安大叔自然注意到了鬼鬼祟祟的我，也紧张地跑过来问我找谁，那架势，好象我要打劫似的；

我这才回过神，道出了由来；大叔如释重负，叫我上楼去行长办公室坐坐；

我心里一慌，那么隆重？一来就见行长，真够刺激的。

不认得路，瞎走带问，好容易找到了行长办公室，被秘书告知门外等候，同时发现一年龄相仿的男生早已先我而来；

我不认识他，却知道是隔壁班的（我们这届有两个班），没什么交情，脸熟而已；

我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心里却都清楚眼前的人将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多时，行长便召唤我们两人一起进办公室；不知为什么，这时的我却不如刚才那么紧张了.....



作者: [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 2006-8-6 15:32:11

二、柳暗花明

印象中，银行行长应该都是那种大腹便便、一肚子油水，几乎会把老板椅坐塌的身材；
而这位张姓的行长却不同，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清瘦，金丝边眼镜好象还是名牌，一副生意人的样子；

他招呼我们坐下，接着就这么不说话打量了我们好一会儿，看得我觉得很不自在，心想也许他会看相；

虽然两人都嫩，不过论长相那位同学实在有些抱歉，一张塌脸还一面孔的豆豆，不过我觉得工作不应该以貌取人；

交谈开始，短暂的外交辞令之后，行长开门见山地问了我们各自业务方面的条件
[注：银行工作需要很多技能，包括珠算、传票、点钞、打字等，都需要有一定等级的能力]；

其实论技术同学之间都是半斤八两，只是听说过那些技能特别好的会被留下来专门参加一些市一级的比赛；

我们明显都属于那种不善言辞的人，行长自然半天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些冷场；
行长的表情来看似乎掌握了一切，立刻分配了我们的岗位
而这所谓的面试处子秀也仅仅只持续了 5 分钟之久便告草草结束

那位同学被留在了总部，也就是这个地方，而我被告知将去此支行的一个代理点；
我一直猜不出行长为什么做这样的分派，虽然到后来隐约有了某些感觉，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行长让我马上去那里报到，并叮嘱我一切要听那边负责人的安排，用心工作；
我自然不敢怠慢，连连应允；直到此时，其实我心里仍然是迷茫；

他陪同我们下楼来到大厅，召唤了保安大叔过来耳语几句，就扔下我和那同学往工作区走去；

我仍楞在那里，这时大叔过来拍拍我，一脸笑意：走吧小伙子；

一路上大叔和我讲了不少关于这个银行的事，虽然我听得云里雾里，但仍尽可能多的记下，也许以后会成为有用的情报；

路途遥远，走了将近 20 分钟才抵达了那个传说中的代理点，而周围的环境更是吓人；它坐落在一个极度热闹的平民区内，一条虽小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道路的拐角处；被星罗棋布的菜场、地摊、杂货店包围得严严实实，到处是鱼龙混杂的人群，显得那么不起眼；

尽管这种景象在老南市区随处可见，但想想自己以后的工作就是在这，不免觉得有些幽默；

保安大叔人缘似乎极好，一进大厅就忙着去打招呼，就把我晾在一边；

我茫然地环顾着陌生的一切，虽然这时没什么客户，但没人注意到我；

一会儿，大叔和另一个穿着制服式西装的中年人从防盗大铁门里走了出来，说：这位是这里的负责人，你以后就听他的；

我打量着这个身材不是一般的高大的中年人，50 多岁的样子，阔脸，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实话说，长得象特务；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疯狂点头；保安大叔匆匆而去，而我被负责人带进了大铁门里；

他抽烟的样子一看就是个老枪，一边悠闲地对我讲：你的情况我大致都知道了，我姓姚，叫我姚老师就行了；

原来在我没来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我会到这里来，这是我才恍然大悟；

看我一脸的不知所措，又笑笑：不用怕生，这里有不少和你一个学校毕业的师兄师姐，我们见得多了；

姚老师问了没几句，就带我去工作区将我介绍给众员工，一圈下来，反正名字我是一个都没记住；

这一天上班的大概有十来个人，感觉年龄差距很大，要么是四十多岁的，要么是比我大一两岁的；

其中居然有三人是我的校友、师兄师姐，他们说总部还有很多；

有几人欧巴桑很好奇地问长问短，我一边唯唯诺诺地回答着，一边满世界回忆刚才介绍时她们的姓名；

姚老师在一边轻描淡写地喷着烟：这里人不多，名字却难记，总之你记个姓就行了，反正都叫老师；

接着，他又招呼一个年轻人过来：小朱啊，这是你师弟，今天开始你带他。

这是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着挺斯文，却是和着一面孔的嬉皮笑脸：我靠，姚老师，这就要我收小弟？

我当场就晕菜了，这算什么？下属能和领导这么说话？

谁知高出他一头的姚老师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同样的嬉皮笑脸：臭小子，给我好好教，别把你那些坏毛病教了去！

说罢便哼着小调晃悠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喷烟去了。

我更晕了，想象中银行工作是很严肃的一件事，这种场面是万万没有想过的；

朱姓师兄意犹未尽，拍拍我的肩膀，满脸不屑却又小声地说：别踩那老头，岁数大了，离老年痴呆症不远了；

我哑然失笑，边说不会吧，边跟着他走到他所在的岗位，直楞楞地站在旁边；

朱师兄叫我坐下，侃大山就开始了，他一个劲问我学校里那些个老师的情况，又绘声绘色地抱怨着当年那些个老师有多么傻；

我先是随声附和着，一见他说个没完没了就急了，毕竟我希望先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因此抓了个空隙，我小声问了句：师兄，我的该做什么工作？

朱师兄猛然醒悟，一边哈哈大笑说自己只顾聊天忘了正经事，被姚老师知道一顿骂又逃不了了；

我诧异着真是很难得碰到如此爱调侃的人，这时还是一边的欧巴桑先问我：你会什么？

点钞会吗？

废话...我心里说道，嘴上说会；

传票打得来吗？

又是废话...嘴上还是说会；

算盘会打吗？

不会珠算来混个 P 啊...嘴上说着勉强；

字会写吗？

我靠，我又不是幼儿园毕业.....我恨，嘴上谦虚地讲写得不是很好看；

点来看看。朱师兄从抽屉里顺手甩出一大叠 100 圆钞票，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噢。我迟疑着手拿过这一厚打钱，嚓嚓嚓地开始点了起来，我想他们大概想看看我的技能水平吧；

一会儿便点完了；

20 秒，朱师兄看了看表说道：速度还凑合，一共几张？

98 张。

确定？

是啊，点那么慢，不会错的。

被你侥幸猜对。

还有个问题...

什么？

第 38 张是假币...

...靠，这都被看出来来了，好了，你合格了，明天开始做我的工作，我可以天天玩了，哈哈.....

看着朱师兄爽朗地大笑，我又一次如坠云雾中.....

作者: [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 2006-8-6 15:33:15

三、步步为营

实习的第一天，几乎都在这种所谓的寓教于乐中度过，我只能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理起来稍微理清下自己的思路：

朱师兄告诉我，现在这个岗位叫做出纳收款，是银行工作中最最基础的，几乎每个进银行的新人都在这里迈出第一步：

一些营业性的非个人单位每天会把一些现金解入银行（典型例子比如：营业款），而出纳收款的工作就是点清这些现金：

虽然企业间经济来往大多通过票据结算，不过在某些方面现金依然不可替代：

半天里他不止一次正色说，要我认真看他的工作步骤，明天开始就要自己做；

虽然这人一副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做起事来没见过有谁比他还利索；

特别是点钞，那速度，我暗暗算了一下，一打 100 元钞票（100 张）点完加扎好，18 秒，达人啊；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我们那间破学校还卧虎藏龙的；

因为什么都不懂，我暂时只能光死记；这地方很怪，刚刚还空无一人，一眨眼便会排起长队；

但在朱师兄那种狂飙般的工作速度下，一列长队很快便被砍瓜切菜一般消灭掉；

他手忙着嘴还不闲，叮嘱我说，表一看队排得长就手忙脚乱，银行工作最忌讳差错，稳字当先，量力而行；

而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渐渐把这句话当成工作中的座右铭；

我开始习惯起朝九晚五的生活，而从第二天开始，朱师兄果真对我不管不问，放任自流起来；

只是不时恶狠狠地告戒我，别害他；这是因为我的私章还没刻好，暂时用他的；

[注：所谓私章，银行工作人员在自己经手的一切票据上都必须盖上自己的私章，以明确责任]

说罢就到他同学那边吹牛去了，让我实在顶不住了再叫他；

客户陆续来了，却发现了我这个新面孔，几乎每人都会问小朱哪儿去了；

那厮就在对面大喊大叫，逮着个人就吹，我当老师了，你们照顾下我的徒弟，他是菜鸟，别催他；

象他那样爽朗个性的人人缘好自然不奇怪，所有的客户都会很给他面子地耐心等待，而我的压力也无形中轻了不少；

但我毕竟是初学者，难免会因为紧张而忘记诸如盖章什么的一些事，而给我提醒的大多是旁边付款和复核的欧巴桑；

其实有时候没事也会跟她们聊聊天，柴米油盐、相夫教子我插不上嘴，但却从她们那里知道不少关于朱师兄的事；

我从没想到过他是那么有能力的一个，珠算、传票都是能手一级；

[注：珠算、传票分能手级和普通级两个 CLASS，每个 CLASS 有 6 个 LV，能手一级为最高]

尽管他只工作了两年，却对银行每个工作岗位都相当熟悉，都能独当一面；

我想不通为什么那么优秀的人才却屈居在这个小小的代理点做出纳，甚至都还没有转正；

欧巴桑说他可能不久后会调到总部去，做事后监督，而现在带教我是为了顶替他的空缺；

[注：所谓事后监督，就是检查之前工作人员经手的各项业务，简单的说就是找差错，大多数人都会谈其色变]

而我发现他跟姚老师的关系特别好，而姚老师明显是那种老资格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但两人经常没大没小地瞎开玩笑；

后来才知道，原来朱师兄正是姚老师的关门弟子；

在适应了这种工作氛围后，日子就不似一开始那么慢了，而我基本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混了个脸熟，虽然名字还是叫不全；

而渐渐地我发现，虽然银行工作本质上非常枯燥无味，却是很适合我这种个性好静的人；

由于我对于收款工作已经很熟练，基本不会再有顶不住的时候，朱师兄每天变得更无所事事，似乎仅仅在等着回总部；

有时实在无聊会过来抢我饭碗，要我去玩一会儿，他来做，实在是个闲不住的人；

此人有个很奇怪的习惯，每天中午 12 点午休吃饭时，总喜欢捧着饭碗冲去霸占休息室听广播；

而听的总是一个节目，FM101.7 的天天点播，那时是吴芳 JJ 主持的，内容是俗套的电话点歌；

我自然得跟着他，每天看到他一边吃着饭听着歌哼着乐在其中，总是感到很好笑；不过时间一长，也许是潜移默化，我也变得爱听这档节目，而成为了习惯延续至今。

第一个月过去了，我拿到了第一笔报酬，实习津贴 100 元，虽然连饭钱都回不来，却也觉得高兴；

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有时会被姚老师在双休日叫出来去储蓄柜台（现在叫个人理财--）顶别人的空缺；

比起出纳，储蓄的工作要复杂得多，各种存单、利率能把人的头给记暴掉，而口齿不灵光的爷爷奶奶大军更能让你欲哭无泪；

在那里教我的是一个姓薛的 JJ，其他学校毕业，跟朱师兄他们是一届，因为脾气好又不擅言词总是被他们嘲；

虽然我不常去，又笨手笨脚的，不过每次她都很耐心地教，处理我留下来的烂摊子，弄得我极不好意思；

一个月后没几天，朱师兄果然如所传闻的那样回了总部，一时间众人都有点不习惯没有他之后的过份安静；

而我，继续在平静无压力的工作中稳扎稳打，丝毫感觉不到那即将来临的变故.....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35:40

四、峰回路转

自从朱师兄离开之后，姚老师给人的感觉似乎有点失落，好象失去了自己的影子一样；而一些小道消息也有意无意地传了开来，说姚老师与行长在调动朱师兄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闹得很僵；

其实我能明白，从当初他们交谈的神情话语中就能体会到，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而对于我来讲，这些事情虽然发生在身边，却最好用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看待；当时的自己，因为简单，所以能保持绝对的沉着，将所有的利害关系计算得一清二楚；我时刻告诫自己，我是个刚工作一个多月的实习生，无论卷入任何微小的无谓纷争中，都可能让我万劫不复；

所以我保持着低调，在单位里做事多说话少，甚至不和同事谈任何关于自己的事；

而在这个当口姚老师对我倾注了更多的关心，不时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甚至延伸到生活上；

我当然要接这个翎子，我是朱师兄的师弟，同样的，这个 50 多岁的中年人也许把我当成了他的延续；

因此我很卖力地工作，其实没有这些事，我也会认真工作，这是我的性格；

我原本以为，这种生活状态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但这次我明显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

有一天姚老师一早就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一脸的严肃，我有些紧张，工作一个多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在去办公室的短短几十步路之间，我拼命回想着自己是否犯了什么错误，而根本没想到是否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到了办公室，姚老师叫我在他对面坐下，一如既往地吞云吐雾起来，还问我要不要；

我那时不抽烟，甚至对尼古丁的气味十分反感，委婉地拒绝了一下，内心却是更加忐忑不安起来；

姚老师说，我来了也有一段时间了，还没找我好好谈过，所以今天找我来；

他问我有没有在外面读书，其实我很早就和同学一起在外面读自学考试，此时已经过半，就照实说了；

又问我想不想留下来，我自然毫不迟疑地说想，并表示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自己；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是一段时间的沉默，而我，更加想不明白姚老师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一会儿，他深呼吸了口气，好象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对我说了一番让我大惊失色的话：

“你大概也知道，我们支行的人很多，已经严重超员，但效益并不好；”

“也许在不久之后，我们就会被附近的另一家大的支行并掉，在那之后，自然是裁员；”

“连正式员工的饭碗都不一定保得住，恐怕你们这些劳务工学生都得回家；”

[注：那时的银行人数普遍超编制，所以应届毕业的学生即使能留下，签定的也只是劳务合同，报酬极低]

“即使有能留用的，也为数极少，这里的未转正的劳务工太多了，恐怕你是没机会的；”

“所以换句话说，你留在这里，只能是等死。”

我听到这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些事从来没人跟我提起过，而我自己更不可能想象得那么远；

一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楞在那里，心想也许姚老师是在暗示我尽快找好退路；

姚老师自然能猜到我的心情，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下面的话更令我吃惊；

“在你的班主任来推荐你的时候，我也在场，听你老师的口气，似乎把你讲得很优秀的样子；”

“原本我不太相信，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你虽然谈不上很优秀，但却是非常适合做银行工作；”

“你很低调，又克制、不露锋芒，行事冷静、沉着、细致，这些都是银行工作人员的标准必要条件；”

“所以我觉得让你就这么自生自灭实在有点可惜了，所以想给你一条生路；”

确实，那时的我很冷静，因为简单，简单到毫无牵挂，所以很快我便稳定好了情绪；如今的现实是，姚老师是我唯一的一线生机，我继续安静地听他的话；

“在浦东有一家分理处，那里的经理和我们支行的行长、我的关系很好，几年来，我们已经送了不少人过去；”

“那边的人员相对不是很紧张，竞争压力相对比较轻，而效益也比这里好很多，我的爱人就在那里工作；”

“现在，那里因为走了几个人，有一个岗位暂时缺人，而这个人选肯定将从我们这里输送过去；”

“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同学，我了解了一下，能力跟你没的比，但似乎有些背景；”

“怎么样？让你选择，你想不想去？如果想去，我会全力支持你，我不想那小子过去丢人现眼；”

我一时无语，姚老师对我的器重绝对是意料之外的，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去帮一个刚在他手下呆了一个月的毛头小子；

刚工作没多久，在几乎无社会经验的情况下，这样的局面令我有些局促，竟半天讲不出一句话。

姚老师继续掌控一切，放慢节奏又说了句；

“我知道有些突然，你也不必马上回答，今天放你一天假，先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给我答复。”

“好的，谢谢姚老师。”

我几乎是逃出了姚老师的办公室，这时才发觉一脑袋的冷汗；

说真的，自实习第一天以来，我从没好好想过自己的将来，自己该何去何从；

我一开始的想法相当之简单，希望以自己顺利度过实习期，并以无可挑剔的工作能力获得青睐，继而被留用；

先做劳务工也无妨，虽然收入低，但至少可以自己负担继续教育的学费，我并不介意从

零开始，也不介意卧薪尝胆；

过几年，等我拿到了学历就可以转正，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苦日子就到头了；
在那以后，我可以找个女朋友，过其他人那样的平静的恋爱生活，然后结婚，过平淡无忧的一生；

而那天姚老师的话，使我彻底认识到现实的竞争是多么残酷，什么是在职场的夹缝中求生存；

但我并没有伤感，因为这些事对于当时年方弱冠的我，犹如万米长跑的前一百米，体力充沛着，不会觉得累；

也或许是别人口中所说的，无知者无畏；

在回家的渡船上，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37:08

五、惊鸿一瞥

第二天我早早地去到单位，除了保安，其他同事还没到，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已经来了；
果不其然，当我再次走进昨天逃出的办公室时，姚老师果然用招牌式的喷烟姿势等待着我；

因为重大，反而没了顾虑，所以我开门见山地表示，非常愿意到那家分理处去搏一线生机；

虽然我尽力保持着平静的表情，但内心依然紧张。

姚老师示意我先坐下，然后用那种一贯的慢条斯理的节奏说道：

“我知道你不会傻到选择坐以待毙，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对于你这种刚毕业的实习生来讲，的确有些过于沉重；”

“因此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现实就是这样，我们都得接受，不论现在或今后，你都得时刻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

我点点头，他说得都是事实，我算是很幸运的，若不是碰到姚老师，我都不知道自己会是怎么个死法；

“行长以及那边的事你放心，全部由我来搞定，若没有意外，五一假期结束你就过去。”

“这么快？”

我脱口而出，那仅仅就在一个月之后。

“你们毕业是 6 月 30 日，在那之前，你还有两个月时间在那里证明自己，如果你走运，

7月1日他们就会和你签合同；”

“到了那里就没人罩你了，头头那边我会打好招呼，其他一切都得看你自己的了。”

实习一个多月以来，我的神经基本上属于很松弛的，而现在，我体会到了那种无形的压力；

“谢谢你姚老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先别急着谢，在剩下的一个月里，你还有很多事要做；”

“从今天开始，你把这里几个主要的岗位一个个轮流做下来，到走的时候，必须全部融会贯通；”

“这四周时间，第一周你先去企业柜面接客，目的是熟悉所有的往来票据以及业务处理方法；”

“第二、三周去把电脑记帐做熟练，你要去的地方缺的就是这个岗位上的人，所以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学好；”

“第四周继续跟着你薛 JJ 做储蓄，这个是你的弱项，又比较复杂，能学多少是多少吧。”

我当场脑子一片空白，一个月时间，要把所有岗位的工作全部学会且融会贯通，那也太乱来了吧；

这一个多月我只接触了现金业务，对于票据业务根本是一窍不通，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搞懂弄通，谈何容易；

见我面露难色，姚老师又不紧不慢地说道；

“先别害怕，虽然听起来挺吓人，不过我相信以你的接受能力，只要用心学，达到目的并非不可能；”

“我会叫你另外两个师兄师姐带你，他们都是业务尖子，你要有信心，我可不想你到那里去丢我的人啊；”

“好，我尽力而为！”

当时的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就算仅仅是报答姚老师的知遇之恩，我也应该尽全力去化不可能为可能；

“放松点，记住，树挪死、人挪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我看你属于那种无欲无求，又安于现状的人，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主动一点；”

“好了，你该去工作了，收拾一下，然后去企业柜。”

整个实习期间，姚老师是寥寥几个对我说过这么多让我受益匪浅的话的人之一；

而自始至终，我都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报答过他，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和愧疚；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回到出纳柜台收拾东西，仅一桌之隔就是储蓄柜，今天上班的是一个

石姓的师兄；

此人是标准的八卦王子、上海作男，总是爱传一些小道消息，又因为太“作”而经常成为众人的攻击对象；

他见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忽然神秘西西地说，怎么？要走了？

我诧异不小，直勾勾地盯着他，你怎么知道的？

他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哈哈，这里谁有我消息灵通？

说着又面露妒忌之色，你小子运气好啊，难得姚老头看重你，把你送去那么爽的地方；我越听越糊涂，不禁问道，怎么个爽法？

嘿嘿，他坏笑一声，去了你就知道了，说罢便不语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带着满肚子的疑惑走向了企业柜。

姚老师早在那边等着，见我过来便一脸正色说，这个礼拜你就跟师姐好好学；

又对身边的女孩说，小倪啊，这是你最后一个礼拜了吧，我希望你用点心，好好带他；

女孩嫣然一笑，放心吧，姚老师，没问题的；

姚老师点了点头，径自离去，留下我傻乎乎地呆在一边。

倪师姐见我的样子不禁笑出声来，而后又忍住道，先把东西放下吧，不接待客户的时候，可以坐着；

我这才如梦方醒，胡乱地整理着东西，整理着思路，我想，自己这时候，肯定是一副极狼狈的样子；

说到这位师姐，不得不提一下，她和朱师兄是同班同学，同样和我毕业于一个学校；

这里十几号人，只有她和前面提到的薛 JJ 两个女孩子，自然不可能让人熟视无睹，况且又是个大美女；

除了个子矮了点，160 不到点，其他几乎无可挑剔，温柔、和善、文静、人又长得漂亮，欧巴桑们每次提到她，满口赞美之词；

美女门前是非多，一般漂亮女孩周围或多或少总会传些花边新闻，而她却没有，我觉得这实在是难得；

之前，因为出纳与企业柜距离很远，我仅仅只能偶尔偷偷瞻仰一下芳容，私下里几乎没什么交流过；

而现在忽然之间有了跟美女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羞涩如当时的我，自然会有些难为情；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让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占据大脑，对我来说，当下有着更重要的事；

另外，姚老师刚才对倪师姐说的那一句“这是你最后一个礼拜”又是让我不解的；

短暂的沉默之后，和当初与朱师兄开始交流时几乎一样，一切还是从叙旧开始；

与朱师兄的风风火火不同的是，倪师姐无论语速还是表情，始终都是很平静，好象天塌下来都不关她事的样子；

而我，也试图融入她的这种慢节奏中，因为那会留给我更多的时间想台词；

她说姚老师已经把关于我的事告诉了她，并叫我不必担心，企业柜台的工作并不复杂，多实践几次就会了；

此时我早已冷静了下来，而倪师姐的话又让我安心不少，至少她这样的人，给我一种很可靠的感觉；

客户陆续到来，照例要恭喜倪师姐收了小弟，想不到朱师兄和她这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人缘却是一样的好；

企业柜的业务对于菜鸟我来讲到底还是复杂了些，入门相当的吃力；

汇票、本票、支票等无数票据，不仅需要辨别真伪，鉴别印鉴，而且收不同的需要盖不同的章、用不同的处理办法，弄得我头昏脑涨；

最麻烦的是要和 N 多客户打交道，必要时还得耐心解释，对于不擅与人交流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难题；

第一天我自然一个客户都不认得，只能在一边陪笑脸，一天下来脸感觉都要抽筋了，象是在卖笑；

一天总算是混过去了，我觉得自己表现极差，虽然没犯原则性错误，但小错仍是不计其数，无形中给倪师姐添了不少麻烦；

我当然觉得很不好意思，抱歉地对她说，自己笨死了，实在是逊毙了；

不想倪师姐吃吃一笑，连连说我做得很不错了，她说她第一天那才叫狼狈，差点把她老师给气死；

她的老师姓项，除了姚老师这里他是第二号人物，这时恰好在场，一听这话，接着就是借题发挥了一把；

不管是真的还是仅仅安慰我，倪师姐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么善解人意，好象邻家姐姐一样，不禁又对她增添了一份敬意；

大概做跟屁虫是实习生的特权，朱师兄没走的时候，在上班时间我差不多跟他形影不离，谁叫他是我师傅呢；

在之后的一个礼拜里，我又获得了跟这位美女师姐如漆似胶的机会，老天实在待我不薄；

姚老师的那一句“这次你要主动一点”我一直没忘记，所以难得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不懂就问，对所有的客户也一律采取怀柔，笑脸相迎笑脸相送；

加上倪师姐的悉心指导，学习进度不可谓不快，有她那样的人在身边，做什么事似乎都

很有动力，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格魅力吧；

但是在与她的接触过程中，我的心态却在不经意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虽然她只高我两届，但在平时一般的交谈中，我却发现她是个极有内涵、知识相当渊博的女孩；

印象中每次闲暇时的聊天，侃侃而谈的都是她，天南海北、天文地理、古往今来、社会自然，她谈起来都挥洒自如；

相比之下，那时的我简直是一什么都不懂的小 P 孩，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不是一点点的浅薄；

以后缱绻于我的自卑感，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产生的，而本来若有若无的一点点邪恶的念头也被轻易摧毁殆尽；

我难以想象在这么个小地方，随便拉个人出来都那么优秀，朱师兄也好、倪师姐也好，都是这样，怎能不令我自惭形秽？

虽然从那以后，我开始注重起个人的修养，试着去拓宽自己的视野，但这种遗留下来的自卑感注定将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包袱。

言归正传，尽管我的内心处在变化中，但事有轻重缓急，业务学习的压力暂时把那给掩盖掉了；

这一周过得好象特别快，转眼就到了周五，业务上尽管已经没问题了，但仍有一件令我耿耿于怀的事；

就是姚老师对倪师姐说的那句“这是你最后一周”，虽然我一直想找机会一问究竟，却在时机把握上不得要领；

下午稍晚些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客户了，倪师姐在整理着票据，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而我也知道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师姐，你要走了吗？

我声音很轻，但在已经是静悄悄的营业厅里，我想她还是会听得很清楚；

是啊，她侧过头朝我淡淡一笑，把你带好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项工作；

果然，她是真的要走了，不过确实，象她这样近乎于完美的女孩子，是应该有更好的发展；

在这个离死不远的地方，拿一份微薄的劳务工工资，实在是把她埋没了，以她的能力不管去哪里，应该都会有所作为的。

可是也不得不承认，我当时心里多少有些舍不得；

我知道自己性格内向，又缺乏亲和力，人情观念相对淡薄，尤其不懂如何与异性交往；

因此很少得到关心，特别是异性的关心；也许是这个原因，偶尔有谁稍稍对我好一点，表面上或许没什么，心里早就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在我看来，象倪师姐这样优秀的女孩，应该是自视甚高的，而且以她的聪明，应该不难看出我那点可怜巴巴的斤两；

但她没有因为这种极大的落差而 BS 我，甚至在有意无意中给予我引导；

比如推荐我看一些书、看一些纪实类的片子，以增加自己的知识面，还对于我坚持读自学考试给予赞扬；

可能在她的立场上这没什么特别，但对我来讲简直可以用受宠若惊这类词汇来形容当时的感激；

朱师兄是我的启蒙老师，除了教会我基本业务、处理疑难问题、银行工作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之外，他那与生俱来的幽默细胞也或多或少地感染了我；

但是他走了，我甚至都来不及为他做点什么；

倪师姐是我的良师益友，虽然是短短一周时间，她那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却给我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她面前我自卑，所以才会决意自强；

但是她也要走了，我能说的也只是再见；

他们都曾经对我那么好，却又离开、又要离开我，我当时第一次体会到了此种莫名的伤感；

我总是希望对自己好的人能一直在我身边，一直不变地对我好，而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予以回报；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我一直所信奉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此；

那时的我虽然浅薄，却是无邪的；

倪师姐见我沉默不语，自然把我的心思猜出几分，一边继续整理着票据，一边用那种标志性不温不火的语气说了一些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银行的大环境你是知道的，既然在这里工作，你就要去适应；

你是男生，男生就该大气、洒脱一点，不论身处什么环境都要努力去适应，那样才会受女孩子欢迎呀，是吧？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天知道那一刻我有多么无地自容；

该下班了，倪师姐和所有人道别后，终究飘然而去，而我，某些方面在这时也似乎觉醒了一般；

目送她的离去，我的视线继而转向下一个岗位.....

六、绕梁余音

倪师姐的离去，有一个人看得出是特别难过的，他又是接下来两周里要教我电脑记帐的人；

前面提到过，这处有我的校友共 3 人，如今已经走了 2 个，剩下的一人就是他；他姓王，在度过了一个略显忧郁的周末之后，我被姚老师带到他的工作台前；

小王，接下去两个礼拜你教他记帐，务必让他学得仔细全面一点，两周时间应该足够了；你大概也知道了，五一后他会到浦东去做电脑记帐，一到那里就要上岗，所以这两个礼拜你教得如何很关键；

现在小朱不在，小倪又走了，你要多照应他；

王师兄沉默着点了点头，姚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略显无奈地转身离去；跟之前不同，在跟王师兄学徒之前，我跟这个腼腆的大男生算是已经混得很熟了；因为同是校友，在上个礼拜中，倪师姐、他和我在工作间歇总是在一起聊天；

他们两个的关系似乎特别好，甚至于就连迟钝如我都能感觉到王师兄对倪师姐很有意思；

每次吃午饭，王师兄总是帮倪师姐把饭买好端到面前，就连上班时间，他都一闲下来就会混过来；

我自然要表现得识相一点，只要他来，我就退居二线，让他发挥个够；在我的印象中，也有在下班后数次看见王师兄骑着车带她一起去上夜校的记录。

无论是银行或是财务系统中，为了避嫌，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同事间谈恋爱是被禁止的，这也是不成文的行规之一；

若是夫妻会被强制性分开，如姚老师和她爱人那样；若恋爱事实公开，则其中一方必须离开；

我不清楚倪师姐的离去是否有这种因素在内，因为她在的时候对王师兄的殷勤从不拒绝，却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因此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更不会八卦到去问人家；

当然，爱传这种话题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小石师兄、那些欧巴桑们，而传闻也是各种版本应有尽有；

最骇人听闻的一个是，倪师姐认识了一个有钱的老板，于是到他手下做秘书去了；略有耳闻之后，我一开始觉得这种说法很无稽，但冷静下来一想，未必就真的是空穴来

风；

王师兄不是聋子，这么小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一转眼就会满城风雨，而且无论真假，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而从姚老师那时的表情动作来看，说他俩真的简单到仅仅是同班同学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相信；

总而言之，人走了是事实，将个人感情带入到工作中，无疑是十分业余的；

作为业务尖子，王师兄对这点自然是心知肚明，况且他跟我一样，也是那种冷静内敛的人，理性得很；

带教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朱师兄、倪师姐的责任的一种延续，对他而言并非毫无意义；

电脑记帐除了背下那稍多的交易代码之外，难度并不很高，更多的时候需要的只是细心及清醒的头脑；

另外，熟悉那些开户企业帐号以及代码是最关键的，因为那能节省相当多的工作步骤，但这需要时间；

正如业务水平相当高的王师兄，几乎所有的开户单位的数据都烂熟于胸，所以记帐速度极快，快到大部分时间都无事可干；

他说，这是一项熟能生巧的工作，没别的诀窍，多实践是唯一一途，因此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叫我上手；

另一方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要从出纳--储蓄--企业--记帐这个顺序来学了；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前一项工作都是后一项的基础，而后一项工作都能对前一项进行巩固强化；

正如我在企业柜台对所有的票据有了深入的了解，如果连票据都不认识，记帐根本无从谈起；

当时别说网络，连电脑都还没有普及开，工作所用的，也只是一台陈旧的 486，键盘上的字都已经磨光看不清了；

我不仅是业务菜鸟，对电脑也仅仅是略知一二的程度，打字慢便是第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

王师兄教我个笨办法，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拿处理完的票据打，打啊打啊的速度就快了；我无奈地表示认同，心想好歹还有两周时间，只能慢慢来了；

跟所有的男生一样，王师兄同样喜欢足球、漫画、游戏，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一谈起这些就象是换了个人，特别兴奋；

而本来就休息时间多于工作的他这下就更清闲了，一看我空下来就迫不及待地大侃特侃

起来，之前说的练习打字什么的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而我到这里以后，也没什么人能跟我聊这些话题，现在有了知音，自然求之不得；

当时我的业余生活出奇的简单，除了读自学考试的科目，就是、打篮球、玩 PS，偶尔还和同学去网吧抄抄星际、红警、DF 之类的；

也能想象，如王师兄这般性格和我相近的人，爱好自然也差不多，甚至对电脑游戏、足球还很着迷；

有时候实在闲得无聊，会避过姚老师的耳目，躲到电脑总机室去玩一会儿偷偷装在主机里的红警；

我当然会为他捏一把汗，要是让姚老师知道可就完蛋了；

而他却自信满满地说，不用怕，这里都是电脑白痴，所有关于电脑的工作都是我和大沈做的，绝对神不知鬼不觉；

所谓大沈，是另一个做储蓄的师兄，和小石翻班，身高马大的硬汉型男，我每次借他的工作西装穿着总觉得象穿长袍；

因为这两周内正好碰到自学考试，所以我忽然间觉得压力特别大，上班要忙着学业务，还得准备考试，不可谓不头大；

但时间也在不经意间飞快地过去，没了朱师兄和倪师姐，多少让我觉得些须的寂寞；

两周之后，试考完了，记帐业务也算学了个差强人意，而我也拿到了第二笔实习津贴以及少得可怜的加班费，一百几十块钱；

这也是我在这个地方拿的最后一笔钱。

按照姚老师的布置，最后一周我又去到储蓄柜薛 JJ 那里蹲点，但后来想想也没学到什么实在的；

一来旁边不论是小石或者大沈上班，都会没完没了地跟我海聊，二来薛 JJ 有时实在看不过眼我的笨手笨脚，会干脆自己去处理，把我晾一边看；

加上我一下子走三个人，这个本来有些显得拥挤的代理点，转眼就成了一个萝卜一个坑；

本来做具体工作的大多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而那些年纪稍大的则在混日子，现在他们也不得不自己动手了。

接替倪师姐做企业柜台工作的是前面提过的她的师傅项老师，此人 30 多岁，据说是部队复员下来的；

每天上班开着那辆大喘气的霸伏助动车，人没到噪音先来，走进门时准是嘴里塞满了早点；

整天双手揣兜里到处晃，总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竟也是军队出身的；

而接替我做出纳工作的是一个姓周的...实在不能叫 JJ，至少也是阿姨了，快 30 的女性，却还未婚，人缘也差，对谁都爱冷嘲热讽几句；

天天上班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我猜不出她每天早上得花多少时间在化妆上，虽然怎么化都不好看；

你说挺大个人了吧，却总是在感情问题上纠缠不清，有好几次都哭成个泪人似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

每次姚老师都会招呼我回出纳顶着，然后把她叫去谈心，一谈就是半天，在场的人无不摇头叹气，之后就是猛戳她的脊梁骨；

这周我几乎都在这种呼来唤去的状态中度过，业务自然是不可能太太平平的；

其间我抽空去了一趟总部，跟朱师兄道别，他依然那副八面玲珑的样子，跟小石一样，他也大笑着说我就要爽了；

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又指望从他那里套出点原委来，之前也问过小石好几次，死硬派的他自然一点不松口；

朱师兄这样爽快的人自然藏不住秘密，没费多少口舌他就一脸坏笑地说了；

喂，告诉你啊，那边有好多美女，我去玩过几次，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没那么夸张吧？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心里隐隐有些兴奋，但同时也有种不祥的预感。

有女人的地方，总是有争端和是非，何况是美女，这一点，我还是认识得很清楚的

比如这里，总部就是一个例子；之前除了第一天报到，我只来过寥寥几次，员工除了朱师兄、那位一同来的同学，基本不认识；

除了一个人，同样是朱、倪、王三人的同班同学，同样也姓朱的一个师姐；

她在总部也是做电脑记帐，而我所在的代理点每天做的电脑帐都要在下班之前汇总到她那里；

在我学习记帐的两周内，因为效率稍低，基本上每天临结束前她都会打电话过来催，那声音暧昧得让人绝倒；

一次因为公事我到她那里去看到了本人，人确实长得挺漂亮的，但不知为什么，给我的感觉和那三人完全不同；

我属于那种自我保护系统很发达的人，大凡有人让我感觉不安全，系统就会自觉启动，而这位朱师姐，就把它触发了；

回来之后我找了八卦王小石打听消息，结果也印证了我的想法；

这女人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说简单点就是喜欢拈花惹草，朝谁都会乱放电抛媚眼；

拿总部来讲，凡是稍微看得过眼点的男人几乎都和她传过绯闻，连几个头头不例外；

末了，小石难得长叹一声，这样的女人，惹不起躲得起啊。

我不由得长出了口气，心里连说幸亏当初把我分来代理点，否则难不成就是下个牺牲品，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论相貌她比倪师姐是毫不逊色的，可论人品却是差得远了。

我学着小石的样子也叹了口气，弄得他一头雾水。

插曲毕竟是插曲，改变不了主题的进程，终于，我也在倪师姐之后，到了跟这个支行说再见的时候；

至于要去的那个地方，看似是阳光大道，而在我心里，一丝迷茫和不安却一直若隐若现.....

作者: [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 2006-8-6 15:39:28

七、重起炉灶

当时是没有黄金周的，不过在离开之前我还是享受了 5 天假期，尽管因为极度心神不宁而茶饭不思；

5 月 6 日，一早我便踏上了那条仅仅走了两个半月、刚刚开始习惯的上班路；我终于完全承认了，今天将会去一个彻底陌生的地方；

在代理点门口，张行长和姚老师早已等候在那儿，显得很有人情味地叫我进去和大家道别；

我环顾着营业大厅，那一张张才刚刚熟悉了的脸，让我一时间多少觉得有些郁闷；

王师兄依然无语，眼神忧郁，我知道，在我走了以后他会更孤独；

小石大大咧咧地说会抽空和朱师兄来看我，我知道，他牵挂的其实是那些个传说中的美女们；

薛 JJ 一如既往地埋头工作着，留给了我一个平和的笑容算是送别；

欧巴桑们依旧谈论着五一节烧了些什么菜，而项老师的早点到现在还没吃完；

我不是个合群的人，融入某个集体这种事，对我来说一直困难有加，可一旦融入后，却又会变的割舍不下；

又或者，我只是害怕改变，害怕去接触陌生人，所以才会对旧事恋恋不舍

不过那时的我，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年轻，对于年轻的我来说，并不在乎重新开始是一件多艰难的事；

因为，我的全部行李，仅仅是一把陪伴了我数年的木制五珠算盘，那么简单；

行长亲自开车送我去那里，实在让我觉得有些过分隆重，尽管他开的只是寒酸的普桑，原本我觉得他身为一行之长至少该开奥迪以上更高级的；

姚老师陪同，一路上却一反常态地沉默不语，而我，更不会主动去和他们搭讪；

心里虽然想问的问题很多，却开不了口，一来是不知道该问什么好，二来，觉得反正到时候就都知道了；

一路无话，车行不到 20 分钟，便来到了浦东陆家嘴地区的那家分理处；

其实对于家住浦东的我来说，这里并不陌生，学生时代骑单车上学时甚至还每天都路过，只是从没注意过、更想不到会来这里工作；世界真是小啊；

这地方的门面也不是一般的小，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巨大的广告霓虹灯，如果不是它，此地繁华的陆家嘴地区是毫不起眼的；

照理说分理处应该是和支行在一个级别上的，因此仅从外观上我还真诧异其规模之小；在我跟在两人身后从正门走进后，才推翻了之前的主观想法；

一层地方是不大，印象中有四五个窗口，全是办理储蓄业务的，而这鬼地方居然还有二层；

二层相对就宽敞了许多，我正想仔细观察周围环境的时候，却被他们二人拉着走向一边的办公室区域；

路过营业区的时候我还是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这里的人似乎有不少认识张行长和姚老师，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了不少好奇的目光聚焦过来；

因为要想的事情太多，我的思想反而暂时地处于了真空状态，我不敢和任何人的目光对视，只得加快脚步；

一位 40 多岁的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并把我们引进了一间会客室样子的房间；

姚老师介绍说，她是这里的办公室主任，姓赵；我当时没什么职位概念，心想办公室主任总不小了吧，很礼貌地打了招呼；

她让我们稍等便去找经理，剩下三人的房间顿时气氛又变得凝重起来，我没了初次报到时的紧张，却多少有些局促不安；

不多时，经理便来了，跟张行长相比，更象个生意人，我实在想不出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他的相貌；

只在一瞬间，从他那隐藏在同样是名牌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神中看到了，精明、世故、老谋深算；

一番寒暄之后，我得知了经理姓龚，虽然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谈不上好，但人在屋檐下，

我明白这时除了点头哈腰，别的都没我份。

交谈大约持续了半小时，除了一开始龚经理客气地对我说，张行长和姚老师他们极力推荐我，说我很有培养前途云云，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之后他们谈论的话题大多是那些我听也听不懂的生意，我再次在一边凉快着想胡思乱想，坐如针毡；

当看到他们终于谈到尽兴准备起身话别时，我赶紧抽身于梦游状态，这才感到紧握着木制算盘的手心已全是汗水；

回到大厅，张行长和姚老师跟龚经理话别后，去到柜台跟几个熟人简短聊了几句，又照例叮嘱了我要好好做，便径自离去；

我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心中从未想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在这之前我终于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定心地观察这里的员工们，结果却是令我目瞪口呆：偌大的营业部，二十几人，从女孩子到欧巴桑，几乎各个年龄层次的女性一应俱全；但是我却看不见男的。

我当场就有些腿发软，心说这倒是名副其实的清一色；这时耳边响起了切切私语的女声；喂，那就是新来的吗？还是个小男孩嘛；

不知道，看样子大概是，来男孩子好啊，这下不用为没人换桶装水发愁了；

我那个晕啊，这算什么，原来我把当苦力来着；真是刚出龙潭、又如虎穴，我一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当口龚经理拍了拍我说，走吧，带你看一看这里的环境，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边走又一边略显无奈地抱怨着，这里的营业部实在是阴盛阳衰，严重缺少男孩子，目前又缺人所以就问张行长那边要一个，结果他们把我推荐来了；

我不断点着头表示在仔细听，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后，他带着我进到了营业厅的内部；

万事开头难，对于有过一次经验的我来说，除了极度的不自在和尴尬之外，其他倒没什么；

这里的工作环境确实要比那个代理点好得多了，宽敞明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被分隔开的工作区域；

龚经理自然不会知道我内心的剧烈波动，仍在给我介绍着大致的情形，说实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接下来是把我介绍给每个人，我十分机械地重复了二十次左右的“请多关照”，名字照例又是一个都没记住；

女人们对我的到来反应不一，总的来说是淡漠，稍微热情一点的给个笑脸，也有不少干

脆低着头看都不看一眼；

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具亲和力的人，既不善言辞、又不苟言笑，总会板着一张扑克脸，给别人一种高傲的错觉；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对于给别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我从没指望过；

而我在这一点上的自我评价也在以后得到了肯定的验证；

在我的耐心几乎要到极限的时候，龚经理终于把我带到了那个属于我的工作岗位.....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40:51

八、举步惟艰

来这里之前，朱师兄曾经给我打过预防针，说这里有两个女孩子也是他们那儿过去的；现在在我面前的，就是其中之一，她微微抬起头看着我和龚经理，那眼神，冷得让人毛骨悚然，我印象中几乎没见过，不禁心头一凉；

龚经理似乎见怪不怪，依然笑呵呵的，用那种我两个多月来已经听厌倦了的高高在上的口吻对她说道；

小强啊，他跟你一样也是姚老师介绍来的，打算安排他做电脑记帐，这样吧，让他先跟你几天，你把大致情况跟他讲一讲，看差不多了就让他自己做了，你还是回去做总帐。

是的，这位师姐正是姓强，而且人如其名，真的很强，比我大一届却已经做会计总帐了，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我又有些头大，为什么几个月来碰到的人都是这么强，让我心中的自卑感越发强烈，另一方面又开始担心无法跟她相处好，因为她看起来那么冷冰冰的，别说笑了，表情都没一个；

一时我想她也许是那种恃才傲物的女孩子，因为工作能力强性格又冷漠，所以看不起任何人，尤其是男人吧，跟倪师姐的人格完全相反；

无论如何，这也算是种为人方式，无可厚非，但在这个当口，无疑是给我出了道极大的难题；

我本来快要僵硬了的思维细胞又开始胡乱活动的时候，龚经理又对我说了句；

你花点时间先熟悉一下，之后就开始独立操作吧，反正你在那边做过的，应该不成问题；现在营业部的经理正好公休，你有事的话就找办公室主任赵老师，或者找我都可以；至于工作和琐碎的事，她们会教你的。

说罢看了看周围，总经理在场，营业厅里的众人自然不敢乱说乱动；我好不容易挤出一丝笑容点了点头，目送他三步并两步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应该讲我已经获得了不少信息，却还来不及整理，等于什么都不知道，脑子依旧一片空白，龚经理一走，顿时就楞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才好；

强 JJ 先开了口，仍然面无表情，语气冰冷：到那里搬个椅子过来吧。说罢指了指旁边空无一人的营业部经理办公室；

我又一次如梦方醒，反正也不知道是第几次，都麻木了，先照办咯；我想到了打篮球的时候，遇到僵局，最重要的是先稳下来，之后的事，慢慢来；

我暗自考虑着，当务之急是先从强 JJ 那里知道要做的工作具体是些什么，至于情报信息能打听多少是多少，也许她是个难相处的人，不过为了工作，大不了我厚着脸皮问好了；

交谈就在这么一种不尴不尬的气氛中开始了，虽然我觉得很艰难，但很快的，我得知了即将要从事的工作更艰难；

相比之前的那个代理点，作为分理处的此地业务量要繁忙得多，各项业务的处理步骤上也要复杂得多，坐了不多时我就看到强 JJ 处理了多宗我从未见过的业务和票据；

我心想这下僵了，之前在王师兄那里所学的派不上用场啊，等于要从头开始学；就在这时，强 JJ 的一句话又给了我当头一棒；

听说你在那里做过记帐是吗？那就……三天……不，后天吧，你就自己来，两天熟悉熟悉足够了。

后天啊？我心里叫苦连天，说着姚老师这次你可把我害惨了，可为了要面子还是陪着笑说好、说没问题，天晓得到时会把事情弄得多糟糕；

而我更发现，电脑记帐这个岗位在营业部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是整个业务流程里的核心，既要处理柜台上即时发生的各项业务，更要每天两次处理大量的交换往来票据；

就算如强 JJ 那般业务极为娴熟的老手，一天下来也是一脸的疲惫，根本没多少时间是闲着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领导们怎么就放心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这么一个毛头小子做呢？

无奈之下，在接下去两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了小命死死记住强 JJ 处理每种业务的方法步骤，即使依样画葫芦，也得有个样本吧；

其他根本就是一筹莫展，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这种抽象的死记硬背一般来讲总是事半功半的；

为此我一直心烦意乱，就连偶尔强 JJ 破天荒地说几句非工作内容的普通聊天话语，都只是很心不在焉地回应着；

看着我魂不守舍的样子，强 JJ 大概也猜出了几分，渐渐开始比较详细地给我解释一些业务内容，我感激之余，也看出了她其实并非那种自视甚高、难以接近的人。

然而，由于我和她的个性都太过内向、冷淡，除了公事，始终无法了解对方更多，在这两天里也是沉默的时间远远多过交谈；

虽然是两天时间，但却显得格外漫长，可谓是度日如年，我甚至觉得自己在这个环境里象是个多余的人一样无所事事；

大概是我天生劳碌命，尽管在业务上只是一知半解，可很多次，心里都有那种不管什么，先给我点事做做的想法和冲动，只要能摆脱现在这样的尴尬境地；

终于熬到了第三天，说一不二的强 JJ 果然回总帐自顾自地工作，对我再也不管不问了，临走只讲了句，叫我有不懂的问旁边两个欧巴桑；

这两个欧巴桑的情况有必要解释一下，她们的位置一左一右在我两边，左边的那个负责鉴别印鉴，右边那个负责复核我记的帐，可谓息息相关，在工作中必须密切配合；

女人大概越上年纪越耐不住寂寞，之前的两天她们对我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强 JJ，而区别于小石，她们爱传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倒并不让我觉得奇怪。

说到八卦新闻，有必要提一些这里的男性同事们，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男性多集中在外勤和信贷；

外勤一天到晚都在各个客户那里跑，只有中午回来吃顿饭，下班前回来交个差，而信贷员更是自由，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顶多拉到客户了进营业部关照一声，多数时候基本神龙见首不见尾；

因此每天留守在 2F 营业厅的男性，一个是电脑管理员，姓乐，没事一般都躲在电脑房里不出来，关于他的事按下不表；而另一个，就是我，我居然成了标准的独苗；

这就是第一天来这里的时候，看到那一副令我腿软的景象的原因所在。

言归正传，如我之前预料的那样，在独立操作开始之后，麻烦便接踵而来了；

小差错接二连三，在这一天里可以说是连绵不绝，复核的欧巴桑一次又一次地把票据退还给我删除重做，我一次又一次地说着“对不起”，颜面全无自不在话下；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天，我差不多每天完成工作后都是精疲力尽，话都不想说；而营业部的员工必须等到电脑帐和手工帐轧平才能下班，由于我的效率低下，她们的下班时间无形中延迟了很多，固然有少数热心帮助的人，可更多的却是怨声载道；

为了改善局面，我偷偷用了个笨办法，把每种业务的处理代码都记下，做了张表放在电脑旁边，对号入座；不同与当初，现在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我必须速成，自然得用尽一切能用的办法，哪怕是最原始的；

如果说工作上如履薄冰的话，那么人际关系方面更是原地踏步的状况，几天过去毫无起色，除了工作上的交流，陪伴着我的都是那种喧闹下的孤独；

前面也提到了，我不擅于人交流、又难融入集体，更会给人高傲的错觉，如此各个年龄层次女人交错的环境，无疑让我无所适从；

工作之外，几乎没什么人主动跟我交流；即使在工作中寥寥的一些交谈，对方也大凡是一副不屑的姿态；

每天中午一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也只是在别人聊天的嬉笑声和打牌的喧嚣声中，靠读书看报听广播打发掉，以至于不久之后，抽屉里满是旧报纸和杂志书籍；

好在天性如此好静的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遇到这种情形，所幸也能坦然面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其实我也知道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一般实习生新到一个地方，一开始总是会夹紧尾巴做人，各方面都收敛得很，不过时间一长，隐藏得再好的缺点也难免露出马脚，长期苦心经营的光辉形象毁于一旦并非耸人听闻；

大部分人一定觉得我也是那样的人吧，或者更认为我是靠关系而非真才实料，因此对我现在表现出的无论工作上循规蹈矩、作风上的无可挑剔统统不屑一顾，认为那都是装出来的；

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会冰火两重天，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也不急于一时，反正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会知道我就是那么让人挑不出毛病来的人。

我一向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钻石是越黑越耀眼，是黄金总会发光；
这一点，只用了不多时便铁怔怔地得到了应验.....

作者: [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 2006-8-6 15:41:52

九、转危为安

在叙述这个转机之前想先谈一句老话，叫做“见字如见人”，可能很多人听过，但有多少认同的，我却不知；

作为我，一直相当推崇这种说法，一个人或许能把他的性格隐藏得很好，但字迹一般是无法伪装的（除非经过系统的专业练习），而字迹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一些这个人的内在禀性；

了解一个人的最好途径，就是先看他的字，我一直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做的，而事实也说明了非常有实际效果；

这一次，我人际关系上的转折点，恰恰是基于这个简单到我根本始料未及的原因，我写的字。

我当时写的字并不是很好看，顶多是工整秀气，很多人都会说不象是男生能写得出来的；
在学校的时候有专门开设写字课，练习写汉字、数字，硬笔和毛笔都一网打尽，目的是由于无论做会计还是财务工作，必须字迹工整，训练的性质远高过陶冶情操；

也许是学校里实在没有高手，我一直被老师评高分，却觉得当之无愧；有一次硬笔书法比赛还拿了第一，不过那次可能是我状态特别好的缘故，一页字可谓神来之笔，是我有生以来写得最漂亮的；

奖品好象是 5 块钱，实在是够火星的，随即就请一帮同学打街机，瞬间花了个干干净净，

附带着对这件事的记忆。

我没经过什么系统性、专业性的训练，小时候还因为字写得象蟹爬经常挨老师家长批，曾经练过一段时间字，不过没能坚持多久就不了了之了；

情况何时改变具体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是一年的暑假，我一个假期没写字没碰笔，结果一开学一拿笔，就好象某种潜在能力突然觉醒了一样，字一下子变得清秀起来，而我，也突然具备了知道该怎么写字才会好看的能力；

大概世界上有些事就是这么没由来的，我把它归结为上天赐予我的礼物；我很愿意相信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种类的潜能，只是有的象我这样被激发了，而有的却永远沉睡在体内；

奥运冠军刘翔就是典型，这位千年一遇的跨栏天才，小时候却差点被少体校退下来，终因遇到了伯乐般独具慧眼的教练，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否则也就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普通年轻人而已。

说回正题，那时因为处理一些业务的程序，我经常需要手工做一些原始凭证，而其他许多人都会经手这些密布着我的字的凭证；

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两个欧巴桑，不过这两人因为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人缘并不比我好多少，除了表示些须赞赏之外，对于扭转我的处境帮助甚微；

接着，就是在企业柜面工作的两个女孩子，在每日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内，她们同我的联系之密切、配合之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欧巴桑二人组（笑）；

相比我之前遇到的出类拔萃的 JJ 们，这两个女孩子的头上就没有那么耀眼的光环了，就跟在学校时身边那些平常的女生一样，活泼、开朗、爱笑、任性、爱发小姐脾气；

两人是校友，同毕业于上海的一所颇有名气的银行中专，一个高我一届、另一个高二届，又是工作上的搭档，所以看上去关系算是比较好的了，经常是出双入对、形影不离的，当然，私下里的一些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只比我早工作一两年，却都是行里的正式员工，因为在她们毕业的时候，大环境远比现在好很多，就业压力相对就要轻不少了，而且她们的学校是专业对口培训性质的，这一点很不容忽视；

而轮到我就完全不同，由于不断地降息以及银根紧缩等宏观调控政策，银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尽管只差一两年，形势却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

高我二届的那个姓傅，对她总的印象是个比较简单的女孩子，长相一般，最大的特点就是粗枝大叶，从她那边收来的票据十有五六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我每次一肚子气地把票据退回去都忍不住想数落她一番，都老员工了还犯低级错误，而她每次都是吐吐舌头，一脸抱歉的无奈笑容，让人哭笑不得的同时，有火气也顿时全消了；

因为个子矮小，到后来混熟了我就直接没大没小地叫她小傅，好在这人脑子缺根筋，对此也没什么反应，或许这种略显年轻的称呼让她自我感觉良好得爆棚。

另一个姓赵，也正是让我 6 年来一直无法忘却的那个人，不过这跟本文的主旨关联不大，所以还是想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述她，虽然这实在比较困难；

说来讽刺，一开始对我意见颇大的人中，她似乎是最强烈；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她就直接把我 WS 了；我一直都搞不清楚她到底看我哪里不顺眼，其实也许只是缺乏了解沟通所带来的误会；

相比粗心的小傅，她要细致得多，印象中几乎没什么工作上差错，而在业务技能上更要胜出一大筹，尤其是珠算传票，经常代表分行去参加市一级的比赛且获得名次；

跟大多数的女孩子一样，爱聊天，一天到晚电话没个停；爱逛街，基本上每天中午都要拉小傅等人出去晃一圈，不是兜商店就是改善饮食；

到后来我也是直呼其名了，其实熟悉了解了之后我发现，跟她们融洽相处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至少一些表面上的事，她们是不会计较太多的。

我在这个分理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到最后厚积薄发以及一点客观原因在人际关系上总算混了个差强人意，但她们更属于少数几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人之一；

不过如前面所讲，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甚至象种冷战，至于转折，还是要说回到字；

她们见识我的字的机会之多次于欧巴桑二人，起先也没有什么反应，不过我体会到了从那以后，她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比如上下班时会打打招呼了、一同处理业务时也不再拉长了一张脸了等等。

尽管如此，我的作风依然是以我为主，无论她们对我的态度是好是差，我还是延续着自己一贯的那种四平八稳的风格，大概人只有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到宠辱皆忘；

最终打破僵局的还是她们，准确地说是赵 JJ。那是某天的午休，我照例还是读书，看读者、知音一类的打发时间，此时营业厅里休息的人不少，都在各忙各的，静谧无声；

一会儿她们俩大概是玩够了嬉笑着走进来，手里还拿着大堆的零食，之后便是走到每个在场的人面前抓一把放在桌子上，场面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我扫了一眼众人开心的交谈，习惯性地认为与我无关，还是低着头看书，不料工作台上接着一阵骚动，我下意识地抬头，只见赵 JJ 一脸友善的笑容，也放了一大把零食在我桌上：我们请客，别客气啊；

对于这个我多少缺乏心理准备，当场就直楞楞看着她好几秒钟，忽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其实蛮漂亮的，长发披肩、清瘦秀丽、素面朝天不施粉黛，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虽然来了几周却一直没注意过，大概是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太大而忽视了；

不过当时即便有几分动心，却还没什么非份之想，再说人家看起来确实是很真诚的，我用最快的速度恢复冷静后，同样回报了一个既礼貌又友善的微笑：谢谢拉。

赵 JJ 似乎很开心，大概她一直觉得我是那种不会笑的人；而作为我来讲，在之前那种压抑的氛围下也确实鲜有露出过发自内心的笑容。

赵 JJ 继续乐此不疲地去分发零食，我也暂时认为这只是次意外的短暂交流，也就没怎么放在心上，继续沉浸在阅读中；

再多的零食也经不起她们这种发法，不一会儿就弹尽粮绝，而赵 JJ 又无声无息地来到我面前，看见给我的零食没动，继而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不吃啊？

基于刚才的交流，我对她的戒心已经解除了大半，所以还是微笑着回应道：我很少吃零食的，叫我一下吃完这些难度有点高哦。这倒不是推辞而是真话，我只会对解除警报的人这么和善诚实。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接着便打开了话匣子：对了，你的字写得真不错啊；听见她这话，旁边包括小傅在内的好几人都走过来随声附和、旁敲侧击；

当时我才恍然大悟，心说她们对我的态度怎么会一下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如此；我一时觉得难以置信，船到桥头竟然真的会自己直，这扇看似怎么都打不开的门，钥匙却早就捏在了自己手上；

我一边客气着，一边心里感想颇多，而交谈就顺势一直延续到了上班时间；赵 JJ、小傅和我也从此冰释了前嫌，工作氛围也因此一扫之前的沉闷变得活跃起来；

其他同事，原本就因为时间的沉淀而渐渐不象一开始那么对我另眼相看，而通过这个契机，我终于和主流员工们之间正式晋级到正常同事应有的那种关系状态中去了；

为此，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从春暖花开到暑气渐盛，转眼已是六月，我的实习也接近末尾了.....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43:03

十、平稳过度

自从“零食事件”之后，我终于可以不再花更多的精力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从而专心致志地去改善进展缓慢的工作质量；

当然，尽管我的悟性算不上高，但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实践，除了效率稍低之外，差错率已经微乎其微，而那张偷偷放置在电脑边的代码表格也早已经功成身退；

最初朱师兄教的话我一直没忘，所以在没有十足把握提高工作速度的情况下，一直奉行着稳字当先、先减少差错的大原则，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再说减少差错率本身就等于是提高了效率；

同事们的下班时间依然得不到明显改善，好在她们也渐渐变得木知木觉，连牢骚都懒得发了，大概她们也默认了抱怨无效、早下班不能的残酷现实；

另一方面，与我的关系得到缓解的小傅、赵 JJ 有时也会在下午 4 点营业结束之后来帮我的忙，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那样至少不会把结束时间三天两头拖到人见人骂的 5 点之后；

也正是由于这种缓和，这段时间困扰着我的上班恐惧症也变成了强弩之末，偶尔，我也会和她们开开玩笑、板着脸泼点冷水过去，总把她们弄得一肚子火气，每次都以互不买帐而告终；

没有人会喜欢在压抑紧张的环境中工作，而我的要求更低，我只希望，有一个安全、和气的氛围。

有时候这种工作时间内、却非工作性质的交谈段子固然使本来肃杀的营业部活跃不少，但一旦延续过长的时间，必会招致一个人的反感；

这个人便是我刚来时正在享受假期的营业部经理，一三十多岁的男人，姓李，身材不高，戴着副极不上档次的傻眼镜充斯文，投资意识倒挺强，腰里别了个股票机有事没事就在那边看，那样子恨不得钻进去才好；

前面也提到过，他的办公室就我的工作区后面，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此人说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的，却总爱大大咧咧地叼着红双喜晃进晃出，视规章制度于无物；

自从我来了之后，龚经理和赵主任都鲜有关注过我，顶多偶尔见着了模式化地问个大概；而他们也极少过问营业部的事宜，所以这边的日常工作基本是由这位李经理负责主持；

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属于相当自律、懂得独善其身之道的人，而他恢复上班后，对我基本也属于放任自流，倒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却一再嘱咐我要做好；

一就是他不在的时候替他接电话，我对此深恶痛绝，特别是每次他在外面晃悠、我却忙得不可开交时电话铃不识相地响起，我无数次真的想冲进去一把把电话线给拔了；此人电话还特别多，私人或业务的，他女儿更是每天一个雷打不动，时间一长差不多都跟我混熟了；

二是开防盗门，众所周知，从外面进营业部工作区域必须经过一扇防盗门，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这扇门不能从外部开启，外面的人想要进来，必须敲门后由内部的人打开开关才行；

而这个死不得的开关偏偏就在我身后的墙壁上，以营业部人员和众多闲杂人等进出的频繁程度，我每天必须重复按开关的动作 N 次；

另外，每个人敲门的习惯、节奏、力度都不同，久而久之，我耳朵里的反射神经锤炼得比盲人还贼，无论如何轻微的敲门声都难逃毒手，更会一边按开关一边象是自言自语地讲着“XX 来了”，当那人真的推门而入时，我总会陷入一堆错愕的表情中；

对于李经理的古怪做派营业部大部分都是敢怒不敢言，就算如赵 JJ、小傅那般刁蛮的女孩子也顶多只是背后发发牢骚，只有一个人既敢直呼其名、又敢口无遮拦地嘲讽他；

他姓丁，具体年龄一直没问过，大概比我大个两三岁，也是这里为数极少的年轻男生之一，相貌算是过得去，缺点是身材不高又有点胖，到后来我也就一直叫他小丁；

其实也算是个不错的人，性格开朗，没什么心机，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因此人缘也颇佳，而且似乎和所有女孩子的关系都挺好，那时的我自然是羡慕不已；

他的正职是出纳，大部分时间跑外勤，偶尔留在营业部帮手；他经常会和李经理一起躲到办公室里喷烟，两人似乎都很喜欢足球，那一年又有世界杯，所以一旦进行工作、家庭之外的话题，多半就是足球；

足球方面的话题对我来说自然是游刃有余，来这里之后多半的时候都是与女人为伍，难得有机会与男性谈一谈感兴趣的话题，因此有时会忍不住插上几句；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算是既随和又不排外的人，多一个聊球的人对他们来讲似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更问我实战水平怎么样；

情况是，浦东的本银行系统每年都会组织足球联赛，而此处男性本来少、能上场的更少、上了场能踢好的更是凤毛菱角，所以每年都是副班长的毫无悬念之选，他行眼中送分的鱼腩，而男性员工也因此在女人们面前抬不起头；

在学生时代我和同学一起踢过好几届上海市著名的“新民晚报杯”，位置是 CB；我当时想，跟这些常年坐办公室的老弱病残踢踢应该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就把这些跟他们讲了一讲；

话音未落二人已经是喜出望外，言联赛将于七八月份展开，如果有我这个生力军的加盟，将大大提高本行的实力云云；我表面上是满口应允，背地里却是一苦笑；

七、八月份，如果我在实习完能留下的话还好说，但现在毕竟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一直想不明白这里的领导们是以什么标准在衡量我是否有资格在实习后继续留下去工作，已经临近实习期末，他们仅有寥寥几次询问过我的日常工作情况；

或许他们可以从李经理或其他员工那里侧面了解情况，但毕竟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仅凭一些二手资料，客观事实又如何能够知道？

可能他们因为那边张行长和姚老师的面子问题早已决定留下我，但我觉得这个理由明显缺乏说服力，银行工作毕竟是件很严肃的事，尽管我一直很努力，但两个月的时间比我预想当中要紧迫得多；

我几乎都还来不及为自己证明点什么，而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是那种精英，甚至在很多方面进入状态都相当迟缓，说好听点，那是慢热型，说难听点，就是适应能力差；

如果要让我对自己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打分，充其量也是刚刚及格，鉴于那些初现端倪的人际关系，我更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同事口中的真实评价是什么；

更要命的是，也没有人向我透露过哪怕是一点点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我俨然象个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但就是这种过份的平静反而让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浮躁；

或许容纳一个人，对于这个分理处来说易如反掌，但对我来讲，如果无法留下来就意味着失业；

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在这点上的想法确实有些过份悲观，但就当时低下的自身综合水准而言，有这种想法反而是在情理之中的。

另一方面，这两个月我依然拿着一个月一百元的实习津贴，是由张行长那里支付的，因而到目前为止，我还只是处于租借性质之中。

直到中旬的一天，赵主任忽然把我找了去，并且很出乎我意料地开门见山问我什么时候能拿到毕业证书；

我语无伦次地说着大概六月下旬，学校会通知的；心里却是大喜过望，再傻的人也明白她问这话的用意是什么；

赵主任叫我一拿到毕业证书就送到她那里，说是办一些手续必须要用；说这话的时候她表情平静，似乎是觉得我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似的；

她却不知道这短短几句话等于给我吃下了定心丸，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心想无论如何总算能不做无业游民了，这些天来我为此没少发过愁，却不想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

回到工作岗位的我如释重负，到这里来之后所遇到的困难看来大都妥善解决了；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背着心理负担过日子，但现实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生时代总为了学习成绩和贫穷而困扰，而现在变成了就业压力和人际关系，相比后者，前两者确实已经是不值一提的事了；

所幸眼前的困境已经暂时摆脱了，轻装上阵的我顿时感到在工作中无论自信心、还是积极性都有明显的恢复，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吧；

六月的最后一天，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也是银行系统一年一度的结息日；

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每个银行最为忙碌的一天，在保证日常工作的基础上，更要完成月底轧帐以及为储户结息两项极费时费力的工作，欧巴桑早就提醒过我，一般来说参与其中的人忙一个通宵是免不了的；

由于每个月最后一天都要通宵轧帐，除了营业部经理、总会计、电脑管理员这些必须在位的人，一般员工也要有一两个留下来参与加班，而人选则是实行轮换制；

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此避之不及，而说到6月30日晚的加班更是谈虎色变，找借口逃掉属于家常便饭。

这一天轮到的是头大无脑的小傅以及欧巴桑二人之一，以小傅的软弱个性自然是忍气吞声、打落门牙往肚里咽，自认倒霉了，而以欧巴桑的精明绝顶自然不会眼睁睁地吃这个哑巴亏，于是，她把这桩美差硬生生地推给了我；

当然她不会赤裸裸地推委，即使形式主义也会找一堆毫无创意的借口、理由，虽然谁都看得出那是睁眼说瞎话；

当时的我权衡之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反正我那时几乎没什么交际，属于吃饱了饭没事做的那类人，随便从学习业务或是增加同事好感度的多方面考虑都是个明智的选择。

不出所料，当天帐一平，除了加班的几人，其他人无不夺路而逃，其声势堪比股市低迷、稍有反弹时疯狂抛出筹码的杀跌盘，大概都生怕节外生枝被经理当场拿下；

我看着这场面不禁有点哑然失笑，小傅却在一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自打白天听说赵 JJ 和另几个女孩子约好下了班去逛街血拼后她就一直是一脸苦相，嘴里不时嘟囔着：没劲额...

我不理她，自顾自做着一些当日工作的收尾，整个大厅除了当日值班送库的几人在忙着整理银箱，其他人早已是一哄而散，顿时鸦雀无声，只剩下打印机孜孜不倦地在工作；

电脑管理员乐告诉我，打印这些对帐单要好几个钟头，在那之前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

等待，实在是件比忙得焦头烂额更令人发指的事，送走了运钞车和最后一批下班的同事，空空荡荡的营业大厅就象是寂静岭；我只能和同样百无聊赖的小傅聊聊天；

但这人也是死脑筋一个，嘴上漫无边际地讲话脑子里的无轨电车已经不晓得开到哪里去了，我分明从她那呆滞的眼神中看到了漂亮衣服和美食，唉，女人那...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干脆让她一个人去 YY，又跑到总会计、李经理、电脑管理员乐、强 JJ 那个圈子去；

总会计姓何，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看上去挺慈祥，实际人也是非常和蔼，我到这以后工作中出了不少差错，但她也没责怪过我，反而帮了不少忙给予了很多指点；

电脑管理员乐具体年龄不详，那时估计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一米八几的个子又高又瘦，象电线竿那样摇摇欲坠，天冷的时候穿件黑风衣，活脱脱一个古惑仔，平时不拘言笑，不过相处久了也会知道他也是个面恶心善的人；

这三个人，何老师、乐、强 JJ 的关系似乎特别好，总能看见他们三人组围在一起切切私语，不时还笑成一片，尤其是强 JJ，在乐的面前常常是一改平时冷酷到底的形象，笑得特别灿烂；

他们俩确实是在搞地下工作的一对，其实这方面的猛料、内情多如牛毛，我是新人才会完全蒙在鼓里，后来还是听赵 JJ 说的。

那时的我既缺乏内在修养、又没什么社会经历，知识面之狭窄、口才之差劲、沟通能力之羸弱，简直是登峰造极，一般跟别人聊天说几句就没台词了，到最后只能一直听人家说；

跟四人组在一起也一样，基本是只有旁听的位置没有插嘴的份，偶尔他们会问我点不痛不痒的问题，我也没有能力去借题发挥，只得耐着性子边听他们吹边等着开工；

经过数小时的坐立不安后总算能开始工作，饱受“煎熬”奈易匀蝗总依策猓恍「等从衷编慌员 r 梗 缵 缺 x 搭档就好了，这点工作很快就能完成，也许能早些回家，今天估计是要熬夜拉。

我一听这话当场就是无名怒火中烧，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嫌我慢，好，我就快给你看，我强忍怒气不发作，淡淡说了句：你不要拖我后腿就谢天谢地了，然后就开始把积蓄

已久的能量释放在工作中；

工作其实很简单，把打印出来的对帐单分类整理，盖上本行的印鉴，之后分发到一千多个开户单位在本行的信箱之内，傻子都会做，只是工作量稍大一些，需要手脚快而已；

实际我可以在平常工作中速度更快，但是我没把握保证准确率，所以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求稳，不过现在不同，这种傻瓜工作不存在差错的机会，如同在沙漠中赛车，在把握方向的基础上，只管加档踩油门；

在我的一鼓作气之下不多时数千张对帐单即告全灭，而小傅仍温吞水一般在信箱前分发回单，我心里不由一暗笑，果然拖后腿的还是你啊，接着便走到那边想趁机嘲笑她一番；

怎么了，全好了？小傅见我一边伸懒腰一边晃过去，不解问道。

嗯，收工了。

你是说全好了？她还在确认，一脸不知是错愕还是惊喜的表情。

奇怪了，你不是想早点回家吗？

噢，那倒是，你帮我吧。

说完便把一大叠没发完的回单往我面前一递，我又差点昏倒，懈气地心说真是个让人连气都生不起来的人；

我哭丧着脸帮她的忙，她却欢天喜地说没想到这么早就能结束，还破天荒地夸了我几句，我笑了笑没做声，心里稍微平衡了点：这家伙还算有点良心；

下班时已是午夜，目送载着小傅的出租车绝尘而去，我对着空旷的街道深呼吸了一大口，一时觉得有点累，尽管今天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传闻中那么令人闻风丧胆；

我当时仍是贫穷，单位离家又不是太远，所以选择了徒步，沿途除了寥寥和我同病相怜的夜归人之外已是万籁俱寂，我原本期望能找到个吃消夜的地方，柴爿馄饨就行，现在却成了奢望；

就在这么不经意间已是七月一日了，我抬头望天，在上海的天空里看见满天星斗跟这时找个馄饨摊一样，也是奢望，回头想想几个月的事，好比是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来得及细细品位就已经到胃里消化去了；

回去洗洗睡吧，我苦笑一声加快了脚步；那时的我虽然也阴沉悲观，却很能享受那种单纯的快乐，至于理由，我想大概是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吧。

但是人不可能一直不得到或者不失去；

第二天，准确来说就是这一天，当我时隔了没几个小时再次开始工作的时候，赵主任把一份合同带到了依然睡眠朦胧的我的面前.....

十一、苦中作乐

尽管我一直在期待这份合同，但依照国际惯例，我还是在当天下班之后将它逐字逐句细细斟酌了一番；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整份合同充斥着我的应尽义务，权利却少得可怜；

不可否认，我当时的心情尽管极度.....可以说是不满，却只有妥协一途，别无选择；

无学历、无经验、无关系，这种“三无”的现实意味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当时的这种不满，是因为我还不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与其让我选择，不如别无选择。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签着我名字的这份为期一年的合同交到了人事部办公室，按照合同的规定，不包括要被扣除的养老金、公积金，我每月的薪水是七百二十元；

这份寒碜的薪水使我心中的那种自卑感越发胶着，不过这些状况依然在我的计划之中，情绪上的波动是属于正常的感性认识范畴；

我大致算了一下，依靠这点钱打发日常生活的开支，以及负担自学考试和其他进修方面的费用，还是勉强够的，前提是不能买奢侈品；

这对于衣食住行方面一切从简的我来讲并不算难事，真正难的事是，抵御心理上无法抗拒的不安和不平衡感。

不安是因为我看不见未来，在这里和我一样签这类不平等合同、拿劳工工资的人本来就有三四个，他们无疑都等着能有转正的机会；

论能力、论资历、论人际关系，我丝毫没有优势，想要早日摆脱困境，又谈何容易？

再者，就银行的立场来讲，雇佣象我这种报酬低、又不必负太多责任的三校生绝对是笔包赚不赔的买卖，现状是僧多粥少，你爱干不干。

不平衡感是因为年少的我既喜欢动不动就祭出自己那看似伟大的正义感，又习惯于把自己和别人做比较；

能力强的人诚然不少，但不学无术混日子的东郭先生、靠关系混个一位半职的也是大有人在；我知道，不仅这里，每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也算社会体系的一个客观组成，但仍对此类人抱以极度的不齿；

虽然尽力去压制，但每当想到自己和之前遇见的一些师兄师姐做着别人 2、3 倍的工作却拿相当于他们 1/2、1/3 的收入，总免不了心理不平衡，对此嗤之以鼻。

因此当时的心情可谓是悲喜交加，我觉得要我这样一个单纯懵懂的少年就看到如此之多的社会阴暗面实在有点过于残酷，甚至于我想自我调整心态时，都很难对自己讲出什么有说

服力的大道理；

唯一一点值得聊以自慰的是经过了将近半年的过度期，我总算有了一个暂时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和环境，获得了休养生息的缓冲时间，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我开始依据目前的状况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如果一切顺利，在这一年中我将结束自己的自学考试课程从而拿到大专学历，那样将在普遍学历不高的此地占据很强的竞争优势；

退一万步讲，即使转正无望，我亦可利用年龄优势，在一、两年的时间里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如果以后必须另谋发展，也不至于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被动。

在我看来，这个计划作为权宜之计，还是非常有可行性的，所以短暂的阵痛期很快就过去了，我摈弃了大部分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按照既订的方针进行原始积累；

与此同时，其他同班同学结束实习期后的情况也陆续传到我的耳边，可以讲是五花八门；

有一部分和我一样幸运的被留下，签的也是劳务合同，我想他们此时的打算应该跟我相差无几；

也有一部分在实习结束后被退回，他们中有的寄希望于学校尽最后一点责任去联系能容纳他们的一席之地，有的已经拿到大专学历的决定自寻出路，也有的在考虑去国外发展；

那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只有十八、九岁。

我不清楚我们到底算不算不幸，但我觉得至少跟另一些人相比，我们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

其实我们学校、就拿我们班来讲，包括我在内有不少同学是当初中考时以几分之差落榜重点高中而来到这里的，论学习成绩、能力并非低人一等；

否则也不可能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同学在短短两三年内就把以难度高而著称的自学考试的全部十几门课程全部考出而拿到文凭；

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不错，但并不是每条路都是一马平川的阳光大道。

之前我并不相信命运这种东西，认为天道酬勤，人定胜天；

但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世间存在命运的安排；正如有人生来就在官宦富贵人家，而有人一出生就要在烽火连天中寻觅一线生机；

就象秋天的落叶，有的从我的窗户飘进屋里，我一高兴说不定还把它当书签用；有的却落到地上遭人踩踏，甚至是掉到肮脏的阴沟里；

在签约后的没几天，我的这些想法又一次得到了印证，起因是两个新人的到来。

一位姓潘，是个身材高大瘦削的文气男生，带着一点点的本地口音，白白净净的脸上总带着看似友好的笑容；

那一天龚经理带着他来营业部，那过程与模式，几乎和我第一天来时如出一辙；而同强JJ一样，我也被告之要教这位与我同届亦只比我大几个月的同学记帐；这个分理处有一代理点，等他学完记帐后将去那里蹲点；

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至少比我聪明不止一个档次，在带了他几天后我就有了这种相当客观的认识；

两个月前我为了学业务而弄得手足无措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同样是两天，这位潘同学却已学得八九不离十，能独立操作而很少问我了；

他毕业于何处我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也没问过，只晓得他跟我一样是签的劳务合同，而且也一样在读自学考试并临近毕业；

在感叹一山还有一山高同时，我小心翼翼地和他不温不火地接触着，对于极其聪明的人我一向戒心很重，而这位潘同学明显不是那种思想单纯、毫无心机的人；

那么聪明的人自然懂得扬长避短之道，但我恰好不是个看人、看问题只看表面的人，如果说人的身上还有一个器官会出卖自己主人的内心的话，那就是眼睛；

另一方面，人无完人，尽管他接受能力和适应力够强，但相对的在状态安定度上就有所欠缺；我是那种宁愿牺牲速度也要保证准确率的人，而他的风格完全是背道而驰。

另一位姓徐，是个个子矮小、眉清目秀的男生，我甚至觉得他比很多女孩子都要文静秀气，戴了副圆框眼镜一脸的书生气，每次见他总会让我联想到徐志摩一类的文学青年；

他被分配到 1F 的储蓄柜台，跟着一个姓周的 JJ 学习业务，而这个周 JJ 也就是跟强 JJ 一起从姚老师那边被推荐到这里的两个女孩子之二；

这同学毕业于赵 JJ、小傅的学校，是她们俩的师弟，也因为学校是对口培训的关系，他一到这里便成为了正式员工，我和小潘一谈到这个总归是异口同声地羡慕不已；

因为也是内向，所以跟他交流不多，不过他也是个球迷，经常看到他买《球迷俱乐部》之类的书津津有味地看。

不久之后潘同学便去了代理点工作，每天只有临下班前他过来送票据和现金时才能见到，徐同学则每天在 1F 做储蓄；尽管一下子引进两名男生，但 2F 营业部的性别不平衡状况仍没有得到改善；

而我的人际关系正在进一步得到好感度上的提升；7 月份的头几天营业部的众人照例会问小傅 6 月 30 日晚加班的惨状以幸灾乐祸一番；

而小傅不仅以完全出人意料的回答使众人碰了一鼻子灰，更对我的工作能力大加赞赏；我相信她是无心的，但却无形中帮了我的大忙，令众人对我又是刮目相看；

可是有得必有失，好感度得到提高的代价是，我变成了营业部众欧巴桑逃避加班的长期有效挡箭牌。

除了每个月末的义务加班之外，每周日下午行里会安排三小时的出纳收款，人员同样是实行轮换制，营业部的人大概每两月会轮到一次；

虽然收款额不高，最多也只有 10 万左右，还有三十多块钱的加班费，可谓是一笔不吃力又讨好的买卖，但这点钱对于欧巴桑们来讲实在是鸡肋了点，李经理也经常为了安排不出

加班人手而发愁；

当某个周五欧巴桑又在抱怨周日要加班时，我正好在为了寻找一些途径赚取外快而挖空心思，既做全职、又业余学习的我，做兼职实在有些力不从心；

而如果我包揽下每周日两个加班名额中的一个，每月 4 个加班日就有一百多块钱的额外收入，虽然微薄但对于一贫如洗的我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零花钱了。

于是我当场请缨，表示愿意代替所有周日不愿意加班的欧巴桑出来工作，并与李经理表明我曾经做过出纳，所以在业务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有我出面摆平这件事，总在息事宁人方面不得要领的李经理自然一拍即合，而我这次面向整个营业部的广告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欧巴桑们纷纷争先恐后地请我代为加班；

我当然是来者不拒，全部答应以免厚此薄彼，我知道不摆平所有的人等于什么都没做，要避免里外不是人就必须一视同仁；

因为后天就要上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先去出纳柜问了几位同事周日工作的步骤和要点，又在电脑管理员乐那里学会了如何玩监控设备及电脑主机。

万事具备，只欠搭档；按规章每次当班都必须至少是两人，在转了一圈回来后，欧巴桑告诉我，周日的搭档正是赵 JJ；

我朝她的位置看了一眼，发觉她也正看着我；

我很尴尬地一笑，马上避开了她的目光，一时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47:53

十二、扑朔迷离

我承认自己无知，对这是什么感觉一无所知，正如到现在都没搞清究竟是左眼跳财还是右眼跳灾；

我也承认赵 JJ 是我喜欢的那类女孩子，虽然几个月了我都还不怎么了解她，不过多看几眼、偶尔冒出点邪恶的念头依然难以避免；

尽管她对我的态度一直在好转之中，但我还没傻到以为那就意味着什么的地步，人固有贫富之差，但不能没有自知之明；

另外，社会不同于学校，在经历了这个大染缸的洗礼之后，人或多或少会变得越发现实；

虽然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几乎没有，但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走路，耳濡目染身边其他人形形色色的感情悲喜剧，使我对它的态度渐渐转变成了一种对未知的恐惧；

而且就目前的状况来说，我没理由去相信谁会对我这样子一个人产生什么兴趣；

不着边际地想了想，最终我还是告戒自己要清醒一点，也许感情无法控制，但行动却可以；况且眼前刚刚稳定了局面，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例如周日的加班便是要优先解决的，无论如何我是初次做这项工作，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务必确保一帆风顺；

以前在姚老师那里做出纳时，每天六小时营业时间内的收款额都在 100W 上下，所以只要我正常发挥，这点工作量是不在话下的；

最大的敌人仍是自己，既要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又要在跟 PLJJ 搭班的过程中心无旁骛，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无奈地摇着头笑了笑，整理下情绪希望趁着下班前的一点剩余时间再回忆一遍刚才乐所教我的开监控设备的步骤；

你一个人在笑什么？

是赵 JJ 的声音，我抬起头见她又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面前，这么近距离实在是很要命啊；

没什么...对了，礼拜天我跟你搭班，多多关照。

我知道了，丑话先说在前头，我既不懂电脑、点钞又很慢的，你要有思想准备。

晕，那你来干什么？

问李经理啊，他安排的，再说你不是手脚很快的吗？

那没办法，你不用收款了，就敲敲章吧，免得拖我后腿。

什么话，你当我是小傅啊？

小傅敲章都难保不出错，你不至于吧？

你轻点声，人家还没走呢。

她要骂也应该先骂你吧？

我拼命发挥着自己极为有限的幽默感，好歹几句交谈后局面轻松了，我总算也能够把紧张的心情勉强掩饰过去；

赵 JJ 离开后我总算能松一口气了，再回过头去想监控设备的操作方法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我顿时就是气不打一处来，赶紧逮住正要下班的乐又学了一遍；

冷静下来后的我又开始了算计，我觉得通过这些额外的加班以增加跟同事的交流时间是件好事，只要多交流就能相互了解、相互包容，每天大家开开心心地工作，对我来讲就是最理想的；

至于赵 JJ，虽然我有那么点喜欢她，但我当时仅仅认为只要能和她做个朋友就已经满足了，要厚着脸皮去追求人家，于情于理都是不现实的；

然而我忽略了一件事，我忘记了自己并非那种能和女孩子做朋友的人。

周日，我早早便来到行里做准备工作，当天值班的领导正是龚经理，我心里又是一咯噔，连连对自己说千万别出错；

出乎意料的是当天特别忙，三小时收了十几万，而因为求稳我故意放慢了速度，所以手几乎没停下来过；

赵 JJ 当然是毫不客气地袖手旁观了一下午，偶尔问我要不要帮手，我自然是死要面子说不必，尽管空调开得很冷还是一头的汗；

原本设计好的增进了解的聊天计划也随之泡汤，就算想说些什么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

不过收获还是有的，我发现赵 JJ 虽然属于很情绪化的那种人，却也有很安静的一面，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很忙碌，而她就这么平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如果说她与我有何共同点，那应该是和不太了解的人在一起时总是会沉默寡言，可能同样是怀有过多的戒心的缘故；

我的习惯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去了解一个人，这个过程一般是相当漫长的，因此关系紧密的人基本都是相处多年的同学，彼此知根知底、毫无顾忌；

我觉得赵 JJ 也应该是那样的人，一旦解除了戒备就会完全不设防，谈什么话题都能百无禁忌，否则她不会天天都能打上几个长途电话（意为时间很长的电话）；

人们常说到了社会上就很难再交到知心的朋友，因为社会上尔虞我诈的事情太多，人之间的信任越来越少；但当时我认为我们还不到二十岁，不应该过份世故。

4 点收工，我正笃悠悠地轧着帐，不想运钞车便来了，整整提前了半小时；我当时可真的急了，越急就越手忙脚乱；

龚经理自然对具体工作步骤不甚了解，赵 JJ 对出纳业务不熟也是真的，在一边干着急却帮不上忙；我只得一面让他们去拜托押运员稍等，一边加快整理着银箱；

等到沉甸甸的银箱重重地摆在运钞车厢里时，我大概过两百的心跳速度才渐行渐缓，精疲力尽地坐在昏暗的营业厅里发呆，即便赵 JJ 问我要不要紧，我也是视而不见、置若惘然；

我心里诅咒着赚三十多块钱都那么累，又庆幸着没惹出什么乱子，这个脸可丢不起啊。

这件事就在这么一种有惊无险的状态下草草结束，一向以工作稳定性高而著称的我算是出了次不大不小的洋相，而且是在赵 JJ 和龚经理的眼皮底下，这令我实在有些郁闷；

而有一件事倒是出人意料，次周上班后当其他人有意无意问起当天的情况时，赵 JJ 一反平时爱讥讽我的常态，只是淡淡的一句“没事，很顺利”就把之前的事一笔勾销，这令我心里很是感激；

出于这种感激，我也开始试着去为她做点什么；她所做的工作中时常会碰到一些蛮横无礼的客户，而她又容易冲动，常常搞得火药味很浓、呈一触即发之态势；

而银行工作中得罪客户之事可大可小，有的人吵过之后一转身就忘记了，而有的却会耿

耿于怀甚至投诉到领导那里，所以这种无谓的冲突很不值得，弄不好就会惹祸上身；

我听说赵 JJ 曾因为这类事被领导找去好几次，仍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很为她担心；经过那次加班事件之后，每每出现那种局面，我都会上去打圆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她拉到后面，然后耐心地跟客户解释；

客户不可能就这么一直无理取闹下去，比拼耐性我也不怵任何人；每次把事情妥善解决，赵 JJ 一般都是无言地朝我一笑，尽管她从没说过个谢字，但我仍觉得这笑容就是种默契。

这种默契让我很开心，真的；我从来都是个感情波动幅度很小的人，很少会有什么大喜大悲，也极少会主动去为别人做什么，对待异性更是习惯性的冷若冰霜；

因此我经常会很羡慕赵 JJ 这类人性格中的一些特质，例如他们能很直白地表现出内心的想法、喜怒统统形之于色，任何事都不会给他们造成很长时间的困扰，洒脱得好象对什么都无所谓似的等等；

也许我对赵 JJ 的那种怪异的感觉就是出自这个原因，而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自卑，才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得冷漠，才会对她那样人如此简单地产生好感。

不过即使有些沾沾自喜，我依然把自己的行动控制得很好，尤其是在听说了一些关于她过去的事之后；

不用问，这些消息的来源当然是无孔不入的欧巴桑，在我和赵 JJ 比较熟悉了之后，有数次欧巴桑趁她不在，鬼鬼祟祟地跟我说了一些令我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事；

在欧巴桑的口中，赵 JJ 亦是个不安分的人，跟此处的好几人都传出过绯闻，而小丁更是曾经猛追她却未果，尽管这些都是传闻，但我相信按照她的性格，不会完全是谣传。

按理说我应该是极度厌恶那种朝三暮四到处留情的人的，不过在听完这些后心里只有些许灰心和失望，我明确告诉自己，赵 JJ 并不是那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的女孩子，因此某些念头还是越早打消越好；

我知道有那么些人，对待每一次的感情都会很投入很认真，但却无法把这种专一维持很长时间，日久生厌，继而始乱终弃，另寻新欢；

我同学中也有那样的人，可谓屡见不鲜，但我从没怀疑过他们的 RPWT，这些人无疑都是好人，只是对待感情的态度比较不符合我的体例而已，理念的不同并不妨碍友谊的延续；

我那时还没这些逻辑概念，只知道赵 JJ 并不适合我，所以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刻意保持着和她之间的距离，除了工作之外不再想方设法去加深彼此的了解。

对于我内心的微妙转变赵 JJ 自然无从知晓，更不会注意到，而不久后信贷部新来的一个女孩子更分散了她不少的注意力；

这也是信贷部唯一的女孩子，她姓杨，具体年龄基本和我们相仿，而我一直很诧异她小小年纪又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凭什么就能做信贷；

没几天我就道听途说了缘由，原来她是个很有背景的人，父亲似乎还是什么有头有脸的

人物，跟许多上流人士关系不错；

银行的利润来源于贷款利息，而要放贷就必须先拉到存款，龚经理如此惟利是图的生意人自然寄希望于她能带来几个有立升的大客户，随之而来的便是那白花花的银子。

而事实也是如此，小杨到来的同时介绍了很多企业到这里来开户，而办理这些业务自然免不了跟营业部的会计们扯上联系，所以她是三天两头就往营业厅里跑；

没几天后她就跟我、小傅及赵 JJ 混了个脸熟，因为只要有存款进来，赵 JJ、小傅是收取票据的，自然最先知道，而对于各个企业的资金进出，没有人比我这个负责具体操作的更了如指掌；

我没见过有哪个信贷员比她跑得还勤的，这个女孩子虽然个子矮小相貌也不出众，但我却看得出她很愿尽快融入这个环境，凡事都表现得很有亲和力似的；

对于这种过份的热情即使赵 JJ 都有些难以招架，更何况是自我保护系统极其发达的我，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保持安全距离。

在这个昏昏噩噩的夏天即将结束之前，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当某天李经理把一套足球队服及球鞋郑重交给我，并吩咐我周末的首场联赛中先发出场的时候，我那几乎处于混沌状态的生活才乍现了一丝生气.....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48:53

十三、灵光一现

从他们口中得知，联赛已经举行了好几年，不过骇人听闻的是，本行的足球队在这些年的联赛中鲜有胜绩，历史战绩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一方面是因为上班族中普遍存在的通病，常年坐办公室的人难免未老先衰，技战术水准还在其次，体力首先就很成问题；

其次是在人员配备上实在有些捉襟见肘，别的不提，光是听说李经理那样的人也将担任先发门将的时候，我便知道这场球的形势太不容乐观了；

我是新人，自然不敢在临场安排上多插嘴，再说我对于各人的水平也没有一个感性上的认识，虽然从以往成绩看这帮人的实力绝对是不敢恭维，但我当时还是决定等到上场后再行判断；

比赛是实行半场七对七，和我过去踢过的新民晚报杯是一样的，当时我们所采用的是321 纺锤形防反阵型，而我的位置是左边后卫；

即使踢过业余足球赛的人也应该清楚，在正式比赛中，位置感是件多么重要的事，保持阵型是最基本的常识；而水平臭的人往往是跟着球跑，疲于奔命；

遇到稍微有点配合、脚下技术稍好、或者经验比较老到的对手，人家不怕紧逼，过掉你

一两个人，直传球一打一个准，让你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

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怕他们到时上了场头脑一发热，就成了一盘散沙，一旦被对方很快取得进球，那要扳回来就势比登天了。

情况正如我想象的那样，当我问起李经理及小丁，比赛时将采取什么阵型和战术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脸的茫然、不知所云，只是用一句“到时候再说”就搪塞过去；

无奈的同时，我实在搞不懂他们对待比赛的态度为何这么轻松，到底是对自己的实力过份自信，还是已经输得麻木了；

虽然只是娱乐性质大于较量意义的比赛，但事关面子、声誉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不遗余力地拼一拼，难道他们想一生一世都在女性员工们面前低三下四地做人？

带着种种疑惑，我跟随着行里那些穿上运动打扮活象一群乡勇团练一般的男同胞们，踏上了开往首场比赛赛场的路程；

许久的西装革履，偶尔换上短打的运动服，沉寂了很长时间的运动细胞开始在我体内苏醒，因此我感觉格外的兴奋；

人员配置方面倒是有一点意外，包括我在内新近加盟的三人中，小潘由于上课而缺席，而小徐却披挂上阵，虽然他喜欢足球并不是新闻，但依然我很诧异身体条件相对较差的他也能真刀真枪地上；

据他自己讲曾经在学校参加过足球队，踢的是中场；我估计也是，象他这样的人要踢足球，唯一的途径就是用技术优势弥补先天身体条件上的不足。

比赛场地是租借了一个中学的足球场，说是足球场，其实跟菜地也没多大区别，状况实在不理想，大部分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地，在这样的场地上进行比赛是相当容易受伤的；

因此我快速打理好衣着后开始进行热身，那时对方队员早已开始赛前的训练，我稍微看了下，他们的脚下技术很是有限，另据李经理的介绍，他们实力一般，在浦东各行之中排名中游；

我稍稍有了点信心，而后动作迅速的小徐也开始了有球热身，跟我预想的一样，他的脚下技术很是细腻，控球盘带能力突出，应该是进攻组织的不二人选；

我的信心又增加了一点，有小徐那样风格的队员存在，至少在中场控制方面不至于完全落在下风。

过了很久，另外一帮老爷们才慢悠悠地晃上场，看了他们那样子，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信心又全被摧毁了；

前面提到了，李经理是先发门将，由于是深度近视，只得在镜架上系了橡皮筋防止掉落；看他练了几个球，守门员技术算是过得去，但年龄不饶人，在反应、速度、弹跳方面的能力，只能用一个“弱”字来形容；

俗话说，门将等于半支球队，以他的体力和实力，我怕大部分时间我们只有半支球队跟

对手对抗；这样的前提下，我只能期待在比赛时尽力把对方的攻势压制在 20 米区域外，而尽量不让他们有直面门将的机会；

主力前锋则是小丁，他本来就又矮又壮，穿上球衣那体格有点象鲁尼，总之他不是突击型前锋就是机会主义前锋，只是当时我不清楚他是否有鲁尼的速度和射门技术；

纵观全部的七名先发球员，我感觉如果能破门得分，那值得寄托希望的也只有小丁和小徐了。

主裁判是第三行的一名领导，而助理裁判竟然是没有，众人吵着那怎么行，没有人吹罚越位、边线、角球，岂不乱套？

好在当时场地边有不少居住在附近的小孩在玩耍，救场如救火，最后还是找了两个比较懂球的孩子义务当边裁，给他们一人一瓶矿泉水算是报酬，有够抠门；

孩子们自然是兴高采烈地答应了，想必喜欢足球的他们却是很少有机会当一回执法者；而其他的小孩子们都停止了嬉戏，围拢过来观看我们的比赛；

很无奈的是，他们也是这场比赛的唯一观众。

当初在学校，只要本班和其他班进行篮球、足球比赛时，各个班里的女生总是会自发组成拉拉队和后援团，比赛时呐喊助威、休息时端茶递水，无形中给了在场上拼命的男生们强大的精神动力；

而男生们既感激、也为了在 MM 们面前露一手，所以一到有这样的比赛的时候便异常兴奋，原本念书时无精打采的他们一到赛场上仿佛脱胎换骨了一样生龙活虎起来，格外卖力；

因此习惯了校园球赛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的火暴场面之后，换到如今这种门庭冷落的比赛氛围，我多少有点不适应，心里又想也许是过去踢得太臭了，否则行里那么多女孩子总该会有几个来捧场的；

但也并非完全无人问津，新来的信贷员小杨是行里唯一一个兴致勃勃随队来观战的女孩子，虽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懂球，还是纯粹来凑热闹的。

大腹便便的裁判一声长哨，上半场比赛开始，跟我预想的一致，除了小丁、小徐、我之外，其他人基本没什么位置感念，阵型也散乱地站成了 222；

我站在了没人站的左中卫的位置上，在后卫线上的搭档是电脑管理员乐，尽管他身高腿长，在高空球的争夺上有一定优势，但身材过于单薄，而脚下技术的粗糙和转身速度慢的弱点没几个回合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由于中场拦截能力低下，开赛不久我们的后防线就在对方两三人之间简练的进攻套路下显得风雨飘摇，对方频频利用乐转身慢的弱点从他那里寻求突破，而我则是疲于奔命地补位和没完没了的大脚解围；

进攻方面也因此而一筹莫展，小徐在中场拿不到球，偶尔几次拿到了也由于缺乏支持而在对方凶狠的抢截之下告无疾而终，小丁更是在对方半场无所事事地游弋；

李经理的表现亦是令人提心吊胆，他特别爱弃门出击，速度偏偏又慢，若非对方前锋射

术不精，几次一对一射门都告偏出的话，我们的球门早就被打成筛子了。

我心想如此下去被攻破球门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在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拼命招呼前场队员回来参与防守，在这种局面下，至少要在防守中保持人数优势；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暴露，那就是体力，那帮人真不愧是老爷，跑几个来回就气喘如牛，虽然防守的压力减轻了少许，但导致了整体上的全面被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队几乎被压制在半场动弹不得；

我本来想利用造越位的战术，但实行起来实在太困难，一方面是担任助理裁判的孩子很难令人信得过，另一方面这种战术只要后卫们的战术思想不统一、稍一开小差，就玩完了；

而踢足球是不能全凭运气吃饭的，终于，对方抓住了我们防线上无数漏洞中的一个，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利用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形成单刀之势，这次他们的前锋学乖了，面对照例出击的李经理冷静地挑射破门；

我们意料之中的一球落后。

比分改写后我方队员显得很沮丧，而我也清楚在业余足球中先进球的一方是绝对处在心理优势上的，也基本上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按照目前场上情况看，我们队之所以在并不很强的对手面前处于被动是在于没有一个具体的、合理的战术思想、方案，球员在场上各自为战，基本没有配合；

权宜之计是先熬过上半场，做到尽量少失球，在中场休息时再好好策划一下，明确各人的位置和分工，在下半场比赛中即使不能把比分扳回来，至少也要获得进球。

上半场结束前，对方又在一次角球机会中头球破门，把半场比分定格在 2 比 0 上；

中场休息，除了我、小徐、小丁，其他人个个累得不成人形；我心想着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理想的，如果差距拉大到三球以上，这些本来就信心不足的同事们将在心理上彻底被击溃，根本就扳不回来了；

作为三条线上核心，我当即就跟小丁、小徐商议下半场的指导思想，我把大致的构想跟他们一讲，立刻得到他们的支持；

因为我们的队员普遍实力较弱，又没有充沛的体力做保障，介于这个前提，我的想法是将阵型改成 321，退防时可改成 411；

小丁一人突前，小徐在中圈附近活动，另一个中场球员在 30 米区域附近负责防守，后防线三人平行站位，由我担任中后卫，另两人负责镇守两个边路，坚决防反；

在由守转攻的过程中，有机会就把球传到技术出色的小徐脚下，由他为小丁送出直传球，或者由我直接从后场长传发动反击，一切都先在力保球门不失的前提下进行；

我们三人提醒着众人一定要保持好队型，注意协防保护，附近的队员一旦被突破要第一时间去补位，危险一过马上回到自己的位置；

毫无主见的众人自然满口应允，我又提醒沉默寡言喜欢默默踢球的小徐必要时喊一

喊，提醒一下队友，因为无论遇到险情或者体力透支都很容易造成思想不集中。

明确了战术之后，我总算也有了少许喘息的机会，很久没有经历大运动量的比赛的我，经过了 30 分钟几乎不间断的奔跑后也是汗流浹背；

小杨对于我的专注也是很惊讶，并好奇地问我是不是曾经踢过，我笑了笑没做声，心想不是我专注，是他们实在踢得太臭，换成别人，这些战术都是不用说的常识；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转瞬即逝，再次上场的时候我站到了李经理的前面，而其他人也按照中场时的布置各自就位，而对手显然是两球在手自信满满，对我们的变化视而不见。

新战术的实施果然起到了立杆见影的效果，对方在我们布下的铁桶阵前束手无策，在一次一次无功而返之下只得增加进攻中的兵力投入，后卫不断地上前助攻，身后留下了大片的开阔地；

如此情形对于前锋来讲无异于如鱼得水，而小丁能长期稳坐主力前锋的位置也并非沾名吊誉，下半场开赛仅仅十分钟，我精准的长传找到了在对方全线压上之下无人看防的小丁，而他发挥速度优势迅速形成一对一并用一脚推射扳回一城；

大概是长久没有过进球感觉的缘故，小丁和其他同事显得十分高兴，疯狂地拥抱庆祝，而我在松了一口气之余，继续招呼着各人就位，不要放松；

我很清楚对手的阵脚已乱，此消彼长之下，我们当下应该趁胜追击扩大战果，而同事们的体力也着实不能维持太长时间，到成了强弩之末以后恐怕想再进攻也是有心无力了。

对方果然比我们老道许多，至少审时度势的能力还是有的，在失球后他们有意地回收阵型，不再大举压上给我们以反击空间，比赛的节奏顿时慢了下来，一方面也是体力下降得厉害所导致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场面依然是僵局，我心里有些急了，照这副温吞水的样子，这个比分就是最终结局了，送给这种实在不算强的对手三分很是冤枉，就我个人来讲自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

我立即指挥同事们把 411 的阵型恢复到 321，并把队型往上压；同事们尝到了甜头，当然对我的指挥言听计从，我心中一时暗笑，平时都是你们对我呼来唤去，只有在球场上我才能享受到指挥你们的待遇。

我们的攻势渐盛，在阵地进攻中，小徐技术细腻、控球能力强的优势就发挥出来，对方防守队员对于他的盘带突破基本上无计可施，只能以频繁的犯规来阻挡；

获得的定位球虽然多了，但之前根本没练过任何任意球的战术配合，头球抢点对于菜鸟多多的我们讲又难度太高，我好几次都对小徐说不要考虑什么战术纪律，还是自己直接射门比较好；

但小徐显然不敢太独了，很多次还是选择了高球传中，效果是极差的，不是被对方门将得到，就是高飞出界；

临近结束，双方都有些懈怠了，因为几乎都跑不动了，对于这种情形我也是无能为力，足球毕竟是团队运动，尤其在这种业余比赛里，个人的力量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小徐又在前场遭到对方暗算，在终场前，我们又获得了一个禁区前沿位置极佳的任意球的机会，而这也可能是我们全场比赛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跟小徐商议着是否能改变下战术，来个假射真传，低平球传到禁区里去碰碰运气，温顺的小徐毫无异议地答应了，我们同时站在球前，并朝小丁使了使眼色；

哨声一响，我虚跑，小徐一个假动作把球推向门前，嗅觉极其敏锐的小丁心领神会、拍马赶到，趁对方整条防线一楞神的机会抢点捅射把球打进。

欢庆还来不及进行，裁判随后便鸣笛结束了全场比赛，2比2，双方握手言和；

一场平局对于大比分输球当饭吃的本队来讲算是一个很能接受的结果，甚至于裁判还上前对李经理表示祝贺，而作为本场比赛的关键先生，梅开二度的小丁又成了焦点人物，我想这回他又有在女孩子面前长脸的资本了；

极度疲惫的我婉言拒绝了同事们聚餐来庆祝的邀请，整场比赛致力于防守，指挥、卡位、拦截、争顶、长传，让我本来就跟学生时代相去甚远的体能完全透支；

我脱下被汗水浸透的球衣，忽然觉得这种累到连想心事的力气都没有的感觉倒是蛮不错的。

这是我在这个分理处参加的唯一一场足球联赛的比赛，之后的虽然比赛一直进行着，但我和小徐由于读书、加班等种种原因全部缺席，实力大打折扣的球队也在屡战屡败之后一蹶不振；

在经过了这一亮点之后，我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同时炎热天气的渐行渐远也令我欣慰不已；

但另一方面，却对于多事之秋步步逼近我竟是毫无察觉.....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50:03

十四、随处暗涌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场说来无甚亮点可言的平局次周却在行内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所谓久旱逢甘露，参赛的那些男性同事们总算等到耀武扬威的这一天了，而比赛时的狼狈相却被他们当作细节而忽略不计；

不出所料，独中两元的小丁更是被女孩子们如众星捧月一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如此千载难逢的摆谱机会谁能错过？小丁自然把那天比赛的情形添油加醋、夸大其辞了一番；

同样不喜张扬的我和小徐却是对自己的发挥三缄其口、敷衍了事，尽管我和他一人一次

助攻成就了小丁的得分，照理说是更大的功臣。

相对于出风头，我对享受比赛本身带来的乐趣更感兴趣，相信小徐也是这样想的；

生活也许就是场戏，有人在台前，有人在幕后，有人演主角，有人跑龙套，只要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无论如何应该都不会演砸了；

正如那场球，只要每个人按照布置的那样各司其职，比自己强的对手也并非不可战胜；正如我们的工作，每天业务的正常运转，靠的是每个岗位、每个环节的兢兢业业。

想通了这些，对于小丁的夸张表演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笑而过。

而好消息又从另一面传来，是关于我那些实习期满后工作无着落的同学们，在学校的推荐下他们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这份工作之好令人大跌眼镜，是在 UBI SOFT 上海分公司做游戏测试员，每天要做的工作居然就是打游戏，那时是 PS1；而待遇也是比我高了不少；

那时正是 PS 在业界呼风唤雨之时，基本所有的第三方软件商都瞄准了这块大蛋糕，此时 UBI 上海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开发、测试几个 PS 的美版新游戏；

凑巧的是，UBI SOFT 上海分公司离我工作的地方近在咫尺，因此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我应邀到那儿去看望他们；

在那边工作的男女同学七八人，叫嚣着要跟我较量 WE、铁拳，并扬言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在学校时我是班级里最铁杆的游戏爱好者之一，无论在街机还是家用机的水平上都在学校、甚至是常去的那个机厅里算是首屈一指的，为此我没少花费时间、金钱，也没少挨班主任、家长的骂；

班里其他经常一起打游戏的同学都把在格斗或是足球游戏上击败我作为一种荣耀，偶尔我心猿意马、开小差被他们赢上一局，能炫耀好几天；

此时因为我半年来致力于落实工作、协调人际关系、读书，游戏上荒废了不少，而他们经过这种强制性的特训，认为有能力与我一战。

短暂的寒暄之后便是切入正题，我先和一女同学比试铁拳 3，满不在乎地拿起手柄，选了保罗，她选的尼娜；开战后没多少秒钟，我便张大了嘴巴木在那里；

她太厉害了，看似是乱打一气，实际上是中段、下段技混合进攻，没有华丽的十连击，却都是些极阴险的招术，我在毫无还手余地之下，眨眼就被 K.O.了；

我当然是心有不甘，换人，用最拿手的风间仁，她又选了凌小雨；这次输得更惨，小雨的招式怪异，我根本无法适应，转眼又被 K.O.，还被连了个三段投。

我这下知道决赢不了她，只能甘拜下风；随后又和一男同学比试 WE，铁拳非我强项，而 WE 就不同了，我寄希望于靠它来换换手气找回点自信；

交手之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今天实在是不该跑来丢人现眼，男同学用娴熟的操作，一个3比0把我打得一点脾气没有，还错失了N多得分机会；

颜面全无之下我借口回去上班仓皇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感叹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同时，亦无奈着自己的水平已不能和当初同日而语，那个曾在游戏世界无往不利的我早在不经意间成了昨日黄花；

懊丧之余多少有些羡慕那些同学的好运气，但冷静下来再想想，这份工作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虽然每天看似轻松地玩着游戏，不过这种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想必却是不轻松的。

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定下心如歌中所唱的那样，象一只蜗牛一样一步步往上爬，却没想到改变如平地惊雷一般突如其来；更没想到的是，改变的制造者，是我的双亲；

9月份是一年一度的征兵时节，他们对我说，要我去报名登记的时候，我根本始料未及他们对于这件事的认真态度；

当我翻出那张已经陈旧如废纸一般的兵役证去街道武装部登记的时候，心里依然木知木觉，以为父母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要我去的；

无论家族中还是身边的朋友里都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对于服役、部队一类的事我更是一无所知，就连想都没想过，我以为那些事这一生都不会跟我扯上任何关系；

事实也是如此，用街道武装部工作人员的话来讲，每年报名登记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最终能去的仅是九牛一毛，听了这些话我更不把这个旁支末节当回事，草草登记了以后就随即抛诸脑后；

而父母并没有更多的表示，也是从登记之后就绝口不提此事，似乎这只是一种履行义务般的例行公事；

世事难以预料，这件好象谁都没放在心上的小事，竟为这个多事之秋的演绎拉开了序幕。

不得不承认，首先犯错误的是我自己；

前面提到过，我是个极端理智的人，在原则性问题上都是三思而后行，行事亦是中规中矩，虽少有惊人之举，但也几乎不犯任何错误；

对待女孩子、对待感情问题，虽然心中难免有些许憧憬，但行动上永远是敬而远之的，一方面是出于既悲观、又与现实生活所抵触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许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或时机；

我一向笃信，这些原则是天资平庸的我无论在学校还是社会上都能随遇而安、获得一席立足之地的不二法门。

在封建迷信的说法中，人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形象，比如说发型、整容之类的，一旦改

变了，之后的人生和运势也都会完全改变；

当然，我相信这种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处世原则，或者抛弃了自己的优势的时候，也就是他要犯错误的时候，这点我深信不疑。

而当时的我是不谙个中道理的，当内心的天平从理智向感情一边倾斜的时候，也只是认为，这次是真的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我从不相信小孩子过家家一般的一见钟情，一向认为感情是需要靠时间的积累、沉淀，才会变得深厚，相爱必定建立在相知的基础上，换言之，我觉得自己会喜欢上的，一定是身边的人；

事实胜于雄辩，日积月累、日久生情，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我发觉自己对赵 JJ 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感情变得越来越难以抑制；

至于理由我无法解释，总之大概就是鬼上身了。

那段时间欧巴桑二人组公休，李经理安排我顶她们的位置鉴别印鉴及复核，而赵 JJ 则接替了我的记帐工作；

因为验印、记帐与复核的位子是靠在一起的，心理防线早已濒临崩溃的我又被推到了与她近距离接触的风口浪尖；

这三项工作每天加在一起量不可谓不大，而赵 JJ 只是顶替难免对操作不熟练，因此大部分的工作量随之便落在了我的身上；

几个月的实践后对于这些工作我当然已经是得心应手，可既要一个人做两人份的工作，又要时不时为赵 JJ 碰到的种种疑问而操心，几天下来也真有些吃不消了。

好在当时风华正茂年少气盛的我精力充沛，虽然觉得有点累，但丝毫不会有那种顶不住、坚持不下去的感觉；

一边是在做我喜欢的工作，另一边是我喜欢的人，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待遇简直是上天的恩赐，我相信不是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能碰到的；

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

所以我每天早上去上班时总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和充满希望的，而在工作中为赵 JJ 分担困难和问题，尽管每次处理都会大伤脑筋，却也成为了我快乐的一部分；

表面上，我依旧不露声色，默默地享受着这份从未体验过的美丽心情，不敢越雷池半步；

内心里，我依旧不了解赵 JJ，跟她的交流永远是谈工作，偶尔开个玩笑，嘲讽的对象不外乎李经理、欧巴桑和可怜的小傅；

对于这种平衡我似乎很满意，与此同时也有点害怕，怕稍有动作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把这种平衡全部打破。

我显然高估了自己对感情的控制力，最终还是靠一个自己刻意制造的契机打破了平衡的

局面；而这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赵 JJ 是否清楚，是我故意、预谋的；

那是一次月底的加班，轮到的人正好是赵 JJ，而我却不在李经理的安排之列；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接近她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或许就没那个店了；

那天我大概是鬼迷心窍了，一整天都在期待着吩咐我加班如家常便饭的李经理象往常一样招呼我留下，为此还不时旁敲侧击，给他点心理暗示；

但李经理就是不接翎子，我忙活了半天都毫无反应，象是对我的邪恶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似的；随着下班时间的临近，我心中暗骂的同时又有些急了。

我觉得不能对他再抱希望了，只有自己想办法，因而第一时间又开始苦苦思索，用什么合适的理由留下来参与这次加班，大概是不太撒谎的缘故，想来想去又觉得都是些破绽百出、极度老套的借口；

眼看要到下班时间了，进退维谷之际，一通电话替我解了燃眉之急，是我母亲打来了，她说晚上家里没人，要我自己解决晚饭后再回家；

脑细胞们在罪恶的念头的驱使下飞快地转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

这个电话是工作电话，我故意把说话声音提高了很多分贝，又把母亲的话几乎重复了一遍，这样一来，整个营业部的人全知道电话内容了；

第二步便是顺水推舟、瞒天过海，我故意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再开始慢吞吞地整理背包，然后装作很焦急的样子，说房门钥匙忘带了。

大概是做贼心虚，即使是在真实的客观背景下弄虚做假，我还是觉得这个谎撒得实在不算高明，可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也只有硬着头皮继续把戏演下去；

僵了好一会儿，我终于祭出了最终野望，跟李经理说反正回不去了，晚上又没别的事，不如留着帮你们工作，多我一个人帮忙，你们也能早点结束等云云；

李经理淡淡说了句随便你，算是默认了，赵 JJ 更是一言不发、冷眼旁观，我心更虚了，总觉得他们的眼神象是看穿了我的小伎俩似的。

不过我的计谋总算得逞了，但之后整个过程却如平时白天上班一样波澜不惊，我跟赵 JJ 一样，在专心工作时都是不爱说话的，所以一晚上交谈的话语少得可怜；

我多少有些泄气，心说也罢，自己到底不如小丁那般巧舌如簧；

不过值得欣慰的事也不是没有，在我们的合力之下，工作很快便告全部完成，具体几点倒是真忘记了，不过下面的事会有个参照。

因为其他领导级人物要留着做一些收尾工作，我和赵 JJ 所以先行下班；

在这种情况下，分道扬镳之前我当然会礼节性地问一下她的住处，以及用什么交通工具回家；得到的答案是步行，并与我是同一个方向；

形势逆转，当时利欲熏心的我一听之下是大喜过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废工夫，

能跟她一起步行一段，效果肯定是比在行里那样严肃要好得多了；

离行不远就是一家麦当劳，我一直不清楚这家店的营业时间具体是几点到几点，反正那时还没打烊，赵 JJ 说肚子饿了，建议进去吃点东西，我欣然同意。

在私下里的赵 JJ 跟工作的时候完全是判若两人，不仅对我十分友善，在谈话时更是毫不掩饰在某些问题上心中的看法，甚至会很坦率地跟我把一些她学生时代的事情侃侃而谈；

因此之前四个多月里我对她的了解全部加起来，都不如这连步行带吃饭大概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的了解多；

有时人与人之间的相知实在是很微妙，在学生时代我曾有过一句类似口头禅的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也许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赵 JJ 同样很喜欢音乐，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自从老一辈的歌王们，如谭咏麟、BEYOND 退休以后，张信哲的歌声就一直在学生当中经久不衰，广为传唱；而赵 JJ 说她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就是他的[别怕我伤心]；

我当时觉得很难理解，这是一首把忧郁、悲伤等负面情绪发挥到及至的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赵 JJ 会跟我一样，是那种悲观的人；

另一首是脍炙人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一次尽管我能理解，但她真正喜欢这两首歌的原因，却是当时的我不得而知的。

她所说的关于她学生时代的事，基本都是围绕着恋爱；之前提到过，她所毕业的那所银行职校在上海是颇有名气的；在她看来，当时根本没几个人好好念书，都在一对对地谈恋爱；

我问她有没有过，她沉默着摇了摇头，说当年那些男生都太幼稚，追女孩子都是为了好玩，还常常不假思索地说一些山盟海誓的话，一听就是糊弄人的，让她觉得很厌恶；

她严肃地说当时有个男生追她，在她看来那人人品还算不错，有一次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他，能喜欢她多久，那男生脱口而出两个字“永远”；

赵 JJ 婉尔一笑，说她也还给他两个字“再会”。

虽然是蛮好笑的一个故事，但我却是一点笑不出来；现在看来，我似乎已经明白她为什么会喜欢那首[别怕我伤心]了；

她喜欢的并非那首歌，而是其中的两句歌词：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

她明显是个早熟的人，对于浪漫的爱情是多么不现实认识得很清楚；我忽然把欧巴桑对我讲过的话想了起来，那些关于她的绯闻，尽管当时难以置信，但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我自己猜测，赵 JJ 一直在寻找那个能使她安定下来的人，因此从不放过身边任何爱或被爱的机会，但一旦发现感觉不对，就立刻会把所有的全部收回，欧巴桑口中追她遭到惨败的小丁大概就是个典型。

我着实佩服她能在感情上都做到收放自如的同时，更不敢向她敞开心胸；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假使真的爱上一个人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很清楚自己是个凡事都很认真的人，更是把感情的事看得很神圣；

我告诫自己，心里的那些想法绝不能让她知道，对于目前的状况我很满意，能了解她这么多在我看来已经是额外的收获了；只要自己守住心里那最后一道防线，时间一久想法就会自生自灭的；

在这些理性态度的左右下，我很好地管住了自己的嘴巴，一晚上没说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所做的只是倾听、附和；我也确信当时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一无所有的我，任何人都不会入眼，何况是理智大于热情的赵 JJ。

赵 JJ 仍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对于我心绪上的变化应该是觉察不到的，而我在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确立了态度之后，反倒是轻松了许多，跟她比较自然地聊在了一起；

在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理论上讲这应该算是个突破性的进展，可对于刚刚再次坚定立场不久的我来说，并无法激起更多的信心、想法、念头。

不管怎么说，这一天所发生的事还是让我觉得很幸福；

我原本以为这种小市民般的幸福能维持一段时间，不料仅仅几天后，变故又至.....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51:10

十五、负隅顽抗

当我被父母告知，将自己的学历、技术等级证书等整理一下，准备去第二次兵役登记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

这个消息来得毫无征兆，对此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甚至不知道这第二次的登记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是登记过了？为什么又要去？为什么还要带证书？

我一口气问出好几个为什么，当时我心里确实有点火了；连消费者都有知情权，而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我算什么？

在我的追问下父母终于还是摊了牌，他们说很希望我这次能去参军，为此他们会尽一切努力使我成行；

我当场就是一肚子不开心，虽然这时我并没有对他们的初衷产生怀疑，但他们这么大的事都不征求我的意见、视我于无物的做法使我非常生气；

为什么要我去？理由是什么？

恼火归恼火，我还是采取了一贯的忍耐，并没有正面发作，只是又问了一句，冷冷地。

他们解释的第一句，就是那句令我深恶痛绝的“为你好”，然后，说是为了让我能通过这条途径，换到一个好点的工作；

那时候，参军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在服役之前会安排一份工作给你，并且在服役期中的带薪的，服役结束后依然去做那份工作，而且只要你自己不犯太严重的错误，用人单位不能随便解雇你；

换言之，他们对我现在的状况很是不满，认为我做的这份工作报酬之微薄令他们脸上无光；

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两个做事一向缺乏周全考虑、容易头脑发热的人明显忽略了许多事。

学业怎么办？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啊！如果一去就是好几年，就这么放弃了？

说这话的时候，向来沉稳内敛的我多少有些一反常态的怒形于色，而他们的回答更是令我欲哭无泪；

回来之后再继续读好了！

哪有那么好的事！自学考试的单科结业证书是有时效限制的！回来后早失效了！

我把音量提高了不少，仍强压着火气，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耐心一点跟他们解释清楚；他们两人在很多方面是无知而自负的，听了我的话之后依然很是坚持己见，听他们的意思，隐约中是要我放弃目前的学业；

那回来后做什么？能回银行吗？如果不行，我之前所学的、所做的岂不是全白费了？

我火气更大了，火气越大，语气越是冰冷，我实在搞不懂他们凭什么认为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一文不值的！

父母继续苦口婆心地说着，说什么生活就是有得有失的，为了更好的，必须放弃眼前的一些云云；

而我并非那种不明事理的人，起码的好歹我当然清楚，可不清楚的是，在他们口中的那些“更好的”到底是什么？

并且，不可否认的是，我跟他们两人各怀着一些无法启齿的私心；至于是什么私心，容后再表。

谈话最后以不欢而散告终，虽然我跟父母一直因为性格、作风、态度上的迥异而在很多事的看法、处理方式上格格不入，但我基本还是很尊重他们，总会设身处地为他们多着想；

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我当时所考虑的细节、采取的态度也是延续了自己的一贯做法；

因为具体情况依然不十分明朗，比如如果去的话，是在什么地方、去几年、安排什么工作等等；无论成行与否，现在下定论肯定为时过早；

父母是行事草率的人，但我不可以，事关重大，如果要去，我必须放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虽然没一样拿得出手的，但毕竟都凝结着多年自己的心血。

数天后我跟他们二人一起再次来到的街道武装部，怀揣着大堆的证书；跟上一次门可罗雀不同，这一次街道武装部的人声鼎沸令我大为惊讶；

原本我觉得，象我们这样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即便不是养尊处优，也习惯了物质条件极为丰富的生活环境，谁会愿意去参军吃苦？

我的想法显然天真了，武装部本来就略显狭小的办公地被年轻人们及他们的父母挤了个满满当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已经淹没于人丛中的登记点。

我几乎就是站着填写个人资料表格，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见我放在一边的一厚打乱七八糟的证书，顿时来了兴趣，趁我填写的时候好奇地翻阅着；

当我填完表格交给他的时候，他带着一脸不解的表情问道：你那么好的条件还要去当兵？

我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他又解释说：一般想到去当兵的人，大凡要么是待业青年、社会上实在混不下去了的人，要么是家里条件困难、父母养不起的，还有就是太有钱、孩子学坏父母管不了的；

我闻言环顾四周打量着那些来报名登记的同龄人，衣衫邋遢者、奇装异服者、放荡不羁者、面目可憎者兼而有之，心当时就凉了一大截；

大城市去参军的人已是这样，更别说外地了，一想到去的话就要和那些人为伍，头皮一阵阵发麻；

我尴尬地朝工作人员一笑，没怎么解释，因为一时也解释不清楚；我继续打听这次来招人的都是什么兵种，工作人员说也不清楚，好象陆军、武警、空军都有，前两者服役期是三年，后者为四年；

三年、四年.....真是很漫长，此时我内心的天平越发向一方倾斜，在得知了安排工作要到临行前才能确定时，这种倾斜更是到了一种极至；

为了一份不知道是什么的工作而放弃眼前刚刚稳定下来的工作以及进入冲刺阶段的学业，去和一帮鱼龙混杂的社会青年为伍，牺牲几年宝贵的青春，我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选择的可行性；

工作人员仍在饶有兴趣地询问着我的情况，父母则在一旁大肆夸耀着我在银行的工作云云；同样，他们这种作风令我厌恶，一面叫我放弃，一面还在夸耀，人的虚荣心真是种低劣的根性。

这次登记的直接后果是不久后的体检，通过体检，数百人会淘汰一半左右的人，接下去是政审，又会淘汰一半左右的人，剩下的再经过筛选，最终成行的只有几十人；

事态非常紧迫，我计划着体检前再和父母交流一次，晓之以理，希望他们能冷静权衡利弊后放弃送我去的念头。

交流的结果仍然令我失望，父母这一次好象立场特别坚定，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为所动；我亦有点难过，心想着为什么你们不稍微考虑下我的感受；

另外在这种时候，双方的私心都是昭然若揭，父母那方的想法我即使再笨也能猜出几分，而我的内心里，某些感觉也已经浮出水面，为我自己所肯定；

从小到大，无论父母还是家族，对我都是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而我也因此背负了同样大的压力；在我看来，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落榜于重点高中就是这种压力从量变到质变的爆发；

大学梦是破灭了，为此年少的我自责了很长一段时间；父母虽然没有过多的责怪，但我清楚以他们爱面子的程度，肯定觉得台面上挂不住；

因此他们想用这次送我去参军作为挽回颜面的机会，尽管事到如今他们仍不肯承认，但我觉得自己并非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都是很显而易见的；

父母以子女为荣本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但他们既不权衡利弊、又不考虑我的感受、不尊重我的立场的做法，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

或许我是个离经叛道的人，我认为即使长辈与晚辈之间，尊重、理解也是相互的而非单方面；如果你不尊重我，即使是长辈，我也不会给好脸色看。

至于我，随着事态的一步步恶化，也越来越能确定心中的感觉；诚然，我舍不得离开现在的工作环境，舍不得放弃学业，但归根到底最舍不得的，还是要离开赵 JJ；

自从“麦当劳事件”后，赵 JJ 和我算是有了点私下里的交情，除了在工作中愈发默契之外，之余偶尔也会通个电话，她会把一些工作生活上遇到的烦恼跟我分享，我也很乐意替她分担；

在这种看似平淡如水的交情中，我竟已经不自觉地投入了很多感情在内，但自己却因为经验不足毫无觉察，而这次的事件无形中成为了导火索，把一切隐藏着的东西统统推到了台前。

我盘算着，事情再发展下去，一旦体检通过了我就无法再控制任何主动因素了，在正面交锋无果的情况下，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在我心里生成；

在体检一关时就把一切结束，换言之，我绝对不会让自己通过体检，这也是我最后扭转局面的机会。

体检那天是工作日，我请了半天假前往，心里惦记着蓄谋着的计划该如何实施；现在想想，我当时是善良得过份的，内心深处还存在着违抗父母之命所带来的不安；

体检中心也是被挤了个水泄不通，人满为患，陪同而来的家长都被拦在门外，我们这些参检者被告知独自进去接受检查；

这一来我更加胸有成竹，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握之中，即使我要做手脚，你们也徒呼奈何；尽管在来之前他们千叮万嘱，要我好好表现通过体检，但他们却不知道此时的我从心理上已与他们彻底决裂。

要检查的项目非常之烦琐，连排队加检查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进去之后我才知道，要做假、要想通不过简直太容易了；

因为学生时代坚持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那时的我除了有轻微的近视外身体相当好，连小毛小病都没有，照理说通过体检是没有问题，但机会在于，检查完所有项目后，会有一个综合评价环节；

这个环节讲究就大了，几位医生会根据之前检查完项目的结果，给你的体质做个最终评价，从而确定你有没有资格通过；

而当时的情况是检查的人多，但名额少，因此对于所有项目都合格的人，医生还会多问一句：你想不想去？

我一开始对此并不知道，所以挖空心思在之前的检查项目上动手脚，比如查视力时故意说看不清、查听力时故意说听不清，查嗅觉时故意把醋和水搞错等等，还把小时候患气管炎的事情搬出来绘声绘色地夸大了一番；

最终评价时，医生扫了一眼我之前检查项目的表格后，第一句就问“你想不想去”；

我稍一愣，随即狂喜，不假思索的一句“不想！”

医生立刻把表格扔给我“你可以回去了。”

没想到如此轻而易举的，我就如愿以偿地被三振出局。

事情意想不到的顺利，我拖着一条被抽了不少血的胳膊走出体检站，父母焦急地问我结果，我不动声色地说着被淘汰了；

父母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而我知道此时还不是显露心情的时候，所以仍保持着沉静；

对于他们问起被淘汰的理由时，我推说不知道，是医生叫我回来的；心里得意洋洋地想着，反正事实是怎么回事你们永远不得而知，随便我编了。

我极力想摆脱与父母在一起时的压抑感，所以借口赶回去上班匆匆离开了体检站；一路上我心情出奇的好，同时也希望这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能就此结束；

回到行里，众人对我的体检结果甚是好奇，赵 JJ 更是最关心的一个，一见到我就追问着结果怎样；

我怕自己喜形于色会引起她的怀疑，所以装出些许失望的表情，讲出了那个我一手导演的被淘汰的结果；她的反应很奇怪，并没有过多为我遗憾，表面上的嘲讽和玩笑又似乎夹杂着如释重负；

我心里又划过那种怪异的感觉，一时有些百感交集。

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死亡，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至今，赵 JJ 对于“体检事件”的内情亦是完全不知的，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完全也是为了她；

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她，总之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也许她，不会为此而感动什么的。

言归正传，体检结果的相关话题在没几分钟后便告一段落，赵 JJ 亦告诉我周日又轮到她加班了；

我心说怕什么来什么，嘴上仍旧不肯饶人；

噢？又来出工不出力了？

去，也不晓得是谁大言不惭，说一个人全部搞定的哦。

那次是意外，不可抗力。

我看是借口。

说不过你……

开玩笑的，这次我帮你。

真的假的？

假的……

你……

才怪，呵呵。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此类抬杠，因为觉得很开心；俗话说乐极生悲，我越是开心，就越怕失去这一切，又惟恐最后一道防线失守；

越是开心，我就越会忘记保持冷静，我知道，一旦失去了冷静的头脑，我同一傻子基本没什么区别；

离赵 JJ 越近，就越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总觉得和她之间会发生些什么；正如这一次，我又不晓得周日同她一起加班会出现什么状况。

两日无话，真的到了加班那天，出现的状况却令人始料不及；

首先是人，那天办公室负责值班的竟然是沉寂许久的小杨，我心想这下完了，这两人碰到一块儿自然没什么好事；

事实也是如此，性格外向的小杨和赵 JJ 几乎一下午都在没完没了地聊着天，而且都是些我插都插不上嘴、听了就头大的女性话题；

赵 JJ 之前承诺的帮我忙也随之变成了空头支票，我一个人在郁闷的心情下埋头工作，耳边充斥着她俩的嬉笑声，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下班了，两人还意犹未尽，相约一起去逛街，并邀请我一起去；

陪女孩子逛街这事我还从没体验过，而我个人对于逛街亦是没有任何兴趣可言；即使自己添置衣物，也是速战速决打冲锋一样，看一看试一试付钱走人，过程一般不超过十分钟；

按常规我应该婉言谢绝才是，但那天我也不晓得自己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居然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了。

跟着二人千里迢迢从浦东去到人民广场下的迪美，这地方我还算来过不少次，但并非流连于那些琳琅满目的廉价小商品，而是去那里的 NAMCO 街机厅打机；

因为是休息日，购物中心里几乎是摩肩接踵之势，对于好静的我来讲，最不喜欢的环境之一就是这种走路都得收住脚步的地方，尽管已是秋季，汗水依然呼之欲出；

两人兴味盎然地流连于各式各样的首饰、挂件摊位，把我晾在一边单吊；我只能百无聊赖地寻找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 SWATCH 手表、ZIPPO 打火机、长毛绒玩具之类的，虽然都是些仿冒品；

晃了半天两人还是颗粒无收；女人就是这样子，从不把买点什么当做逛街的目的；我无奈摇着头的同时，心中又在猜测这两人还会出什么花头；

果然，想了半天两人建议找个地方打牌，我笑着说三缺一打什么，赵 JJ 答曰再找个人来就行了，我提醒她现在是周日傍晚，谁还愿意出来玩？

赵 JJ 坏笑一声，说自有办法，便打电话去了；我暗笑着不知道这个倒霉的家伙会是谁。

答案很快揭晓，可怜的人正是酷似鲁尼的小丁；我们三人又从浦西回到浦东赵 JJ 家附近的一个茶坊，小丁则开着他的破驴 PIAGGIO 助动车风风火火地赶来；

这下我更对之前听到的小丁曾猛追赵 JJ 的传闻深信不疑，虽然吃了闭门羹，不过还是那么乖地随叫随到，实在是个很死心眼的人。

总算凑齐了一桌，开打，玩的是八十分（外地好象叫拖拉机）；赵 JJ 和我一帮，他们二人一帮；

论牌技，那时的我可以讲是差得掉渣，因为不感冒，只知道个大概打法，不出错牌已经很好了，更别谈什么配合、算牌；

直到后来技术好了，回过头想想，才知道那几个小时里自己出了不少洋相，而当时不谙就里的我竟然一直都没意识到，可以说是颜面无存；赵 JJ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一定因为我差劲的技术给予不了她任何支持欲哭无泪。

牌局一直持续到深夜，从来没打过那么长时间牌的我走出茶坊时头昏脑涨、几欲晕倒，心里直纳闷今天怎么都在玩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却又玩下来了；

我告诉自己也许是之前的参军事件把我的心情弄得史无前例的糟糕，所以才会破例在外面玩到那么晚；

憨厚的小丁抢着付了帐，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几乎要笑出声来了；爱上一个人真是很可

怜悯，那么大老远的跑出来，就是无聊地打几小时牌，然后埋单；

我不禁同情起他来，同时又暗自立誓绝不能变成他那样。

小丁开车先行离去；赵 JJ 的家就在隔壁，走了没几步她就跟我们告别，小杨回家的路正好跟我一个方向，我只能当仁不让地担负起送她回家的责任；

我跟她基本没什么私下的交流，这次算是头一遭；而在跟她谈过几句后，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是那么早熟；

这女孩子年纪比我还稍小，讲起大道理却是一套一套的，我连反驳甚至是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只有“是啊是啊”的附和着；

人不可貌相，到底是富家小姐出身，世面见得比我多多了；我确信这女孩子又是个惹不起躲得起的角色，心里多少又提起了一点警戒，而以后的事也很好地诠释了我的这些猜测，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总算又回到了我一个人，我恍恍惚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充斥着一天来发生的事情的一些零碎片段，大多是关于赵 JJ 的；我苦笑着问自己是不是爱上她了，却仍不敢肯定；

已经改从北面吹来的风正紧，如锐利的刀子一般修剪着行道树们的叶子；我随手抓住一片，已经发黄枯萎了，这就是所谓的一叶知秋么？

午夜的街道静谧且凄凉，空荡荡的，在我看来却铺满了迷惘；

一叶知秋，而我不知道的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52:30

十六、无底深渊

怀着复杂的心情，一路磨磨蹭蹭地总算回到了家；走到楼下时习惯性地抬头看了一眼窗户，虽然午夜已过却发现家里灯火通明着，顿时心中不解；

走进家门，看见父母二人在客厅正襟危坐，都把脸拉得老长老长的，见我回来，不约而同地用慑人的眼神盯着我，虎视眈眈；

发生什么事了？走出茶坊后我的头脑一直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看到这架势后便完全醒了过来。

怎么了？这么晚？

问你啊！你自己说，做了什么好事！？

我？我做了什么？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飞快地思索着近期自己犯过什么错误，但是横竖是想不出来；

难道是体检暗箱操作的事暴露了？？刹那间我心头猛的一惊，随即又转念道，不可能啊，

没道理啊，如此天衣无缝他们怎么能知道？

你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你说，你在体检的时候跟医生讲了些什么！

此话一入耳，感觉如五雷轰顶一样，我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心说完了，这事真的暴光了，这下该怎么办；

不容我揣测事情的来龙去脉，急性子的父母就把事情的缘由元元本本地讲了出来；

原来，在我体检被淘汰之后，不死心的父母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一个当日在场的医生，以询问我被淘汰的理由，那医生稍一打听就把一切隐藏着的内情都爆了光；

靠，动真格的了吗？我紧张地想着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或许现在考虑如何解决已经没必要了，问题在于，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体检中做假，从客观上很明确显示了我的态度，父母无论如何都应该清楚；当时我觉得除了静观其态度，别无它法，毕竟他们接下来所采取的态度，很重要。

与此同时，父母确实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讲完了缘由后就开始了说教；

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不体谅大人！？

我们把你养那么大，要你做这么点事，你就这种态度！？

切~~~我强忍着怒气呆若木鸡般地听着，心中满是不屑；

这算什么逻辑？从没听说过子女对父母的应尽义务中有这一条；

我给你们面子，所以不正面顶撞你们，而你们呢？有没有为我考虑过？顾没顾及过我的感受？

情况继续急转直下，父母的话越说越重，后来直接变成了批斗大会，甚至于把一些陈年老帐都翻了出来作为数落我的论据；

你这人真是太不争气了！重点高中考不上，叫你参军又逃避，你说你有什么出息！？

不晓得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难得你就想一辈子这么浑浑噩噩混日子吗！

我越来越听不下去了，心里虽然委屈却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愤怒的火苗在蠢蠢欲动；哪儿有这样的父母啊，明知那是我内心的痛处，还拼命揭伤疤，撒盐！

伤心、失望、委屈、愤怒、怨恨，几乎所有的负面情绪在我的思绪中沸腾，呼之欲出；终于，随着我不再沉默，一场骂战开始了。

我自认为从来都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姿态示人，即使偶尔受点委屈，也是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非忍气吞声、即付之一笑；

此时的我都不满十九周岁，印象中之前的日子根本连生气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何谈发火；

而这一次，似乎是把积压着的全部怨念如开闸泄洪一般酣畅淋漓地倾泻一空，当然，是苦涩的；

其过程跟某些格斗游戏何其相似，角色在不断受到对手重击之后，怒气槽满，攻击力加倍，能使用超必杀技甚至是潜在能力；

年少气盛的我大概就是怒槽满了，几乎是在咆哮，声音远远盖过了他们二人，甚至忘记了现在是半夜三更；

骂着骂着，泪水已是夺眶而出。

你们关心过我吗！？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我容易吗！？

为什么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为什么！？

.....

争吵不晓得延续了多久，以我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关门，应该说是摔门比较合适，而宣告结束；

我的愤怒则远没有平息下来，我狠狠地把背包扔在地上，一屁股干脆就往地板上一坐，胡乱地擦拭着决堤而出的眼泪；

那种愤怒的程度很难用语言形容，当时如果放一把 AK47 在我面前，我大概会毫不犹豫地端起来冲出去杀人。

父母的叫嚣声还断断续续隔着门传来，在讲完了最后通牒后，一切恢复沉寂；

最后通牒是：三天之后，有第二次的补测，去不去你看着办吧!!!

整整一晚上，烟酒不沾的我只能在以泪洗面中度过，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至今，我都记不得还有哪次流了那么多的眼泪，能把一条枕巾都哭湿；或许，都在那一晚上全部流干了；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最伤心的一个夜晚，根本无法阻挡的一阵阵难过如一把把刮骨钢刀不断往我心上插，而赐予我这种体验的，竟然是亲生父母；

我对抗他们，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赵 JJ；但是她对这些一无所知，甚至于从她的立场来讲，根本与她毫无关系，作为我，又如何向她启齿？

我诅咒着自己这些怪异的命运，在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的同时，也越来越心如死灰，继而愈加的冰冷。

彻夜未眠之后，我终于还是作出了决定，作出了一个也许是这辈子最愚蠢的决定；

我决定放弃自己的立场，遵从父母的意见，放弃工作、学业、喜欢的人，放弃所有这些

令我伤透了心的东西，远走他乡；

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做出这种对自己、对别人都相当不负责任的选择。

大概我仅仅认为这是种很彻底的逃避方式，年轻的我忍受不了这么些内心上的冲击，只想着快点离开；

我想通过远走高飞这种方式，与我势如水火的父母天各一方；

父母常说我不懂得什么叫养育之恩，可我一直认为，养育是义务，不是什么恩；我也一直想问你们，为什么要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受那么多的苦；

好吧，最多就算是我欠你们的，从今以后，大家两清了，互不相欠。

我暗自发誓，这是我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我知道自己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却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如此冷酷无情；

从那以后，我真的没再为他们做过任何事，即使他们卧病在床，我也只是无动于衷地冷眼旁观；

别怪我做得太绝了，我也不想变成这样子，也许他们该扪心自问一下；至于我，我不会恨他们，但也永远无法原谅他们、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敏感而脆弱的人们，年轻的时候若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内心或多或少会变得扭曲；

天下所有的父母，你们要做的，只是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格、知道自己孩子的真实意愿，然后加以指引，最终尊重他们的选择，这么简单而已；

拯救，或毁掉一个人，有时也只需要一件事、一个决定、甚至一句话，这么简单而已。

另一方面，我亦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摆脱整天面对着赵 JJ 所带来的无以名状的折磨，在什么都还没发生之前；

每每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总期望着能有自己喜欢的人陪在身边，即使一言不发地拍一拍我的肩头，我都能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振作起来；

但是很遗憾，这种所谓的救世主从没出现过，我也只能任由自己在一次次的创伤、一次次的失望后变得愈发冷漠；

包括这一次，在那一晚之后，对于赵 JJ 我更是断绝了仅存的一丝憧憬和希望；对时间的盲目迷信也使我相信，这么一走了之好几年，等到回来之时所有的事都会无疾而终；

无可奈何的同时，我选择了逃避。

之前说了，当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原则的时候，他就要犯错误了；

正如现在很多知情人都会叹息并着无奈对我说，如果我当时再坚持一下，哪怕再坚定一秒钟，父母便会向我妥协，我也就不用背负着那么多的不幸过这么多年了；

我也会苦笑并着无奈地说，的确，我如果坚持自己的选择，之后的物质生活并不见得一

定会过得比现在好，但心里，是不会有那么多如烙印一般的怨念的；

如果说都是天意的话，那么对于当时年仅十八周岁的我来说，这该死的命运是不是太过残酷了些？

天没亮我就仓皇逃离了家，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晃了半天后，终于熬到了上班时间；这时我才想起来，是否该照镜子看看眼睛还红不红；

快到行的时候碰巧遇见了赵 JJ，她注意到了我表情上的反常，问起了原由；以此时的我极度低落的情绪，看到她时心中除了伤感并不能产生其他更多的东西，只是冷冷地推说昨天太累了没睡好；

她没有再追问下去，关切地说了句注意休息；

一时我的情绪有些技术性反弹一样的隐隐感动，她这种灵光乍现般若有若无的关心最是我受不了的；我几乎要忍不住要把昨晚的事告诉她，却欲言又止。

工作开始后，没费什么力气我就用强颜欢笑把自己伪装得严严实实，象往常一样埋头苦干；

我不禁钦佩当初姚老师看人的准确程度，即使情绪发生那么大的波动，我都能不在工作中带入一丝一毫，确实象我这样的人只适合做这类技术性强的工作；

相比之下，相处将近 20 年的父母却不了解这一点，抑或许他们了解，但是.....对不起，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

其实所有的事都不难，真正难的是在这之后我还是必须面对他们，更是要不情不愿地做出让步；

体检补测几时？

后天。

哦。

简单吗？当然简单，前后不超过十个字；难吗？当然难，舍弃了尊严的我，是如此的卑贱。

区别于第一次体检的喧闹，第二次体检参与者仅寥寥几人；

区别于第一次时的冗长，第二次的过程甚至快过抽一支烟所需要的；

这些医生们并没有要求我做任何体检相关的事，比如坐下、张嘴、挽袖子之类的，他们所做的，只是飞快地在表格的检查结果一栏敲上一个个刺眼的“合格”；

是的，他们都被收买了，或者说打通了关节比较好听一点；我想如果他们去体育界当裁判，肯定都能成为是不亚于龚建平的黑哨；

我的父亲母亲，你们真行；既然你们那么行，怎么不通过你们的那些所谓的关系，帮助我进重点高中、或者安排一个你们理想中所谓的体面的工作呢？

诚然，我并不屑于那些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努力而得来的东西，我也深知自己资质平庸，从没想过什么一步登天、一鸣惊人；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儒家中庸之道里很宿命的一种说法，我认为不适用于所有人，却适用于大多数人；

站在这世界象牙塔顶端的永远是极少部分人，而促使他们登顶的因素应该有很多，不过我相信自己的努力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家境、生活环境、个性...等等的一切其他客观因素，都能用一个“命”字来概括。对于大多数没有话语权的人来说，这又岂能被自己掌控？

正如无论我如何抵触，体检还是草草收了场，而我，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顺利通过了，这一次，扯线木偶换成了我自己；

重复，人生的过程就在于不断重复，每天重复所做的事、重复所走的路、重复说着“早”和“再见”、重复犯着那些错误；

体检结束后我照例回到行里去上班，迎接我的场面依然重复着上一次的样子，而结果是大相径庭的；

这次怎么样？

侥幸通过了...

噢！这么说你要走了？

嗯，多半是，还要看下面的政审结果...

那先恭喜你了！

谢谢...

习惯性地，我装出一种很兴奋的表情；同事们的祝贺是由衷的，谁也没察觉到深深隐藏在我眼中的幽怨；

除了一个人，依然是赵 JJ；跟上一次不同，她得知了我体检通过的消息后，一直保持沉默，冷冷地在一旁看着被同事们包围着的我脸上洋溢的牵强笑容；

也许在众人做鸟兽散后我那一声有意无意的轻微叹息声，也被她看在了眼里...

生活又陷入了短暂的平静，没多久后进行的自学考试秋季版我本已经报了名，所做的复习却因为之前的有些事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不过为了会一会，也许是走之前最后一次会一会那些久违的同学，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考试；

同学们的消息很灵通，已经纷纷从各种渠道得知了我要去参军的消息，一见到我便很起劲地问长问短；

我含糊其辞地敷衍着，没有正面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也不可能把事情的真相全盘托出；

只是觉得，能和同学们一起这样坐一会儿，即使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我也能让自已已经疲惫不堪的心得到片刻的安宁；

我不要求他们跟我一样安静，一样沉默不语，只要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热闹的样子，都会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只有他们，不会要求我、责怪我、勉强我、嫌弃我、鄙夷我，只有跟这帮兄弟一起，我才会找到那种“集体”的感觉。

友谊，有哪一种纯洁得过同学之间的呢？没有身份高低、没有贫富贵贱、没有勾心斗角、没有相互利用...

我只是不知道，这种纯洁是否会有变质的一天，如果可以，我希望能一生都这样毫无负担地和他们在一起；那样的话，我至少可以安慰自己，虽然没有朋友，却有同学。

歌中是这样唱的，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似的命题，恐怕没有谁能讲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过改变依然无时不刻地在发生着；

银行更名了，所有的东西都在新陈代谢，票据、图章、制服、甚至是电脑的操作系统，而为这些忙碌着的，依旧是这些不变的人；

我抬头看着工人们拆下巨大的城市合作银行广告牌，把崭新的上海银行的霓虹灯焊接上取而代之时，胡乱思量着那即将因参军而迎来的改变是否会象换个招牌那么的简单。

已过的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我也收获了，收获了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来临的十一月是我出生的季节，忧郁如这个季节的我心灰意冷地开始等待离去的那一刻的到来，并确信这个过程肯定会象囚犯等待判决一样显得既平静沉寂而又枯燥漫长；

然而，我又错了.....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53:55

十七、逆水行舟

在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气氛的包围下，我发觉自己变了；

变得忧郁、变得容易伤感、变得越发脆弱、变得更加沉默；

凭借着残留在潜意识中的一丁点敬业精神，我依然用心工作着，只是不断需要压制内心的那些负面情绪让我觉得累。

新学期的自学考试课程我当然是不用再报名读了，没有了夜校的日子，我一下子不晓得该如何去打发每个漫长的晚上；

我也不想回家，我讨厌看到父母那志得意满的表情，但不回家，从来对夜生活敬而远之的我亦不晓得该到哪里去；

于是，我开始了每晚的流浪生活。

我基本上每天都以各种借口不回家吃晚饭，一个人在这个阴冷的秋天漫无目的地把自己隐藏在这个大城市繁华的夜色下；

我穿梭于每个所知的街机厅、网吧之间，奢侈地挥霍着在我看来已经毫无意义的短暂时间、微薄存款，每次回家都已是万籁俱寂；

有时甚至在越江渡船上麻木地坐上十几、二十个来回，或是在黄浦江边站桩似的立上几个小时；

对于懦弱的我来讲，不知道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我对这座赖以成长的城市的记忆；

彼时彼刻，空虚、寂寞的感觉从没有如此强烈过，我觉得自己就象这个城市的寄生虫，连个容身之地都难以寻找。

即使在家时我也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打打 PS，更多的时间依然是什么都不干地发着呆；

十一月中旬我将会迎来自己的十九周岁生日，父母说会在外面大摆宴席大邀各方亲戚，一方面庆祝，一方面为我饯行；

这又是他们为了挣面子而做的事，我心中万般厌恶、抵触，表面上依旧沉默、无表情；
从小到大，我的生日一直是在冷冷清清中度过的，而这一次的例外却又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怎能不令我心寒。

另一方面，政审也在进行之中，虽然出了点小问题，但父母尝到一回甜头之后，继续沿用着拉关系、通路子的手法，全部摆平了；

中国国情就是这样，没关系的话什么事都办不成，在方方面面有人照应的情况下，却又是事事无往而不利；

他们也确实够可以的，不知用什么办法搭上了区武装部的政委并打好了招呼；

当他们得意地炫耀着这个情况时，我心更死了，这次的离去已经是板上钉了钉子；

万念俱灰之下，既然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干脆将一切抛在了脑后，更加肆意地玩乐、挥霍。

生日那天家长们按计划在外面摆了宴席，而我却因为去参加央行的人民币反假培训而得以暂避一时；

培训的地点在市北很远的一家支行，而宴席摆在了市中心，我如临大赦一样事先对他们

声明了要很晚才能到；

否则要我面对着满门的亲戚强颜欢笑一整天，那实在是件比死还折磨人的事情。

培训的内容还是很有意思的，央行反假专家的讲课声情并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沉浸在某件事当中的感觉了；

他从密码箱中变戏法般地拿出各式各样的罕见假币，并教给听课的人们识破的方法，几乎每个人都被这种寓教于乐的讲课方式吸引着；

我饶有趣味地听讲的同时，一想到快要和这份自己做喜欢的工作说再见、甚至是永别了，内心的那份留恋就显得愈发浓烈；

因为那时虽然还不知道会安排我什么工作，但回银行这种可能性，却已是被彻底否定掉了，我肯定将会离开现在所工作的这家银行。

培训持续到了傍晚时分，讲课结束的同时我今天的逃避也随之终止；

在去饭店的途中，一向走路疾行如风的我迈出的每一步却一反常态的缓慢，坐公车时唯一的希望甚至是平时深恶痛绝的堵车；

那时没有移动电话，所以还在撑市面的寻呼机响了，上面写着饭店的地址，以及“速来”二字；

我的思想斗争从培训结束就一直没停止过，其结果就是我忍不住在中途就下了车。

我朝着离饭店相反的方面慢慢地走着，自己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深秋的天暗得特别的早，走了没多久路灯就已经亮起了惨淡的光芒，把我在地上的影子拉得比姚明的身高还夸张；

寻呼机的那一头又开始不耐烦了，刺耳的蜂鸣声频繁地响着，我一次次接受信息之下也不耐烦了，干脆关了机；

那些人，我一个都不想见；而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我发觉此时心中所想的人，依然还是赵 JJ。

在那一刻，我觉得格外孤独。

就当我郁闷得几乎想把呼机砸烂的时候，我竟然在路边看到一家还亮着灯的游戏专卖店；

我如获至宝般地冲了进去，尽管缺乏一定的目的性，依然在这家门可罗雀的专卖店中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翻阅着一本本游戏软件和动画片的目录，象阅读史书一般逐字逐句逐个仔细看着，也许是为了消磨更多的时间；

机器是冰冷的，却在那些寂寞的人需要陪伴的时候总能陪伴其身旁，这大概是喜欢游戏的人的真正理由。

转眼已是七点多，在“于情于理多少都要给那些亲戚一点面子”的传统观念的驱使下，我还是去了；

人很多，还有不少许久未曾谋面的亲戚，我在踏入席间的那一刻便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我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微笑回应着每一个人的问长问短，99%的人是不知情的，因此对于他们关于服役方面的询问我完全是笑而不答。

大多数人对我说着那些外交辞令式的期望云云，我以完美的方式敷衍着，内心的伤感淹没在了这种冠冕堂皇中；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我，仍有少数相熟的人对我这次抉择表示了极大的不解和反对；

至于理由，跟我的理由基本是如出一辙，在听到这些曾经出自自己之口的话的同时，我心中全是激动和感激，至少，身边还有了解我的人；

然而，真理即便真的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但现实却是少数服从多数，很快的，这些所谓的不和谐的声音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烟消云散。

听了一整天的课，再加上在外面晃了几个小时后，我在乌烟瘴气的饭店里坐下没多久就开始昏昏欲睡，继而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才醒来，头痛欲裂之下又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一把刀，要我准备切蛋糕；

十九周岁，之前的十八次生日从没体验过切蛋糕吹蜡烛的我，却又是在这种心情之下初次享受这种待遇；

世事真是很难两全，我边想着，无奈地苦笑一声，狠狠地几乎是把刀往蛋糕上砍去。

生日派对就在这么一种粉饰太平的气氛中草草收场，而我的煎熬却才仅仅开了个头；

那段时间因为要参加武装部的种种活动，我经常要请假，而我的工作，只能由前面提到过的同年生小潘同学来顶替；

次数一多，我心里多少因为总是缺席工作而感到问心有愧，又为潘同学的工作能否平安无事担心；

毫无疑问他是个聪明人，却不稳重，一开始带他时我就有这种感觉，而不想没几次后我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

生日后不久的一天我照例又去武装部参加了大半天的活动，内容是什么已经忘记了，回到行里时已经临近下班；

同事告诉我下班以后龚经理要营业部的员工留下来开会，听到这消息时我很不以为然；

这种例行的工作会议在银行里隔三差五必会开一次，内容不是传达红头文件，就是叫员工们拉存款之类的利益性内容；

而等会议开始后，在龚经理愠怒的表情下我有点晕了，这架势完全就是批斗大会嘛。

他不断地呵斥着，大致的意思是这段时间营业部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不少差错，他没有点名，而是含糊其辞说发生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

员工们都低着头，一个个把脸拉得老长的闷声不响，任由他一个人在发作，而我更是一头雾水，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会议结束后我拉住一个同事问起了原由，她鬼鬼祟祟地跟我说，问题是出在代替我记帐的潘同学的身上；

原来在顶替我的这几次工作中，潘同学缺乏稳定性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出了不少差错，甚至严重到特别开会通报的程度。

我的第一反应是又难过又气愤，难过的是这件事终究是因我而起的，气愤则来自于那一天晚上的余怒未消；

如果我不去参军，就不会缺席那么多次的工作，潘同学就不需要顶替我，这些不愉快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一时间，好不容易才被我压制住的怒气又一次变得难以抑制，尽管今天批评的并非是我，但现时的这种感觉比挨一顿批评更难受。

又一次被愤怒的精灵占据的我终于再次丧失了理智，自从那梦魇般的一晚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容易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冷静；回到家后又对着父母大发了一通雷霆，又一次满脸泪痕地摔门自闭；

我原本以为让步之后就不会有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事纠缠着我了，可以我太天真了，天生敏感而脆弱的我注定会承受比他人更多的心理负担。

这也是记忆中我最后一次哭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哭过，也可以说，我性格上的真正改变，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这件事之前，虽然我的性格是悲观而被动的，但看待世界、看待人和身边的事，却是报着很积极的心态；

而对于未来更是憧憬满满，我觉得自己年纪很小，虽然暂时并不得志，不过只要有耐心，美好的明天终归会到来的；

大概这些，就是人们一直挂在嘴边的，单纯。

可是在那之后，想法不同了，我发觉自己很傻、很愚蠢，把世界想象得太简单，把人想象得太善良，把未来描绘得太光明；

如今想来，那时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都抵不过一样东西宝贵，那就是纯真的心；

我明白人始终要长大，纯真的心始终会失去，人们把这个过程谓之，成熟；我一直把成熟二字当成褒义词来理解，却料不到需要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来获得；

成熟，随之在我心目中一百八十度转弯地变成了贬义词，如果成熟的意义是人变得残忍、冷漠、麻木、自私，那要它来又有什么用？

言归正传，我的态度客观上已经无法左右任何事情发展的方向了，而局面也在迅速的明朗之中；

几天后我得知了自己将要服役的兵种和去向，空军地勤，服役时间将是四年，先将去南京半年，之后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对我而言是一无所知，相当陌生，而我唯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走，但惟有这件事还没有消息；

我一次次地从武装部失望而回，工作人员告诉我，分配的工作以及出发的时间将一并在入伍通知书中说明，而入伍通知书发放的时间，可能要到十二月初。

我只能继续陷入焦虑的等待中，为了不再缺席工作，之后武装部的活动我不是借口婉言拒绝掉，就是差父母去解决；

父母在这些方面倒是事事顺着我的意思，没有半点异议，很明显他们在之前的事上问心有愧，想籍此来缓和一下关系；

怎么可能？我甚至觉得可笑至极，希望他们不是真的报着这种想法，否则就太让人看不起了。

整个十一月份我差不多就是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感觉的包围之下混过去的，转眼就到了月末的一个周五，一切都来得毫无预兆；

那一天不知是什么原因特别忙碌，交换所带来的待处理的票据堆积如山，我几乎一整天都低着头工作着，甚至连午休的时候都没一刻是闲着的；

在近乎于疯狂的工作状态中，我终于在五点之前把所有的业务搞定收工，精疲力尽的我在座位上瘫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下班了，我照例开始了游荡，由于白天工作的劳累我觉得格外疲惫，脚步也随之变得沉重起来；

人身上或许真的存在第六感觉这种无法捉摸的东西，就象那天，我走了没多久就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

正巧前几天我在玩天诛，开始我以为是玩得多了人有点神经过敏，又觉得大概是疲劳产生的幻觉而已；

但是不对，我觉得背后那股气息越来越近，并既充满了压迫感，又是那么的熟悉。

我放慢了脚步，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停在路边的摩托车那正好反射出我身后情形的后视镜；

正如我感觉的那样，镜面上所反射出的身影确实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人.....

十八、海市蜃楼

这种情形并不让我觉得意外，甚至于我早就预见到了会发生，只是猜到了结尾，猜不到过程而已；

我亦承认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个月里跟她越走越近；

因为离别在即，之前我所告诫自己要恪守的那些保持距离、独善其身之类的原则警句的意义随之变得可有可无起来；

“反正马上就要走了”成为一句最好的托词、无懈可击的借口，使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存在过分或危险的嫌疑。

另外，纸包不住火，和赵 JJ 之间超出一般的热络关系渐渐地为同事们所察觉；

这些人平时看起来不三不四、没有一句正经话，可是对于这类八卦的敏感程度绝不亚于小报记者，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煞有介事地夸大上一百倍然后广为流传；

同样这一次，他们对我俩之间有意无意的打情骂俏自然不可能熟视无睹，不时会起个哄什么的；例如“哟，你们俩真是出双入对啊！”“喂，其实你们蛮般配的！”等等。

洒脱如她对这些只是满不在乎地一笑而过，羞涩如我却隔三差五闹个大红脸，每次都无一例外地投降求饶。

不过他们这种煽风点火无形中助长着我心中对赵 JJ 的那些暧昧情感；

那时的我正经受着从未体验过的心理创伤，可以讲是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而她却误打误撞成了我心灵上的唯一安慰；

其实要说有什么实际企图我倒确实没想过，只是希望能多一点机会和她在一起，那样至少能使自己暂时忘却那些痛楚；

而跟我前期的判断不同，她似乎也并不讨厌我，更是会在许多别人忽略的地方给予我关心，尽管这种关心很淡、很简单，可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况且这是来自于自己喜欢的人。

说回那日的情况，赵 JJ 也许并不知道她的盯梢已告失败，更不会知道我的思想斗争又在这微妙的一刻开始；

如果那时我加快脚步，相信不需一两分钟就会完全淹没在汹涌的下班人流中，从她的视线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心中的各种情绪在胶着，便犹豫了；

其实我还是期望有她陪在我身边，因此没几秒钟后，我做出了选择，把原本就很慢的脚步放得更慢，让她能赶得上。

生活即是如此，一个看似简单的决定、选择，对今后的事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就象那天，假如我有意避开她，之后的事或许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放慢脚步后没几分钟，身后便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坏笑，早有思想准备的我极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后才回过了头；

是你，人吓人是要吓死人的。

好象也没吓到你啊？

我心理素质好。

那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没什么，今天我多忙你又不是没看到。

嗯，也是，不过男孩子不要那么娇气啊。

.....你回家？

我不想回去，想随便走走，能陪陪我吗？

.....好吧。

还走得动路吗？

笑话.....

就在这么一种表面上很轻松的调侃下，两人在这个已经颇为寒冷的深秋街头开始了漫长的相伴；此时，本已平静如水的我的心中则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喜悦；

我不是神仙，当然也期望拥有异性的关心和爱，尽管我不知道赵 JJ 的用意、或者说目的是什么，尽管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接近我内心充满了恐惧，但这一切已经吓不倒我了；

理由，依然是那一句“我快要走了”，我几乎觉得，这和快要死了区别不大。

那天晚上讲过些什么话我已经想不起来了，甚至连那时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都差不多忘记了；

只记得自己象个患绝症濒死的人，不断地索取那些从未感受过的、却是最后的精神愉悦，不断地放纵着自己原本波澜不惊的情感世界变得惊涛骇浪，丝毫不为别人考虑、着想；

濒死，这个多少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字眼，在此刻却是我全部胆量的来源。

赵 JJ 那晚讲过的话我也忘记得差不多了，甚至连那时如此令我倾心的她是什么样子都快想不起来了；

只知道她也是个单纯的人，在过那条平时过往车辆很多的马路时，很多次，她都会一面拉住我的手臂往后拽，一面说着“当心车子”。

我不晓得是否每个人在感动或是难过时，内心所体会的心理反应都会一样；

我自己体会得最多的是悲伤，那种感觉就是心一阵阵发凉，好象快要冻死掉那样子；

而当她说出“当心车子”时，一股暖流从她拉住我手臂的那只手传了过来，一瞬间冲散了缠绵于我心中的那强悍如玄冥神掌寒毒似的悲伤；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感动，吗？

我觉得很难用科学性、理论性的概念解释这种现象，大概那些个武侠小说里运功疗伤的创意就是由此得来的；

反正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被彻底俘虏了，一直来自觉坚不可摧的心理防线被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轻易摧毁，我做梦都是想不到。

心理防线被击溃的我开始一点点把自己的阴暗面盘托而出，在一些事情的见解上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坦率地摆在赵 JJ 的面前；

当然，大多是消极悲观的，仿佛把世事看得很透彻那样，没有愤世疾俗，更多的是无奈的叹息；

虽然我在言语中或多或少流露出了不想走的念头，只是关于参军的事的内幕、与父母间的矛盾，我依然三缄其口；

对于眼前这个女孩子，我已经没了要隐瞒任何事的必要，除了.....

我们从浦东走到浦西，再从浦西走向浦东，坐渡船、公车，现在想来满是青涩和单纯，就这么静静地在一起，手都没拉一下；

我的真实面目无疑是很让她意外的，原本在她眼中如此高傲、自负、不近人情一个人，掩盖着的却是单纯、敏感、脆弱；

我而也没想到，乐观、洒脱、容易冲动也仅仅是她的表象，只是她从不把伤感、细致、现实主义挂在嘴边罢了。

因此我们在对很多事的见解上惊人的一致，而对待的态度却又是大相径庭的；我消极、她反之；

在我不断流露出悲观情绪的同时，她没少说安慰的话；大道理我是记不得了，基本上也就是我现在常常安慰别人时所讲的那些，只记得一句“你不要那么悲观嘛”；

我无言以对，或者与其说是无言以对，不如讲依然不愿意告诉她我喜欢她。

人一整晚赵 JJ 都在试着打开我这只牢不可破的闷烧锅，可惜只是徒劳，她依然不知道锅里煮的到底是什么菜；

无奈之余，临别前她约我次周六一起出去玩，并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

这一约的效果等同于在我心里扔下颗原子弹，当时我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所有想法顿时灰飞湮灭；

换成别人不知道会对此作何判断，而我在她讲出“要带我见一个人”的同时，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她男朋友。

接下去的一周里我天天在学习“度日如年”的概念，并苦苦思索着那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去见谁？

去了你就知道了。

赵 JJ 口风很紧，无论我怎么问她都守口如瓶，不肯露半点风声；我也只有延续之前的猜测结果，即是她的男朋友；

以她的聪明肯定察觉到了我的心意，为了让我断绝这个念头，毫无牵挂地走，干脆把我带去见她男朋友，这样就完事了；

我觉得这个推理完全符合逻辑，而且是左思右想后最合理的解释；

当时的我在抑制不住失望的同时，却又想如果真是这样那倒也好了；事实胜于雄辩，我也相信，如果她真的已经有了男朋友，自己绝对会马上抽身，从此与她再无瓜葛；

把一切都预计到位，甚至连台词都设计好了的我，开始对于这个周末的约会胸有成竹起来，渐渐已是不那么恐惧。

周六一早我就如约去她家楼下等她，在一同前往车站的路上却发生了个小插曲；

我的一个同学也恰巧也住在那个小区，在学生时代我跟他关系还不错，回家又顺路，经常一起去打机；

毕业后因为各自忙着工作的事疏于联系，竟也一直没碰到过；不想这天没走多远竟然撞上了他。

这厮先看到了我，而我的心思完全在旁边的人身上，根本就没注意到已经和学生时代不修边幅的形象完全相左的他；

这家伙劈头盖脑就是句“你小子现在不对了啊”，我心说那是谁啊，西装领带油头粉面的，再仔细一打量，差点当场晕倒；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作为老同学自然要寒暄几句，此人虽然形象变了但玩世不恭的性格是完全没变；

我把快要走了的消息告诉了他，之后简单聊了几句后随即话别；从那以后此人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再也没出现过。

约会的地点是上海大学，路途不可谓不遥远，因为刚遇见那同学的关系，我一路上都顺着那条思路自说自话地在心里怀起了旧，竟也基本保持缄默，把即将见到的那个传说中的神秘人物抛诸脑后；

周末的关系车行很快，一路无话便来到了上大，其实这地方我并不陌生，每年因为参加自学考试的缘故起码是要来四次，两次报名，两次考试；

一下车赵 JJ 就径直走去跟一对等在车站上的少男少女打招呼，我顿时有些诧异。

男生是普通的男生，个子不算高，长得也不帅，属于扔进人堆里永远都找不出来的那种，身边的女孩子还算漂亮，跟他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无疑这是对恋人嘛，这岂不是把我之前的推理全盘否定了？当时我全然忘记了礼节，自顾自地楞在一边；

这三人谈了好一会儿似乎才想起了还有人被晾在一边凉快着，而我在毫无头绪之下的再次推理也是徒劳无获，只得耐着性子听赵 JJ 的介绍；

男生姓张，是上大学生，女生名字已经忘了，是他的同学、女友，而他们跟赵 JJ 的关系依然是没有明朗。

我更摸不着头脑了，这两人是谁？今天带我来见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在很礼貌地打着招呼以及回答一些关于服役的问题的时，我被脑海里一个个大大的问号弄得有些烦躁；为了让这一天不至于太尴尬，我索性不再去想，而试着融入到那三人的气氛中去。

张同学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个很直爽的人，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阳光及活力与我的阴郁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

开朗、健康、不拘小节、玩世不恭，我觉得那样子的男生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类型；别看那些充满忧郁气质的明星很受欢迎，拜托，那是追星，现实中哪个女孩子会喜欢和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在一起？

平时一贯给我很有主见、很自我中心、很性格的赵 JJ 在他面前完全是另一个人，变得令人不习惯的温顺、沉默。

我依然无法抑制推理细胞的活跃，而且综合这时的情况没用多少时间就得出了新的结论；

两种可能，要么他是赵 JJ 以前的男朋友，要么就是她心里暗恋的人，至于第三种可能性，我觉得根本是不存在；

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才会表现得如此反常，甚至做一个表情，都会患得患失。

一整天，玩的仍旧是打牌，超级无聊，而且最后埋单的人却是我= =，小丁哥的悲剧终于在我身上重演了；

分别时已是黄昏时分，而我关心的那些事仍是一点眉目没有；不过我觉得赵 JJ 早晚会摊牌，于是在回程的公车上，我故意顾左右而言它，绝口不提此事；

况且她好象还没从白天的状态中走出来，一路上都是拉长了脸不吭声，或许是在考虑怎么跟我解释；我自然也只好由她去冷静下来想想清楚。

回家了吗？

太早了吧...

你肚子饿不饿？要不先去吃饭？

我还好，你呢？

我也吃不下...

那走吧。

绕圈又开始了，两人谈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敏感度高的话题，谁也不肯主动迈出第一步；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子，两个人就这么一起静静地散着步，没有目标，也没有负担，既不寂寞，又没空去感伤；

你知道张是谁吗？

我怎么知道...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大概是你以前的男朋友，或者你暗恋的人...

难得你这么直接。

说对了？

当她问我这话时，肯定不知道这个场面在我心里已经演练过无数遍了，我没有任何犹豫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她没有直接肯定或者否则这个答案，而是终于把事情的原委娓娓道来，而当我知道真相时，却再一次的诧异不已。

他们的父母是世交，因此他们两个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青梅竹马的好朋友，至于好到什么程度我是不得而知，反正基本上就是那种好得不能再好的程度；

很长一段时间里，赵 JJ 都很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长大以后自然是恋爱、结婚，一切都很符合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关系；

尽管男生从没说过喜欢她或者其他什么表示的话，但她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思维定势一直没变过；

直到现在他的女朋友，也就是今天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出现。

他喜欢上别人让你失望了？

没有，恰恰相反...

你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吧？

就是一点感觉没有...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我实在搞不懂她是怎么想的，一个自己暗自己已经许以终身的男生喜欢上了别人，作为她不是应该伤心、难过什么的吗？

怎么可能没感觉？难道她连自己是不是喜欢别人都无法确定吗？

在我看来这一切实在是难以理解的。

当我发觉自己之前的感觉都是错的时候，觉得很失落。

诶，自己推翻自己的立场，的确很困难。

在那之前，我因为他而拒绝了所有人，在那之后，我更不敢接受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能让我确定，对他的感觉是真的...

我依然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子的思路是无比怪异，但仔细一想之后对这件事却是慢慢地理解了；

她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无视自己感觉的结局，必然是为自己的感觉所报复。

第一个谜底揭晓了，可这并非事情的关键，我还是不知道赵 JJ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把这些事告诉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莫非是在暗示我什么？

那你呢？有没有喜欢的人？

嗯...

谁呀，我认识吗？

认识...

是我们行里的？

对...

小傅？

我 KAO...

我还是被抓到了破绽，赵 JJ 当然不会放过，顺势一路穷追猛打；很难用言语解释当时我的心情，就好像大脑忽然短路了一样，虽然心里很紧张，却在短暂的几分钟里有了不打算隐瞒下去的念头：

就是喜欢你怎么拉，有什么了不起的。

让我想一想该怎么回答你.....

说完这一句，她便陷入了良久的沉默；我激动的情绪也随之平静，这下什么都被你知道了，你满意了？心里有些憋气般地恨恨着，也许她正在想用什么合适的言辞来拒绝我；

这人也真是奇怪，接受或者拒绝，很简单的一件事，有什么好多想的，况且又是我这样一个快要走的人；本来我打算永远保留这个秘密的，逼我讲出来的是她，现在又吊我胃口；

再转念一想，最多被拒绝，又无所谓的；我边陪着她慢慢磨边想着，初冬的夜晚西北风渐紧，我不时站到她身前为她挡住已是蛮刺骨的寒风，脸上着实不好受，而心里却是轻松了不少。

你觉得你有希望吗？

当然没有，我没有理由去认为谁会喜欢我这样的人...

喔唷，你又来了，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不要那么悲观！

我实话实说而已。

我一直试着给你信心，你也要适当考虑给我点吧？

这话什么意思？

给我信心？我又糊涂了；随着赵 JJ 的幽幽道来，我才明白了原委；

虽然我没把对于参军的抵触以及跟父母闹翻的事情明说，但她多少察觉了一些我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伤感情绪，渐渐地，好奇心旺盛的她开始忍不住接近我，想看看我天衣无缝的伪装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

令她无法预料的是，我比她想象中的要难了解得多；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跟我的距离越拉越近，更令她不知所措的是，越是接近我，她自己内心的某些感觉就越是强烈。

“在你第一次体检被淘汰时，我并没有为你感到惋惜的感觉，第二次你顺利通过时，我却感到隐隐的失落。”

舍不得我走就明说嘛，我心里暗笑道；不过这仍是用来安慰自己的，尽管她这么说，也并不代表什么，我觉得自己没希望的念头，依然坚定。

“我发觉你的内心并非象表面那么开心，所以今天、包括上一次跟你一起，是想让你快乐起来。”

当赵 JJ 讲出上一周，也就是她盯梢我的那天是她二十岁的生日时，我再冷静也不免在

心中咯噔一下子；我有点动摇了，能够陪自己过二十岁的生日，那一定应该是个很重要的人，我，重要吗？

“你对我好我并非没感觉到，我也早打算逼你把这些讲出来，但不是今天。可是你也看到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还没料到，最后还是超出了能控制的范围。”

原来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我心里又是一阵不爽，从头到尾我一直是被动的，事事都处于下风。

我不知道对你的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想不出来就算了，就当之前什么都没发生...

那怎么行，你的表白我还没做回答啊！

我都不在意，你计较什么？

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公平...

败给你了，那好，你讲吧...

我无奈地苦笑一声，心里早已是乱作一团；确实，都到这种地步了我还能怎样？随便你吧，最多听一句“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之类的话而已。

又耗了半天，她才从牙缝里轻轻挤出一句话。

“你是第一个说喜欢我，而我不想拒绝的人。”

等等，这也太拗口了吧？我当时确实是没听明白，大概是因为对于这个跟自己预判相左的回答弄得云里雾里，忙不迭地央求着她再讲一遍，她一边露出久违的坏笑，却以一句“好话不说二遍”的歪理敷衍了事。

回家想想清楚噢。

我还没回过神来，她家却已经到了，她逃命似的道了别，我只能楞在那里眼睁睁看着她消失在楼梯口.....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5:57:16

十九、梦醒时分

印象中，人类的痛苦总是会连绵而漫长，但幸福，往往是稍纵即逝的；

自参军事件以来，我几乎无时无刻都被那些抵触情绪所缠绕，夜不能寐已成了家常便饭；

而这个晚上，卸下了心中最大包袱的我仿佛虚脱了一般，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了，在确信了赵 JJ 已经接受了我之后；

这是最完美的结局了，我心情好得不得了，此时已别无所求。

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天是周日，我就被告知去武装部领入伍通知书；

我拿着大红的通知书，却象拿着死刑判决书一样，一时间几乎都要笑出声来了；通知书上清晰地写着我要离开的日子：1998 年 12 月 18 日；

离这个日子，只有短短两个礼拜时间了；

刚刚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脑袋晕晕着，继而一盆冷水又从天而降把我浇醒；

梦还没开始做，天，却已经亮了。

一些装备，被子、军装什么的也一并发到了我手中；我一向觉得穿制服的军人们很帅气，却不料这些绿色的东西其实是那么的难看；

武装部请来了一队武警帮我们打背包，免得到临行时手忙脚乱，我眼睁睁地看着黑黝黝的年轻武警战士熟练地把被子什么的全捆在一起，心想着不久后自己也要变成那样子，造化弄人的感觉从没有象此时那样强烈过；

忙了一上午总算把相关手续了结了，我急着要走；因为说好了回行里做最后一次的周日加班，那天的搭档是小傅；

本来我以为一上午时间足够了，下午可以很从容地赶回去上班；而当得知下午武装部还要组织活动且必须参加的时候，我心想这记尴尬了；

怎么办？我顿时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焦虑起来，总不能让小傅一个人顶着吧？如果要找人替我，在礼拜天这样的休息日，能找谁？

最终，我还是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到了赵 JJ 的身上。

喂，是我.....

哟，难得主动打电话给我啊，什么事？

想请你帮我个忙.....

!! 可别说让我替你去加班啊！

哇，你真聪明~~

是真的啊？不会吧.....

我现在走不开，救场如救火，现在我就指望你了.....

你.....

赵 JJ 有点赌气似的挂了电话，而我在短暂的不知所措之后，还是决定相信这个刚刚接纳我的女孩会帮助我的；

尽管如此，一下午我仍是怀着极度忐忑不安的心情，只盼着活动快点结束；

如今想来，真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怎么会如此放得下心，完全信任她会帮我解这个燃眉之急的；

孩子毕竟是孩子，会相信仅仅以爱的名义，就可以义无反顾地去为某人做些什么

但是至少按照那时的情况来讲，她亦是个孩子，真的会仅仅以.....或许还谈不上爱，去为一个刚刚接受不到 24 小时的人做自己极度不愿意做的事

当我结束活动后，十万火急地赶到行里，看着头发尚未干透的赵 JJ 与小傅两人笨手笨脚地工作的时候，那种感觉无以名状；

不久之前，我曾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欺骗我；而这一刻让我确定，至少还有一个人值得我相信；

这种近乎于残酷的心理落差，如同坐飞机起飞和降落时那种心悸，在不知不觉中，在我的心里篆刻着或喜或悲的回忆。

由于在场人不少，我没什么机会跟赵 JJ 好好道歉，只是稍稍寒暄了几句便跑了，现在想来实在是不厚道；

之前已经得知，自己将服役的兵种是空军地勤，为期将是四年，先要去南京进行新兵集训半年，之后，便听天由命了；

新的工作单位是一家规模颇大的药材公司，在我走以前必须去那里报到从而成为他们的员工，而这家公司也将在我服役期间支付给我工资；

服役期满后我将回到这家公司工作，至于做什么，自然是不得而知；

一切的悬念都烟消云散了，现实无比赤裸地摆在我面前。

在这段时间经历了无数心理波动之后，我对这些事已经变得无动于衷起来，反正都决定好了，我无法改变任何事，能做的也只有全部承受而已；

事不宜迟之下，在着手做着一些收尾事项的同时，我心里想着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和赵 JJ 之间该何去何从；

安稳觉只维持了一个晚上那么久，这一晚为了想清楚这件事我又是彻夜难眠。

我觉得不能再一直这么被动下去了，因此周一一早我便在寒风凛冽中在她上班去的半路上等着；

对于我的出现她表现得很惊讶，而我则在短短一路上单刀直入地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她，尽管这些事迟早会在行里传开，但我还是想让她最早知道；

当时她并没说什么，我也觉得给她一些时间去理理头绪比较好，虽然我一直琢磨不透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以彼时彼刻的心情，我对她的信赖已经达到 100%，或者说，已经陷进去了；

这种从一开始就不对等的感情交流，终究注定了今后的惨淡结局，当然，这是后话了。

1998年12月10日，是发工资的日子、亦是我在那家银行工作的最后一天；

龚经理同样显得很有人情味，专门为我开了个欢送会，全行人列席；对于刚在这家银行工作了仅半年之久的我来说，这种待遇无疑已经超过应有的待遇了；

而专门为我写的那篇报告词，在我听来怎么都象是悼词一样刺耳；

行里送了我一本记事本作为礼物，后来便成了我在军营中的日记本，留下了无数身心上刻骨铭心的痛楚、单纯美好的愿望、以及对赵JJ的那种能令人郁闷至死的思念；

经历了无数的变迁，这本笔记本依然完好无损留存至今；有很多次我几乎想把它付之一炬，却终究下不了这个决心；

很多东西的存在或毁灭，还是交给时间来办比较好，反正，该失去的总要失去，该留下的自然会留下

比如另外一些东西，在这节里会提到

这次不同与上回，我的行李远不止一把木制五珠算盘那么简单，为此，我带了一个大型的旅行包来装自己该带走的东西；

大堆的旧书报和杂志，西装皮鞋，以及无数零碎的个人物品把旅行包塞了个满满当当，幸好装下了；可是对于赵JJ的依恋，却是装不下的；

做事后监督的欧巴桑送了我一面镜框，她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调来没多久，刚来的时候也是看我不惯的，而几个月后，我却成了她眼中的所谓“有为青年”；我觉得无奈，这样的无奈在这段时间已经够多的了；

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这面镜框，今天依然静静地摆在我的书架上，只是我不知道，它是否也拥有着同样多的回忆。

到时间了，我和所有的同事一一道别，跟他们才刚刚熟络，却又不得不互道再见；

我想起了当初倪师姐的话，大气一点，洒脱一点；但是我做不到，只能脸上微笑着，心里抑制不住地诅咒自己的命运；

临走前我走到赵JJ身边，我们早已把最后见面的日子定在了12月14日，因此，只是轻轻说了句：那天我等你；

她无言一笑，我自知再呆下去也没意思了，便头也不回走了，不是从员工通道，而是从大门，和来时一样的路；

从此，我再没有涉足过这个地方半步。

离出发只剩下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不过对于我来讲，这种时间的长短已经失去了意义；

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虽然有无数的理由可以证明我对这个城市的留恋之情之强烈，但值此箭以上弦、不得不发之际，至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对于赵JJ，我所期待的，也只不过是多见几次面、多通几个电话这么简单而已；

与其说我不会要求更多，不如讲是懂；到这个时候，我甚至仍不确定是否能把她看作

是自己的女朋友。

不过对于这种所谓的名分我根本就不会想去计较那么多；彼时的我真正需要的，大概只是一个让自己振作起来的理由；

那时的我年少而又脆弱、迷惘而又无助，因此才会对此类纯粹精神方面的倚赖表现出如吸毒成瘾者一般近乎于白痴的迷恋；

以如今的冷静来看，这份感情不但从一开始的地位上就是不平等的，而结构上更是畸形的，如此的感情基础，结局自然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这种相当残忍的结论又岂是当初那种程度的我能够了解 and 相信的。

1998 年 12 月 14 日，我一直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期待它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最后一个能和赵 JJ 独处的日子，更为了我们之间能有个对双方都好的完美结局；

至少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岂今为止，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光都是简单而快乐的；

虽然对于未知的将来充满疑惑，但我至少可以庆幸，自己在远走他乡、面对一切未知的恐惧时，能有一份美好的回忆，随时可以拿出来来抚慰自己脆弱的心；

怀着如此像那个黄昏的夕阳般无限好的天真期望，我站在行对面的十字路口拐角处，等待着那个理想中能和我一同实现这个愿望的人的出现；

这条街道直至今日依然偶尔会路过，那时的感觉就象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仿佛所有描写此类场景的歌曲都显得那么贴切；

六点多，夕阳的余辉已然散尽，只见三个人一字排开提着大包小包随着夜幕降临而来；除了赵 JJ，另一个自然是头大无脑的小傅，另一个则是前面还没提到过的出纳吴 JJ。

这个吴 JJ 亦有必要提一提，她是原来行里一致公认的第一美女；本来跟她不熟，直到后来每周日的值班需要跟出纳有些许接触，才得以有了点交流；

此 JJ 尽管年届三十，却由于保养有方，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反正我第一次听说她年龄时是横竖不相信；

平日里话不多，亦不张扬，总是挂着淡淡的似笑非笑，一派典型的淑女（熟女？呵呵）气质，算是很默默无闻的那种人；

数年后曾经在淮海路与她照过一个面，但没好意思打招呼，人还是如当初一般漂亮，其保养神功我实在是不得不佩服；

而在那次事件中，正也是由于她的原因，使事情朝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话说这三人走到我跟前，便把手中的大包小包连同赵 JJ 一起往我手里塞，我一时有点招架不住，心说这套餐也够豪华的；

大包小包里是同事们送我的一些礼物，这着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仅仅在半年之前，我还天天生活在他们的鄙视里；

小傅和吴 JJ 送了两只长毛绒玩具给我，理由是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那个晕；不过这玩意确实挺可爱的，如今也依然摆在我的玻璃橱里；

人毕竟是需要关爱的，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世界是那么的美好，几个月来纠缠于心中的怨恨暂时下场休息去了。

那两位把人和礼物交接完毕后嬉笑着扬长而去，我如同返乡民工一般提着大堆东西，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赵 JJ 见状差点没笑死；

而之后的分别仪式异常平静，象往常很多次那样，我们去到那家经常光顾的 KFC，然后安安静静地交换了礼物；

她送我的东西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不过仔细看看却也蛮俗气的，当然是以现在的眼光；其中有一块刻着我生肖的挂件，虽然是有机玻璃制品，值不了几个钱，我却如获至宝般从那以后形影不离地挂在颈间；

然而，说到这块挂件的结局不得不教人沮丧；半年多之后的某天，在一次不经意间它从我的手间滑落在地，虽然是坚固的有机玻璃，却摔得粉身碎骨；

我当场便觉得心头一震，不祥的预感顿时占据了整个身体，而这种预感也真的成了现实；恐怕这个细节正应验了“要走的留也留不住”这句话吧。

除此之外，还有一本精致的记事本和两张卡片；赵 JJ 让我回去后再拆，我照办了；在记事本的扉页和卡片上写了不少话，原文我不想再照搬上来，大致的意识是说，我们暂时还是做朋友比较好，一切等我回来后再看；

暂时与我的想法算是不谋而合的，注意是暂时；

这些东西之后被我作为希望而带走，辗转之间却也保存了下来，至今依旧在我的抽屉里；同样，好几次想付之一炬让其皆归尘土，终究觉得没必要。

最让我意外的是，其中一张卡片里还夹了一张她的照片，这使我觉得万分惊喜；

我不是没有问她要过照片，而是要了好几次了；她以自己不喜欢拍照、所以照片很少等理由婉言拒绝了；久而久之，我也放弃了努力；

最终她会满足我的愿望，可见至少在当时，她对我还是真心的，虽然那张照片拍得不怎么样==

该来的时候不请自来，该走的时候留也留不住；同于那块挂件的命运，仅在半年后，这张照片就在颠沛流离之间遗失得无影无踪了。

礼物交换完了，我们又开始了如同第一次单独相处时那样的漫长相伴，依然没有拉一下手、我依然为她挡着风，唯一不同的是，气氛凝重；

在外滩，我向她提出了唯一的一个要求，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

我想求你一件事.....

你说吧，只要我做得到的话.....

这个...我这一走就是好几年，我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怎么样.....

如果你在这几年里遇到.....更好的人...我是说合适的人的话...然后你们在一起了...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我这人虽然不怎么样...但自觉得还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我希望的仅仅是知道...可以吗？

赵 JJ 闻言，陷入了我意料之外的沉思，良久，又给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回答：

不行.....

为什么？

你不要误会，我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那对你实在是太残忍了...这种事我做不到.....

但是我早晚会知道啊，到时候岂不是会更残忍、更痛苦吗？

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

赵 JJ 很痛苦的样子让我不再忍心追问下去，心想也许是我自己太会杞人忧天了，凡事都只会往坏处想，做最坏的打算；

然而我却忘记了，忧患意识强、凡事未雨绸缪是自己得以生存下去的一大靠山，很多难关都是靠这个优点才能度过的；

直到后来，曾经憧憬的美梦一个接一个地破碎，不祥的预感一个接一个地变成现实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

但凡做出轻率、欠考虑的决定的，必然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分别之前我抄下了她家的地址并承诺到时给她写信，她笑言多久给她写一封，我便信口说了句每个月写一封好了，写到 24 封我就回来了；

岂料到后来通信的实际数字将远远高于 24 封这个我半开玩笑随口说出的数字，说的时候还觉得 24 封已经是很多的了；

那么，该说的都说完了，该送的也都送完了，没有欢笑或眼泪，没有激动或难过，我们平静地在她家楼下握手道别；

和那些电影电视、言情小说里轰轰烈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夸张离别场面不同，一切显得如此平淡，或许，这才是生活。

了却了最后一丝心愿的我变得更加无牵无挂，抓紧着最后的时间与同学朋友相聚告别；我没有再给赵 JJ 打过电话，因为我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跟她说的了，另外，我觉得自己得到的已经够多了，甚至还来不及去细细品味；

到这里为止，如果一切就此结束，我就这么样子离开的话，无论将来会演变成什么样，也许至少将是个可以令人心平气和地去接受的结局；

可是，命运似乎并不打算就此放我过门。

1998 年 12 月 17 日，是我临行前的最后一日；

一大清早，一阵阵尖锐的电话铃声就将前一晚刚玩了一个通宵、才睡下不久的我吵到全醒.....

作者: [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 2006-8-6 15:59:16

终章、再见吾爱

从内心深处来讲，对于这个电话我是有所期待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抱什么现实的希望而这仅有的期待，也只是想再听见那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声音而已，至于具体说些什么，倒并不是很重要

况且我觉得，和她之间该说的都说完了，接下去的事情都应该交给时间去解决，即使再见面，再说些什么，也不再有什么实际意义

毕竟，在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便不在了，无论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又于事何补呢？

怀着如此复杂的心情接起了电话，虽然电话那一头的人并不出我的意料，但所交代的内容却再次令我无所适从

与她接触的那一段时间里，生活总是充满了如此跌宕起伏的情节，一个又一个令人伤透脑筋去猜测的悬念，实话说，我并不喜欢这种感觉

如同一个有惧高症的人去坐过山车那样子，根本无暇享受别人口中的极速变化下的爽快感，只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

昨晚你去哪儿了？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不在……（确实，我依然记得，那时的语气似乎有些生气的感觉）

别误会，我只是和同学最后去网吧玩了一次……（我那时确实是昏了头了，忙不迭地解

释，生怕她误会什么似的，完全处在了一个被牵着鼻子走的地位）

我不是那意思，只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讲（又要出什么花头了？那时的我实在想不出，和她之间还有什么重要的事）

什么事？你讲（很难去承认，但当时，自己的卑微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我想当面跟你说，怎么样今晚有空吗？（巧了，那天晚上几个表兄弟来吃晚饭，为我送行）

这个……（其实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借口可以在晚上逃出来见她）

六点半，我会在老地方等，来不来随便你，就这样……（所谓的老地方，是我们下班路上必经的某处；不等我作答，她便很霸道地一把挂了电话）

无奈中我挂掉了电话，内心一片茫然，即不知道今晚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家中溜出去见她，也不知道她口中那所谓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

前一节已经提到过，在送给我的卡片及日记本的扉页上，她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总的来讲就是维持现状，一切到2年之后我回来了再看情况，有缘则再续前缘，无份则让其无疾而终，对此，我并无半点异议，之后没有再给她电话过，也大多是基于这个原因

而现在，又是什么事情，促使她那充满奇思怪想的大脑再次衍生出某种想法或决定的呢？

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听个究竟，如今想来，那时的自己真是很可怜的人，早已迷失了自我，根本如同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

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主见，甚至于没有自尊；对于她所说的一切，我既不思考，也不分析，所做的，只是丝毫不打折扣地、挖空心思去照办

那时的我却把这些当作是最大的乐趣，当作是对自己受创伤的心灵的唯一安抚，当作是表达对她感情的终极方式

这样的逻辑和想法显然比较幼稚，而当时年少的我却对其深信不疑、贯彻始终

然而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我也只能暂时停止反省，继续把故事讲完

一日无话，转眼便到了傍晚，表兄弟们早已经来了

共有三人，老大比我年长一岁，也不过二十岁光景，念的是海运专业，那时刚落实好工作，是跑国内航线的，还没有出海

后来继我离开之后也出海了，曾在船靠南京的时候过来看过我一次，还带了几本游戏杂志来，对于在军营极度无聊的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从那以后老大开始了四海漂泊的生涯，一如既往至今，时间长的话可以一年多不回家，整日与茫茫大海相对无言，那味道和坐牢没多大区别

老三、老四那时候也才只有 15 岁、12 岁，都是初中生，当然对于我的这次离开不可能产生过多的想法，毕竟那段时间我所遭遇的事，对于初中生来讲，是比较难理解的

然而他们也有他们各自难念的经，之后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略过不提，结局是，在最近的两年里，相继出国

老四先去了新加坡，算是劳务输出性质，老三在前些天去了澳洲，他家条件相对好些，可以去留学

这两人都聪明，要出问题也是在心理上的，要输也只能是输给自己

穿插了些题外话，继续正题

那天总的来说他们三人区别于我的惴惴不安，丝毫没有有什么离别的伤感气氛，如往常一般插科打诨，显得很轻松，也许是想为我分担些须压力

而我的不安则不是因为距离远行的那一刻越来越近，而是今晚的这次最后的、却不知意味着什么的约会

眼看约会的 6 点半渐行渐近，而我面对着满桌的父母、兄弟、亲戚却难以启齿

对于赵 JJ 此人，只有父母在频繁的电话中有所意识，偶尔问起我也是推得一干二净，其他人跟是根本一无所知

若在这种当口借故出门去跟人见面，那我觉得等于是打自招了

时钟指向六点十分，大家在饭桌上相谈甚欢，只有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焦虑

某一刻，我也再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了，直接起身说了句“我出去一会儿”，这就要夺门而出，反正在这个饭局里，我也显得很多余

真正有发言权的依然是父母，他们见无法阻拦了，就说了句“两个小时里回来”

这种时间上的规定，放在如今的我看来既无聊又可笑，根本不必去理睬

而更无聊、更可笑的是，那时的我居然还是会去贯彻始终，真的就在两个小时里争分夺秒赶了来回

只能说真 TMD 丢人

我狂奔出了小区直接叫了辆 TAXI 就直奔目的地而去，平时的我从来不舍得叫这玩意

终于赶在六点二十七分到达了约定地点，我在惊魂未定、气喘如牛之间，心说总算是没迟到

呼吸还没调整过来，远远地就见到赵 JJ 慢吞吞地晃过来，依然是那副气定神闲、泰然自若的神情，根本不象有心事的样子

尽管与前一次分别只相隔了短短三天，但是在那一刻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过了几个世纪那么久，竟有那么点陌生

见面后她依然很沉默，似乎一天的时间都不够她把那所谓的“重要的事情”理出个头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唐突的逼问，只好建议找个地方坐下谈

我们选择了那一回加班后、第一次单独交谈的那一家麦当劳（第十四节里有交代）

这家麦当劳如今依然如故，只是格局已经变化了很多，当天我们坐的那个位置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沉默了良久后赵 JJ 开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第一时间完全没有听明白她在讲些什么

只是一直听她在说“这样分别对你来说很不公平”

我更是糊涂了，所谓“重要的事情”，就是来跟我说不公平？况且就如今的状况，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公平、更没抱怨过啊？

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公平又怎样？难不成叫我出来就是为了给我陪个不是？

心里诧异着，但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只建议她把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原原本本地讲一讲，好让我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她也似乎感觉到了自己逻辑上的混乱，开始整理好思绪把情况娓娓道来，而根据她的叙述，我也明白了原来她又受了别人的影响

原来十四日晚我们分别之后，赵 JJ 把我们之间维持现状、和平分别的结果告诉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同事

以女人的八卦爱好程度，对此必然要评头论足一番，而这回，以出纳吴 JJ（上一节有介绍）为首了几位同事貌似站到了我这边

她们跟赵 JJ 讲，这么个结局对我来说太不公平，原本就是赵 JJ 先惹上我的，换言之，虽然是我先挑明的，但引起事情发生的始终是她

而现在就这么没有任何说法就结束，兴许她们几位对赵 JJ 这样不算很负责任的态度有所不满

所以，她们希望赵 JJ 能再找我谈一次，然后有个明确的表态，区别于上一次，这次不能模棱两可，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说得明白一点，以她们看来，这件事的作俑者——赵 JJ，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予我——这么一个被动接受者，一个承诺

平心而论，从头至尾我都没有要求过、甚至想过要什么承诺，因为我对于承诺这种东西，始终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即便那时的我啥都不懂

如果做得到，何需要什么承诺？去身体力行做到不就行了？

如果做不到，再多的承诺又有什么用？不过都是空头支票罢了

这些道理，当时的我就已经明白了

从我的日记中的一些字里行间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当时的自己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把赵 JJ 当成自己的女朋友来看待

至于原因，也许一来对自己信心不足，二来对这份感情也信心不足，但归根到底，是对她信心不足

我真实的愿望，是经过两年部队生活的磨练，使自己能有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的飞跃，待退役回来用自己的努力和转变后的素质，谋求一份体面的、安定的、能自给自足的工作

然后我可以带着这些成绩，很自信地回到赵 JJ 面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她，她对她的期望不是没有回报的，我是值得她喜欢、并有资格做她男朋友的人

另外，我也不是没有做好她变心的心理准备，否则上一次也不会对她提那样的要求（上一节里有详细叙述）

我觉得那很正常，我本来就是個一无所有的穷小子，而她对我的感情，或许更多的是基于同情罢了，我一走，如果她要收回感情，那作为我自然也无话可说

我并不在乎那些，因为赵 JJ 的关爱，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动力，对未来有了希望，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那些同情变成真正的感情，如果在那之前，赵 JJ 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的话

唯一有些担心的是，我从不认为，她是个有耐心，并耐得住寂寞的人

所以对于赵 JJ 平静外表下内心的激烈斗争，我觉得些须怜悯，甚至于认为这么逼她给出承诺，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了，她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嘛

我并不知道如何开导她，因为长时间里都是她来开导我的，只能试图去帮她排遣压力

我在表态中一再强调，尽管同事们那么说，但这些所谓的结果、承诺、誓言什么的，对我来说并非不可或缺

这段时间和她在一起让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快乐，在远离故乡的日子里，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陪伴，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我当时所说的这些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况且她又能承诺什么呢？

等我回来？我觉得这毫无意义，又不是走两天或两个礼拜

但赵 JJ 对其置若惘然，依然态度很坚决地要给我个说法；我搞不懂为什么那几位同事的话会给她带来那么大的影响，甚至令她如此痛苦地抉择

或许这恰恰印证了女人容易受外界环境、人言的影响这句话

见改变不了她的主意，我渐渐也放弃了，这个人主意大得很，要么不决定，一旦决定了很少会再改变

照例又是一路慢慢磨蹭到她家楼下，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小区弄堂里空无一人，惨淡的月光洒在每一个角落，倒是有点象言情小说里被描绘烂了的镜头

赵 JJ 忽然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一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神情，月光正好照在她的脸上，有点憔悴，我顿时也有些心软了

而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这么近距离正视她的脸，而这么近的距离自然也让我紧张得要死

“我等你两年，两年以后顺其自然。”

“谢谢。你保重。”

就是这么句承诺，这是原话一字未改，并一反常态，是很清晰地用国语说的

我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好楞楞地说了句谢谢，当然，也是开的国语，并很僵硬地伸手在她肩膀上拍了拍

即使做一个礼节性、感谢性的拥抱，也是当时青涩木讷的我所不敢的

赵 JJ 貌似很难过的样子，匆匆转身离去，很快消失在昏暗的夜色里，而我在目送她离去之后，竟站在原地半晌没有回过神来

很奇怪，心里并没有半点离别的伤感，却充斥着无尽的茫然，对于发生的这一切

而这一别，再次见到赵 JJ，已经是两年多以后的事情了，而在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我数次约见她都被她以各种方式拒绝了，或许是两年以后的再见，让她对我比较失望吧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时的我，无论从心态还是客观条件上，都是比较糟糕的，但更糟糕的是，我还没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无意责怪她什么，她只是做了大多数人都会做的、对自己来说更好的选择而已

我无论在之后的信中、短信中、或是之后唯一的那次见面中，都没有再提起过这句承诺，我希望她自己能够记得

可也许是两年的有效期已经过了，承诺不出意外的最终变成了一纸空文

我也无意去责难她什么，追根溯源，这个承诺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出于她的本意

再回到当日，最艰难的部分已经叙述完了，故事也将要接近尾声

等我恢复意识再看表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快要耗尽，我再一次狂奔出她家小区，喊了一部 TAXI 赶回家去，那时候钱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花了就花了吧

终于赶在制限时间前回到了家，一桌人还在谈笑风生，见我进屋也没多问，大家心照不宣了

等人都走了，父母也睡了，留我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我渐渐开始觉得难过起来

回味着这一段跟赵 JJ 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回想着今晚她那憔悴的表情，还有那句承诺，我真是很不甘心就这么快走了

我还有很多话没跟她说，还有很多心事、心结要向她倾诉、等她开解，然而一切都已经

来不及了

或许在这一点上，那时的我就是这么样子感觉迟钝的人

我越想越不甘心，想越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她，因为我觉得不够坦率，没有把所有自己的事都告诉她

一遍遍地翻看她送给我的卡片、笔记本上的那些话，我开始思索用什么方式来回报她对她的诚意

想不出别的办法之下，我开始满屋子寻找信纸，但是几乎把房间挖地三尺还是找不到半张，午夜时分，找谁要去？

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撕了几张笔记本的纸临时用一用，实在是寒酸了点

我彻夜未眠地写了一个晚上，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只是把自己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那时的心路历程、经历全部跃然纸上，我觉得这是自己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坦诚

包括一些学校里钩心斗角的事、暗恋某女同学却无疾而终的事、初中毕业落榜的巨大打击、还有对于她的依依不舍

唯一隐瞒的，依然是对于参军事件的抵触及其附带的一系列风波，至于为什么，抱歉，我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写完信已经是凌晨五点了，离我出发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我穿着那身别扭的作训服，在清晨清冷的空气中把信寄了出去，同时期望着收信人能被我花了一个通宵所送出的真诚而感动

可惜，从赵 JJ 之后的回信来看，她对于我所描述的那些古怪的、甚至有些离奇的生活经历显得半信半疑，或许在她的眼中，人生本不该充满如此的大起大落、而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人，也不应该拥有如此复杂的精神世界

其实也正常，一如今天的我，无法选择象其他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一样，被很多人视为异类，也正是因为那些古怪的经历，造就出的扭曲性格的缘故

如果把那些经历拆开，拆成一个个独立的事件，那是不足以对人的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但这些事件组合到一起，带来的影响就呈几何数增长了，正所谓各人各命，也就是因为所遭遇的事件的排列组合不同，出现的不同结果而已

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反作用于性格，如此反复，从而刻画出人一生的轨迹

来到武装部集合时天依然没亮，而来送别新兵们的父母、亲戚却把武装部挤得如同股市一般

我无法用合适的词汇来形容那种场景，反正不象是送别，倒象是送葬，很多家长亲戚老泪纵横、哭成一片，用来装我们这些人的大巴如同灵车一样被围得寸步难行

我的几个亲戚哭得也很凶，而胸前别着大红花的我，看着身边的人或喜或悲的表情，很是麻木，倒是一直笑着安慰着他们

笑不是强颜欢笑，而是累了，几个月以来所发生的这一切，让我有一种很彻底的疲劳感，在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未来又是什么的现在，更多的，只能是苦笑

汽车蜗牛般蠕动着，驾驶员貌似很有人情味，想让亲人们多看几眼他们寄托了无数希望的孩子

无数人群追着哭喊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初中课文《十里长街送总理》，我面无表情地隔着车窗冷眼看着表情各异的人们，大脑一片空白

父母和亲戚早已经淹没在了如潮的人群之中，我看不见他们的表情，也没来得及说一声再见

赵 JJ 是否还沉浸在睡梦中，抑或是象我一样彻夜不眠，我不晓得，只知道，我已经离她越来越远

已经很难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或许因为百感交集，或许是当时根本没有心情或许归根到底，一切都只是无知所附带的茫然若失罢了

想用我的日记本的开场白，来为这篇旷日持久的回忆录画上句号：

1998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26 分，列车缓缓开动

带我离开生活了 20 年的上海，离开了父母、亲人、朋友、一切

背着背包、拎着行囊，驶向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

跨过了长江，走进了军营

开始了我从未曾想过的，陌生而又辛酸的军旅生活……

(全文完)

作者：[lenneth_king](#) 回复日期：2006-8-6 16:01:05

事后诸葛

关于这篇文章，第一次落笔是在 2004 年 8 月，历时两年之后，总算能画上一个不甚完美的句点了

从第 19 节到最后一节的完成，之间相隔了近一年之久，主要是因为最后一节的内容在叙述上相当困难

相对于今天的沉着冷静而言，当初的自己无疑是很天真幼稚、容易意气用事的，许多行动、言语都出自下意识，而非经过慎密的思考和斟酌

所以，要用客观且平实的记叙来描写，难度之大非三言两语能概括得清楚，最后一节的某些环节，也可能因此而显得有些似是而非

好在全文还是能够完成而完整，这对我来讲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无所谓这篇长达 8 万字的文字能被多少人看到，一直以来，我所写下的文字，似乎都是在给自己看，每次写下一篇文章，都是自己一个自省、检讨、总结的过程

每次迷茫、彷徨、孤独、无助之日，便是自己翻阅那些曾经写下的文字之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文字于我本身而言，就是长鸣的警钟

正如那段经历，虽说仅是 10 个月之中发生的事情，但值得自己总结的经验、吸取的教训实在是不胜枚举，对于自己性格的认知、甚至之后人生、职业的规划，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至于那段感情经历，我觉得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偶然性、必然性的辩证统一来解释

在我的人生道路中，这样的教训、挫折是必然的，否则我不可能有之后的痛定思痛、破茧重生，继而洗心革面，重新塑造自己的人格

而出现的人是偶然的，相信即使没有赵 JJ，也会有另一个谁来给我上这残酷、却生动的一课

所以，我从没有怨恨过如同炽天使一般赵 JJ，也不会责怪她，但要我送出虚伪的祝福，却也是做不到的

八年了，那些人，那些事

抗战都已经结束了，而我与自己过往所进行的这一场战役，相信很快也会结束了，在我辞掉这份工作的时候

数年来，我都一直在为之而奋斗并耐心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没有人帮我，也没有人指引，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道路

但是我能如此心平气和地，把这么一段看似不能心平气和面对的往事叙述出来，让我相信，这次的选择不是盲目的

经过了这一系列身心上的动荡，或许在今后的日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是自己不能去面对的了

文章中所提到的大多数人物，我依然清晰记得他们的名字，全名，而且一字不错，但可能没有机会再见到了

有时，我很希望让别人知道，他们在我的回忆中有一席之地，重要的或不重要的，令我受益匪浅的，或弄巧成拙的，刻骨铭心的、或匆匆过客的

相逢是缘、离别亦是缘，我觉得在心里为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留出个位置，并不过分，况且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但是从来就不知道，我在别人的回忆中会是个什么样地位

前一阵子 LEE 曾经开导我，说不要因为一次感情的挫折而全盘否定

道理我当然懂，我跟他讲，不是因为单单感情的问题而造成了今天对其心灰意冷的心境，是那么多因素参杂在一起所形成的结果

也许等到换了一个环境，转变且彻底放松了心情，心结会自然而然地解开，尽管我不能绝对保证有效，只能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尝试，毕竟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这个方法，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LEE、FINGO 他们虽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的经历相对于他们而言，到底复杂了些，所以我不希望他们为此伤什么脑筋
人，到底还是活得简单点比较好

八年里，我迷茫过、失望过、痛苦过、失落过、沉沦过、堕落过

与她分别后，我一直很努力，可原动力却是与她那所谓的将来，我希望自己能变得好一些，从而有能力让她过得好一些，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丧失自主的精神世界崩溃后所带来的危险

在失去了她的感情之后，我的精神支柱顺理成章地彻底坍塌，原动力亦丧失殆尽，我发现已经没有了值得去努力的目标，生活的意义几乎就此油尽灯枯

我开始放纵自己，或许这种程度的放纵按照如今的标准来说算是很克制的，但对自己来讲，几乎就是不可饶恕，当然，也无法挽回了

所以，之后相当一段日子以来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这个故事更为不堪回首

八年之后，我反省了、总结了、找回了自我、重塑了人格、确定了自己人生的意义、完成了自己职业的规划

我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小人物，有比别人强的，也有不如别人的，而这种经历置于芸芸众生之中，或许只是沧海一粟

所以我不再为了谁而努力、不再为了任何人而活着，小人物如我，若自己都不自爱、不自强，只是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乞求怜悯、同情，那会是比之前惨淡的人生经历更为可悲的事

我开始了忍辱负重，发誓一定要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道路上，要拿回那些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许我永远拯救不了世界，但是至少会试着去拯救自己，即使甚至那需要花去一生的时间

漫长的自我检讨和回归原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比部队生活更为艰苦的，而这种日子仍在继续

这篇回忆录的完成让我长时间的反思得到了阶段性圆满，而相信接下来职业的转变也会让我长时间的卧薪尝胆有一个初步的收获

如同这个故事一般，在一个轮回结束的同时，也意味着另一个的开始

手痒如我，期望自己能继续写下去，记录、直面、思考每一个轮回，在如此不断的反思中提炼、升华自己的人格

虽然势单力薄，可或许有一天，能以此为根基，为改变这个混沌的世界做些什么
但至少，也要做到独善其身，这是底线

每一个轮回，我都把她当成自己的财富，即使，她们会就这样的不为人知

（全文完）